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四期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川省赤禍及川軍剿赤之經過……東明
中國赤區的財政政策……漆琪生
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蘇雪林
日本軍部小冊子全文……敬慈譯
衡廬日錄(二)……傅增湘
談李經方……一士
災……王任叔
紅請子……張露薇譯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 / 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馬賽兇劇 （一）

此圖為本年十月九日猶哥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及法外長巴多在法境馬賽遇刺之寫眞，汽車中坐者猶王及巴多，兇手在車旁放槍，皮阿萊特大佐在馬上以劍劈兇手，兇手以手護頭，汽車夫正以手抓住兇手衣襟，防其逃遁（此影攝於此一刹那，洵歷史寫眞之名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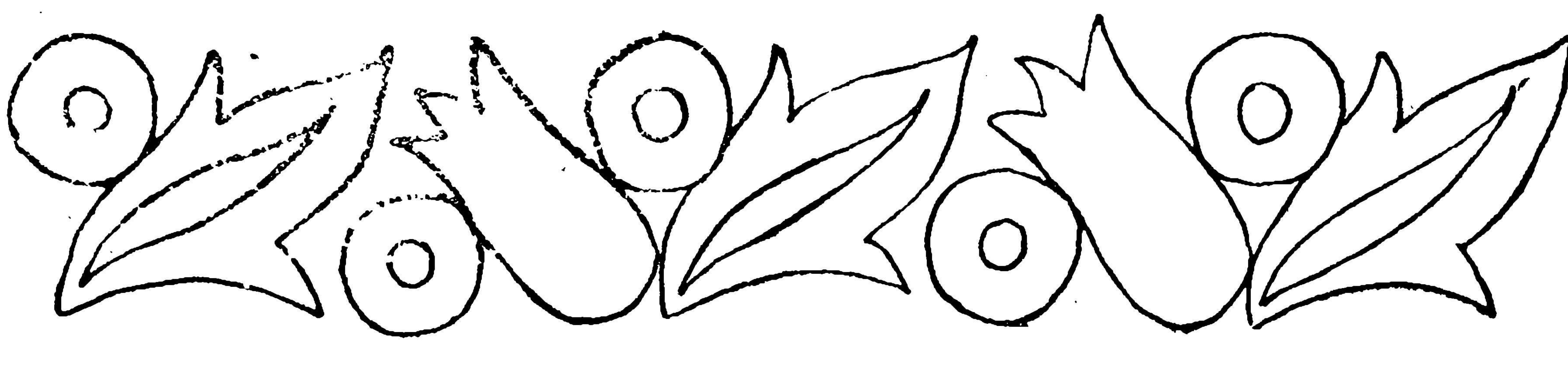


馬賽兇劇

（二）

（上）猶王亞歷山大（右）與法外長巴多（左）。（下右）猶王后瑪麗及其三子，左立者即新王彼得。（下左）兇手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論評選輯

文藝

一週簡評

剿匪近勢

這一週的剿匪軍事，又有進展，寧都縣城於上月二十六日克復，東路軍亦於本月一日攻克長汀。匪軍在江西的根據地，只賸雩都瑞金，合閩境匪區，不過六縣之地。朱毛已無困守之意，擬利用粵軍與中央軍不相統屬的弱點，傾巢南犯，裨從贛南竄出重圍，再沿大庾西向，追踪蕭克，以入黔川。所以贛南軍事一度緊張，幸粵軍截擊得力，未能竄出。現在官方情報，謂南路已和緩，匪被擊回。但我們始終還擔心着這一面。這一面如果堵截得住，則朱毛主力終必聚殲於贛閩之間。當局謂年內可將贛閩肅清，自有實現可能。

蕭克賀龍合股之後，在西南面已成隱憂，且有入川可能。官方情報，蕭賀迭遭痛擊，已不足慮。大體看來，這一方面的情報，不若江西方面的可靠。至於四川方面，仍是一個持久之勢。劉湘將至漢口候謁蔣委員長，在精神上或可得着一種鼓勵；不過完全靠劉湘來收拾川局是不够的。川局的正式解決，還須在贛閩肅清之後。（草八）

中東路交涉將定局

據本月一日莫斯科及東京電訊，中東路出售問題，大體交涉將告定局。售價議定一萬四千萬日金，三分之二以貨物代償，三分之一付款，所未定者，只是如何移交等手續問題。

這個久纏不決的問題，或竟由此告一段落。近數十年的東北問題，鐵路問題是主要的骨幹，中東路尤其是糾紛的主源。南滿路本是中東路的尾巴，現在是尾巴吞了腦袋。這決不是中東路的歸宿，只是牠的糾紛一段落，甚且是更重要的一段落的開始。中東路原是爲中俄共同抗日而築的，現在却看俄國將牠售與日本，掌握該路最後主權的中國竟奈何不得，殊堪浩歎！（芸生）

補正彈劾案的補訂辦法

十月三十一日的中政會議議決一件很重要的案件，就是補正彈劾案的補訂辦法。

我們記得自從本年五月監察委員劉侯武提案彈劾鐵道部長顧孟餘後，監察院和行政院差不多就立於對峙地位。先之以顧孟餘發表談話，痛罵劉侯武，繼之以監察院一部分委員又發表文章詆顧。到了七月中政會議議決彈劾案補訂辦法三

條，最要緊的是對於政務官之彈劾，必須呈由中政會覆核，這無異乎取消監察權之一部，於是該院譁然，紛紛發表反對言論，一時很叫政局爲之不安。幸而于右任院長冷靜處之，直至政務官懲戒委員會裁決顧氏不受懲戒處分，行政院方面，怨氣稍平，監察院方面雖也有人不滿，但是經過三十一日中政會糾正上次補訂辦法、取銷『中政會復核』字樣，改爲「懲戒之決定書應呈報中政會議，」較爲合理，從此監察行政對峙形勢，可以解消，這是值得注意的事。（冷觀）

僞國石油統制

日本最近指導僞國實行石油統制，頒布法規，規定各國石油公司在僞國須設立油棧，經常貯存足敷六個月售用之油，並由僞國政府規定油價，必要時得由僞國政府付價徵發之。這很明顯的是日本欲使美孚亞細亞德士古諸公司運貯大量石油，以備日本徵用。完全是一種軍事的野心。

這事公布之後，英美荷蘭三國立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爲違反九國公約門戶開放的精神，英報甚且謂這是日本對於九國公約的第一次打擊。其實，日本以武力劃裂中國的領土，捏造一個「滿洲國」的名號，作她的禁臠。所謂九國公約早經撕毀，更何有於「門戶開放」？人類的惰性，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美國早已爲九國公約仗義執言，英國到現在纔知道妨害了她的利益。所謂「滿洲」，在名義上是開放的，無奈這個開放的門戶裏已充滿了一個特殊國家的勢利！（芸生）

海會的僵持

倫敦英美日三國海軍談判，本週仍在進行中，而各海權國紛紛築艦的消息，又囂然盈耳，這是何等現象？帝國主義各國，用裁軍的美名，掩護着自家猙獰的面目，紛向競築一途賽跑，爾虞我詐，着實可嗤，可鄙，而又可憐！日本現在提出所謂「攻勢」和「防勢」的艦類問題，認定大艦是屬於攻勢的，應當廢止。他眞正的命意，就是要阻止英美海軍勢力達到西太平洋。推他的用心，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所謂比率均等問題，是總好商量的。但是英美現在既無退出太平洋市場，拱手讓日本壟斷的意嚮，所以對這種提議，當然不能贊同，而造成了現前的僵持局面。綜觀本週談判的癥結，就在此一點。

暹羅政變

暹王因國內政局糾紛，數月前借醫治目疾爲名，避居倫敦，幾於步阿富汗廢王阿曼紐拉的後塵。但是政治的紛擾，

並未因此而緩和。本週國內擁王和反王派的軍人，又起了爭鬪，我們對於這南疆的自主國家的前途，很抱杞憂。據英國某觀察家講，暹羅近來的內亂，是起於武人的干政，一時恐難止息 。近頃傳聞東亞某强國有擬在暹羅南部作策略的布置，打破新加坡的形勝之說。他的勢力，駸駸有對暹壓迫之象。所以我們替這個友邦着想，還不如暫泯鬩墻之爭，共謀對外的好！

東歐公約如何？

巴多死後，東歐公約的進行，渺無消息。法俄合作，至少暫告了一個段落。這件事也很受着法國內政的影響。現在法國政局，因為修改憲法問題，暫緩討論 ，又因赫里歐演說，呼籲國民精誠團結，已日見好轉。今後法國在外交上，多少想總可以有些表現。（歷樵）

四川剿匪漫話（五）

東明

不可面相的人

一乘新的油綠拱竿轎子，飛也似的來了，舉眼一看，一位三分不像人的角色，在轎窗眼裏一晃，後面跟了兩位武裝同志，脚不停蹄的跑着。

「這是誰？莫非是所謂民團指揮老爺嗎？」因為他這樣牛頭不對馬頸的，所以我心裏納悶。

後來在一個宴會席上，又逢此君。見他殷殷勤勤的忙來忙去巴結要人，確是一個可愛的人兒。便問旁人，得知他是縣裏的二三等人物，而且有陽穀縣紫石街王婆般的本事。眞是出人意料之外，天下人之不可面相也如此！

後來居然有人說他先生是紅人，而且有黨員名冊為據，那當然也和凡人一樣捉到獄裏。眞是出人意料之外，天下人之不可面相也又如此！

新聞之新聞三則

九一八後，各國著名通訊社，若英之路透社，美之合衆，聯合，及法之哈瓦斯等，對於中日消息，採訪惟勤。蓋遠東軍政情報，在世界新聞網上，已佔重要地位矣。各社新聞鉅子，為考查分處業務及視察當地情況起見，親來中日遊歷者，為數亦正不少。日本各報對於報業要人生活行踪，不惜破幅書來，人固有疑其態度之失常者矣。日本英文紀事報(Japan Chronicle)茲據自同業方面探出消息，始知各社要人來日旅行，除上述表面理由外，尙有銷賣該社新聞稿之特殊使命，最顯著者為美國方面，彼輩曾作極「甘脆」之規定：祗要日人肯訂美國通訊，則美方嗣後宣傳當無不利於東倭云云。吾人讀報，其亦知警惕乎？（大徵）

× × × ×

日人某機關為宣傳情報起見，隨時發行英文新聞一種，義務送登平津西報。有某日人，歸自首都，曾將由滬至京船上所見，送刊該部，內對船中華客，觀察精詳；日人對吾同胞之看法，於此可見一般矣。

該日人開首即謂在旅途中，若能分些精神，觀察同船人之舉動行止，殊為有趣。該日人所搭者為一招商局船，共載有華人凡一百五十五名。據其細查，數中三十作雀戰；二人瀏覽雜誌，七人翻閱性書，其中一名乃為女客；十五人看報；一人讀軍事書籍；二十一人嘻笑談天；二人洗衣，一人吃饅頭，一人吹口琴，一人致書與妓女；其餘七十四人皆為烟鬼，該日人結論以為此種數字，頗足表示中國人生活之一般 ； 某外報對於此事評謂該日人之不憚煩碎，精神可佩；然其觀察，不啻亦代表日人心理之一般也。(大徵)

× × × ×

國外有名雜誌，日來對於遠東問題之討論，除去日俄大戰等之猜測文稿外，甚多刊載日人經濟侵略及日貨傾銷等文，以促其國人之清醒者，如紐約時事月報(Current History) 五月七月兩號即連刊紐約大學國外貿易教授菲立琪(F. R. Fledridge) 論文，討論日貨侵略全世問題，甚堪注意。惟日貨產量雖多，質實不佳，此亦多為世所詬病。前駐華英國公使藍博遜爵士(Sir Mjles Wedderburn Lampson) 現已調至埃及為英駐蘇丹總督，曾於其序一九三三年蘇丹總督商務報告書中，對於日貨作如此評語：

「……日貨絲棉，不時進口，但據白納耳(White Nile)地方官長報告，該貨一經試用，即不耐久。以此引起阿拉伯人一句口頭語，即曰貨賤而難好云。」（大徵）

川省赤禍及川軍剿赤之經過

東明

赤匪之來源

偽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有衆三四萬，戰鬬力頗强，先盤據於豫鄂皖三省邊區之商城黃安霍邱等處。於二十一年九月爲徐庭瑤衛立煌等軍所攻破，乃率殘部竄鄂，又經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師所追擊，逃入陝西。一則被國軍壓迫，不得不另謀出路，一則欲打通甘陝，實行其國際路線計劃。至陝時，仍有衆萬餘，被楊虎城孫慰如截阻於前，胡蕭劉各師追擊於後，於十二月越大巴山脈以入川。

通江之失陷

川北二十餘縣，悉爲二十九軍田頌堯防區。田有兵五十團，因參加倒劉（文輝）之戰，於二十一年十一月中與劉軍大戰於成都，田勢稍却，後方部隊悉來增援。戍通江南江巴中三地者，共僅千餘人。戍軍羅伯常師，素不得民心，赤黨既不得志於陝西，正思入蜀，適川戰發生，後防空虛，通人乘時邀之，於是赤匪乃從容入據通江。

匪之初勢

匪自入川據通江天險之地，中央軍未敢深入，而田軍又不能反顧。因逃竄數省，狼狽已極，乃藉此休養士卒，將匪隊大加整頓，删除零星隊伍，共縮編爲四師。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三連，每連有戰鬬兵六七十名；合特務隊等，共約萬人，皆爲百戰勁匪。

組織川陝省，偽西北軍委會主席張國燾兼川陝省主席，負匪事全權。徐向前仍爲偽總指揮，負軍事責任。陳昌浩爲軍政治主任，張琴秋（女）爲政治主任。此四人爲首領。

此外尚有偽軍長酈紀勛，前曾任川軍旅長，於十八年叛入共黨。當匪初入川時，酈之聲勢甚大，川人亦最知其名，聞因採取和平政策以對川人，爲匪衆所不容，降級爲傳令長，後即不聞其名，傳已被戮矣。

巴中南江之失陷

不久，華北告急，來至川邊之蕭劉等師皆撤退，僅以胡

宗南一師入駐甘肅之碧江，防匪西竄。

川中劉（文輝）軍自成都巷戰後，即轉師以擊劉湘。田得緩間，乃命第一路李煒如，第二路劉漢雄，第三路羅伯常三部，赶回守巴中南江，餘衆仍與劉軍相峙於仁壽。

劉至南江與匪作戰甚力，孤城賴以得保者頗久。李在巴中方面，亦能盡力抵抗。惟羅戍通南巴最久，與人民結怨亦深，而戰鬬力則甚弱；被匪攻擊，靡不失敗，巴州乃不守，南江亦繼失，三部遂退保巴中閬中間之恩陽河以待援師。

通南巴等縣地勢，山高林茂，形勢險要，風俗澆薄，民性樸悍，今匪據而有之，訓其民，恃其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其勢成矣。

田頌堯督辦剿匪

中央以入地之宜，委田頌堯爲川陝邊區剿匪督辦，負剿匪之責。適川戰因兩不相下，暫告停頓。田於二十二年二月六日在成都就職，即率一二四五等師與第三路回師擊匪，兵力約三十餘團。分兩路向巴南二處進攻，田則駐節閬中，指揮一切。

因田軍爲蓄意與劉（文輝）軍一決雌雄而未達目的，故其勇氣未衰，而赤匪又爲田軍初遇之敵，官兵皆無懼心，故能一鼓作氣，連戰皆捷。如八廟埡之役，長池之役，俱爲匪之主力戰，匪皆不敵而退。僞師長王樹森受傷，田軍亦陣亡團長何濟民一員。於是匪爲保存其實力計，節節後退，巴中南江皆克復，最後通江亦被攻下，匪勢大蹙，僅固守川陝邊地百餘里之深山老林而已。

田軍之失敗

田軍於數勝之後，頗有驕氣，以爲驅匪出川，不過指顧間事耳。又因川戰復發，劉（文輝）鄧（錫侯）兩軍鏖戰於毗河，距田軍後防，不過一縣之地。田鄧兩軍交誼素厚，故軍心頗搖動而欲速戰。

於六月十三日，第四師旅長李馨陶，指揮八團之衆，由左翼進攻柳林溪，入深山遇匪伏兵，大敗而潰。田軍因將部隊悉展開於前線，作週密之包圍；未作縱深配備，控制預備兵力。於是一翼失敗，波及全線，匪乘勢衝擊，拚命窮追。此種情形，爲川軍素未習見之戰術，故多倉皇失措，立脚不住，全軍奔走，統系全失。初頓於巴河，不穩而退；復頓於恩陽河，又不穩而退。沿途遭匪追擊，無復抗戰作用，直退至黃耆廟一帶，始紮住陣脚，兩相對峙。然在嘉陵江左岸，背水而陣，勢不固矣。

費四五月之力所取之地，今以十餘日而盡失之，且損失

入槍五六千以上，功虧一簣，惜哉！有兩團之衆，因退走不及，乃反鋪趨，卒由陝以回川。可見赤匪傾巢窮追之勢矣。

田軍扼守嘉陵江

當匪盡力追擊田軍時，亦倒劉（文輝）戰爭正激烈之日。川中諸將：如劉湘，鄧錫侯，楊森，李其相，羅澤州各部，莫不捲入漩渦。若匪勢大，乘勝直進，則川北必不保；成都亦危甚。幸匪勢尚未盛，而田軍亦有再戰之力，故得稍安一時。

但惡耗傳來，全川震恐。數十萬難民涕泣乞食於各縣，更與人以無限傷懼。廣元方面，遠在川邊，勢愈岌岌可虞。幸有陝軍王志遠與孫慰如不睦，被迫來川，投入田軍，其部二團之衆，開駐廣元。因得此支生力軍與劉漢雄之苦戰，廣元昭化得以苟安。

至八月，匪軍悍將何畏率衆犯儀隴，直至嘉陵江邊，田軍撤退過河，扼江而守。僅閬中一點尚保留江左之東河一帶數十里耳。從此上自廣元，下迄南部，沿江六七百里，壕壘相望，鋒火不絕者三月餘。

楊森失營山劉存厚失綏定

匪之正面，既與田軍劃江而守。跟即移衆南下，約二十軍楊森防區營山渠縣進攻。初楊亦有兵三旅，隨田軍右翼佈防。及匪攻之，天池一戰而敗，營渠遂失，損失三四團之衆。匪乃進至周口，離順慶亦不遠，楊之軍部亦由廣安遷至順慶。

綏定之劉存厚，為川中第一老將，不屬政府管轄，獨自經營綏宣城萬等縣，有十年之久，械彈儲藏亦富。匪乃勾結宣漢團練局長王維周內應，出劉不意，暗襲綏定，事起倉猝，劉幾不免。所存快槍萬支，子彈三百萬發，悉以資敵；其軍械廠亦為匪得，其他金銀等物，不計其數。劉去職，所部由乃弟劉邦俊統率，中央委之為二十三軍軍長。

匪勢擴張

匪既得田楊劉三軍遺械，及川北團槍甚多，乃擴充為六軍。計有：

番號	軍長	人數	實力
新三軍	王維周	五〇〇〇	弱
新四軍	徐向前	八〇〇〇	强
九軍	何畏	六〇〇〇	平
二十五軍	王樹森	九〇〇〇	强
三十軍	陳昌浩	六〇〇〇	最强

三十一軍　　四〇〇〇　　最弱

共六軍，約有四萬之衆，較之入川時之實力，已增大三倍。每軍三師，師以下之編制，仍如前述。其士兵悉爲匪區農工壯丁，被徵集訓練而成；凡小康子弟與油滑少年，皆棄而不要。較之川軍之爲社會不容之徒，而又烟癮甚深，遊手成性者，其優劣眞不可以道里計。各軍質素，以三十軍爲最優。但第九軍軍長何畏，勇敢獷悍，戰必身先士卒，叱咤而前，故川人最知其名，川軍畏之如虎。

匪區奄有通江，南江，巴州，儀隴，營山，達縣（綏定），宣漢，城口，萬源等九縣。及廣元，昭化，蒼溪，閬中，南部，蓬安，渠縣之一部。橫豎千里，皆匪地盤。縣，區，鄉，村各級蘇維埃，無不嚴密組織進行。行人經二十里之地，亦須受十餘次之檢查。田土被其瓜分，物產被其收集，言論行動莫不受其限制，動輒得咎，殺人如麻。但川人苦兵團之壓迫既久且極，故無知愚民亦易受其麻醉，供其犧牲，如赤衛隊，游擊隊，少年先鋒隊等組織，不下十萬人。

逃出之數十萬難民，因飢寒交迫，死亡載途，雖一度經安撫委員會與各軍之救濟，終屬杯水車薪，毫不濟事，轉令逃亡者有願死於匪手之感。

匪既得綏定，曾一度南下，進攻兩開（開江開縣），至臨江寺仁和場等處。兩開若失，則夔萬不保，門戶被封，川人將爲甕中之鼈。幸劉文輝失敗，退守川邊，劉湘乃命其第三師長王陵基，回師防守下東，始將匪軍擊退。其他楊李各部，亦赶回防守順慶蓬安，於是東沿嘉陵江，北沿渠河，與匪成環形對峙。匪乃盡力集中金錢鹽米，運入通江，爲長久之計。

總司令劉湘六路興師

田自失敗，即向中央辭去剿匪督辦職。中央衡情度理，乃委實力最強之二十一軍軍長劉湘爲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於十月在成都就職，分川軍爲六路，向匪進攻。

番號	總指揮	兵力	担任地帶
第一路	鄧錫侯	一五〇〇〇	廣元昭化
第二路	田頌堯	二〇〇〇〇	蒼溪閬中南部
第三路	李其相（七五〇〇） 副羅澤州（四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	蓬安營山
第四路	楊森	一〇〇〇〇	渠縣
第五路	王陵基	四五〇〇〇	綏定宣漢
第六路	劉邦俊	八〇〇〇	城口

合六路兵力約十二萬人，較匪數大三倍。中以第五路爲最強，器械亦精，且有航空隊爲助，匪亦集中精銳於宣綏方

面以抗之，戰爭頗爲激烈。匪爲避免犧牲計，乃集中兵力，節節引退，於是各路當面之匪，皆總退却 。各路乃大張聲勢，乘機進逼，每佔領一地，皆不過稍稍接觸，匪即安全退走。而各路乃大打通電，宣揚戰功，言如何血戰 ，如何破敵，俘虜若干，繳械若干，悉造空中樓閣，以欺國人，尤以羅澤州爲更甚。

川中各部，素不相睦，今之合以勦匪，不過勢使之然。其實在上者未開誠佈公，且歧視各部，固不足以服衆。在下者，則心存取巧，各圖自利，於是號令不行，指揮不動，進則各爭地盤，退則互相詆毀。如田羅儀隴之爭 ，恩陽河之爭，巴中之爭，羅則處處佔强，盛氣凌人；田則陽讓之而陰制之，劉則不問是非曲直，任其勢成水火。即使蕩平赤禍，而內戰之因亦種下矣。

王陵基去職與劉從雲登臺

王陵基爲川中名將，資格亦老，在二十一軍中 ，勢最强，與劉有隔閡，因十二月末爲兵變失敗，司令郝耀廷亦被狀，被劉免職，以唐式遵師長代之。唐爲人忠厚，但指揮部隊，則非其所長。

有劉從雲者，本江湖術士，爲劉湘所倚重，一時權傾全川，川中羣雄皆拜倒其門下，以求福利，獨陵基不肯低頭，王之免職，亦劉從中指使之也。劉驟得勢，野心勃發，與諸將相結納，諸將亦樂利用之，於是擁戴從雲爲軍事委員長，負剿匪全責。其實一則便於攫取，一則藉以掤劉（湘）也。

在王未去職時，川軍曾作兩次總攻，俱有進展。及劉登臺，以星命之說，指揮軍事；適匪縮短戰線，集中兵力，故第三第四兩次總攻，亦甚順利。通江雖收復，但萬源反又失之。匪區已縮至川陜邊地，純爲高山峻嶺，仰攻不易，及第五次總攻，則不能撼其毫毛。

糈餉困難

川北之地，素稱苦寒。經匪蹂躪後，糧食早告不濟；遭大軍雲集而食，所餘無幾；又兼此處人民，朝不保夕，得飽食且飽食之。於是川北千里之地，皆成飢荒現象，人民逃走一空。今六軍深入此種荒野之區，任何食物，皆不可得。若自後方運來，則須於千里之外，人負而行。川中各軍，連年爭戰，莫不困窮，實無力以辦此不經濟之辦法。除五路稍能接濟外，其餘各軍且有飲水度日者。

川中將領平時收刮之財，盡入私囊，一旦有事，悉向人民身上想法。二十年來，川亂無息日，人民受災害之損失，

與軍閥之剝削，已至山窮水盡之時。自剿赤軍興，直至羅掘俱窮，若强逼之，勢必釀成內亂，故軍隊日惟忍飢耐寒，敷衍塞責，前線士兵，形如乞丐。有開回者，令人視之，驚爲殭屍，可見士卒困苦情形如何。如二路四路六路等軍，每兵所得，不過月僅數角，而兵卒無變者，可見士兵非不可用，其如將帥無心肝何！

川軍總失敗

六路軍中，以最右翼之第六路爲最弱。於八月十日，匪猛攻之，不數小時，全線動搖，汪鑄龍旅乃放棄其青龍觀陣地，大敗而逃。僞九軍全部乘勢直入，已抄至第五路後方，時五路尚不知。僞第四軍則從中橫擊，楊國楨劉繼勛兩旅，首當其衝，夾擊之下，全軍覆沒。匪又乘勢向左抄襲，正面之匪亦前來攻擊，於是五路全線崩潰，節節敗退，終至宣漢不守，綏定附近亦淪爲匪區。此役五路約損失人槍一萬四五千，團長陣亡者，亦有七八人。今五路之預備兵雖趕至，但精銳無存，士氣不振矣。

劉從雲劉湘見事不佳，相繼辭職；從雲已爲川人所不齒，銷聲匿跡，不敢復出。劉湘則中央來電挽留，川人亦羣相慰請，業已復職。汪鑄龍現拘押在成都，不知如何處理。六路已不成軍，每連不過剩十餘人耳。其第二師師長廖震有電請劉（湘）接收其部隊，可見行將自歸消滅也。

當匪攻擊五六兩路時，其他各路皆存戒心，互相觀望。及五六兩路失敗後，匪乃用其各個擊破之手段，於八月二十八日由通江出擊，即以所得五路之新武器，以擊三四兩路。李楊見匪至，忙集中兵力，以謀應付，因之空隙甚多，爲匪所乘。兩路戰鬥力皆不强，經匪數道抄襲，陣勢大亂，乃退保營渠。損失人槍共約四五千 。時羅澤州有四團之衆在巴中，因李軍右移，遂爲匪所抄圍，羅本人在巴中後方，率蓋連殘卒，倉皇逃走。其被圍之四團，冒死突出重圍，已損失過半矣。此後三路望風而逃，放棄儀隴後數日，匪亦未至，殆已如驚弓之鳥矣。

三路既敗走，二路乃突出。匪用其故技，於九月九日抄至二路後方，預備隊李煒如路，見匪便逃，遂將前線十團之衆，置於重圍之中。至十二日突圍西走，沿途被匪截擊，損失人槍七八千，其良將曾起戎旅長死之 ，團長亦陣亡四五人，二路剿匪最久，損失特重，今雖扼守嘉陵江，但已無甚戰鬥力矣。

一路見各軍皆失敗，知其必不免，即向後撤退，匪奮力追擊之，於旺倉壩與一路之掩護部隊周世英陳澤兩旅接觸，稍有損失，現退守廣元昭化。

中國赤區的財政政策

漆琪生

（一）赤區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

日趨覆亡的僞中國赤區，雖然漸次走到了窮途末路，可是那般頑强的赤僞黨徒却仍企圖作最後的掙扎，依然樹立着各級的蘇維埃政權機關，立憲興制，儼然好似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還擁着數萬紅軍，各地騷擾，赤區人民皆疲於奔命，痛苦萬分，然則赤僞畢竟是以如何的經濟資源，來維持牠這個局面呢？即是僞赤的財政來源是什麼？這個問題，乃是無數人們皆懷疑而急想了解的。

赤僞對於牠的財政來源，是有其特殊的方法解决的，此即是赤僞的財政政策。

赤僞的財政政策之基本原則，雖然他是標榜着階級的財政政策之美名，可是一言以蔽之，即是：專門搜括民間有錢人之資金的政策。此可在其自供中發見之。

『消滅一切的國民黨軍閥政府捐稅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歛，另定統一的累進稅則，使之轉由資產階級負担。蘇維埃政府應該豁免紅軍，工人，鄉村與城市貧苦羣衆家庭的納稅。如遇意外災害，並應豁免或酌量减輕。』（僞經濟政策）

『蘇維埃財政的目的，在於保障革命戰爭的給養與供給，保証蘇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但是有着廣大的革命戰費與革命工作費用之支出的蘇維埃共和國，現他還是處在全國範圍內的較小部份，又是一些經濟比較落後的地方，並且實行着便利於廣大民衆的稅收政策，許多外邊人們竟不知道蘇維埃財政的出路在什麼地方……沒有什麼奇怪，蘇維埃的財政政策與財政使用，和國民黨是根本的不同。蘇維埃的財政政策，是建築在階級的與革命利益的原則之上。因此蘇維埃的財政來源乃是：（1）向一切封建剝削者進行沒收或徵發，（2）征收租稅，（3）國民經濟事業的發展。』（僞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僞中央執委會的報告）

誠然，僞赤的財政收入之來源，確實是由上述幾種而來的，第一種是各種租稅與捐款的收入，第二種是僞赤以暴力掠奪的罰款，捐款，與其他種種徵發，第三種即所謂國民經濟事業，就是發紙幣，鑄貨幣，及立銀行等等。以下依次敘述。

（二）赤區的苛捐雜稅

赤區的苛捐雜稅，名目至多，正稅主要之種類，則爲土地稅，商業，工業稅等三種，其詳情在拙文赤區土地稅，與赤區工業政策及商業政策三稿中，已經說明，現在僅引用僞二次大會僞中央執委會的報告，以說

明目前的概況：

蘇維埃的稅收，是統一的累進稅，現在簡單的在兩方面實行，這就是商業稅與農業稅，稅收的基本原則，同樣是重担歸於剝削者。

商業稅的征收，分爲關稅與營業稅。關稅是以按照蘇區的需要程度統制貨物的進出口爲目的，因此稅率不等，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在中國境內，只有蘇維埃實行了完全自主的關稅制，不受任何外國政府的干涉，一切貨物在邊境稅關納之後，通行全蘇區，無第二次之征稅，一掃國民黨厘金關卡層層剝削的虐政。

營業稅即是商業所得稅，（至於工業稅現尚未會收，）按照商人資本大小，盈餘多少，征收統一的累進稅，資本小盈餘少者稅輕，資本大盈餘多者稅重。資本在百元以下，以及羣衆的合作社，和農民直接賣出的剩餘生產品，這些都實行免稅。

農業稅是依靠於農民的革命熱忱，使之自願的納稅，同樣是累進原則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者稅輕，家中人口多分田多者稅重。貧農中農稅輕，富農稅重，雇農及紅軍家屬免稅，被災區域按災輕重減稅或免稅。

除此之外，赤區尙有下列各種苛捐雜稅：

(一)屠宰稅　未滿六十斤之猪每宰一頭收大洋四角，六十斤以上收大洋五角。

(二)米穀稅　每人每年抽穀一斤。

(三)雞鴨稅　每只月抽銅元八枚。

(四)[illegible]猪稅　每只抽一元，母猪每年抽四元。

(五)賣猪稅　每只抽稅二元。

(六)烟　稅　每一創烟（即一捆上創之烟）收大洋二元。

(七)酒　稅　凡蒸酒出賣者以蒸酒之甑數和穀量計算，每蒸穀一百斤者收大洋四角，蒸雜粮一百斤者收大洋二角，未滿一百斤之甑數得按此減少計算。（以上係蓮花縣的雜稅）

(八)人口稅　每口按月繳納銅元三十二枚。（南豐）

(九)通過稅　凡貨物通過當地者値百抽二。

(十)園藝稅　抽百分之十五。

(十一)養牛稅　每頭抽二元。（以上石城）

(十二)慰勞捐　每人每月捐錢五百文。（蓮花）

(十三)飛機捐　每人每月十枚。（上饒）

(十四)互濟會捐　每人每月捐錢二百文。

(十五)反帝大同盟捐　每人每月捐錢二百文。（以上蓮花）

(十六)節省糧食捐　每人每日省飯一餐，以其資捐助紅軍軍費。

(十七)新劇捐　無定時，無定數。

(十八)歡迎捐　歡迎紅軍兵士及其他歡迎會時捐之，無定數。

（以上皆石城）

以上乃是赤區捐稅的大概情況。赤僞對於各種稅捐的征收，異常注意，深恐赤區民衆抗不繳納，以及征收人員從中舞弊，所以常常申述征稅時的注意事項，例如僞赤湘贛省對於稅收的注意條例，即其著例。該條例中說：

『（一）將稅收問題作一廣大的宣傳，造成羣衆大家覺得應該迅速

繳納稅收的空氣，要使廣大羣衆知道納稅是他們的義務，不繳稅給國家是蘇維埃的罪人。

（二）在各級政府工農檢查部或科之下，組織突擊隊，專門作反對征收工作中貪汚舞弊，破壞階級原則收稅的不良現象。

（三）要迅速集中所得稅收繳交上級政府，不應將稅收不從上級而自動的挪用，這是對國家財政極有損害的，直等於破壞國家財政的計劃。』

（三） 赤僞的强迫罰欵與捐欵

第二個財政收入的來源，就是强迫的對於赤區內富裕民衆施以罰欵和捐欵。罰欵是處罰地主的欵項，捐欵是由富農募捐，二者在表面上雖是名稱不同，但實際之遭勒索則是一樣的。赤僞對於斯種勒索捐欵的辯護，大概是這樣：

『所謂向封建剝削者沒收徵發，即是向蘇區與白區地主富農籌欵，根據過去的經驗，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佔了重要的位置，這和國民黨的財政政策恰恰相反，蘇維埃把主要財政負擔放在剝削者身上，國民黨則把主要財政負擔放在工農勞苦羣衆身上。』（僞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僞中央執委會的報告）

『（一）爲着澈底肅淸封建和封建的殘餘，增加國家財政上的收入，鞏固蘇維埃政府，必須充分的執行向地主罰欵，向富農捐欵的工作。各縣應澈底執行財政人民委員部關於籌欵問題所決議的任務，特別是健全各級沒收委員會的組織，區鄉兩級政府要指定專人擔負這一工作，各縣所分配的數目，應照中央財政部規定的日期如數完成。

（二）各省蘇要組織籌欵工作團，經常的分派到各地檢查督促籌欵的工作。』（蘇區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的決議）

『（三）積極進行打土豪籌欵工作，此項工作乃是目前政府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稅收，更不能藉口稅收而放棄籌欵工作，必須組織游擊隊向外發展新蘇區，並同時發動羣衆鬥爭向土豪進攻，籌得巨欵以增加政府財政的收入。』（僞財政部整理財政的計畫。）

關於赤僞對於地主的罰欵，我去年到宜黃縣調查時，曾經得着一張紅軍政治部的處罰地主罰欵的條子，現錄列於下，更可知道赤僞的罰欵的內容。

罰欵條

查○○○確係本地土豪之一平素專以剝削工農羣衆爲生本部除按照蘇維埃政府法令將其財產宣佈沒收發給當地羣衆外並限於○○日內到本部經濟委員會（地點○○○）繳罰欵○○○元如逾期不交即按照蘇維埃政府法令予以嚴厲處分此給

公曆一九三三年○月○○日給

同樣的我們還得着一張富農捐欵的條子，一併列示於下：

捐欵條

查○○○確係本地富農之一本部按照蘇維埃政府法令向其捐欵○○元並限於○○日內向本部經濟委員會（地點○○○）繳納如逾期不交即當按照革命法律予以罰欵或其他處罰此給

一九三三年，〇月〇〇日給

赤偽對於富農的態度，比較對於地主略好，所以僅科以捐款，而不名為罰款，同時在征收捐款的時候，態度亦不若對於地主之嚴厲，可是款項始終還是要收的。在偽湘贛省的富農捐款問題中曾經這樣的說：

『……富農有捐助戰費之義務，不得拒絕政府命令，徵募方法，一方面勸導捐納，一方面强迫行之，如有故意拖延違抗不交者，可用嚴厲手段處分之。凡在土地問題尚未澈底解決之處，如從查田運動中發現隱匿未捐款之富農，應繼續補捐，不得使其逃卸捐助戰費之義務。』

至於富農捐款的成績，前年江西蓮花縣的情形如下：

區名	全區富農應捐數目	繳納時間
路口	三〇〇〇元	五月十五日以前
清塘	一〇〇〇元	同右
痦塘	一五〇〇元	同右
南村	一四〇〇元	同右
九都	一二〇〇元	同右
高洲	九〇〇元	同右
合計	九〇〇〇元	

此外，還有一件滑稽的事，就是紅軍向四鄉的人民，投遞恐嚇信，勒索鉅款，這完全是和上海的綁票匪之投恐嚇信詐錢一樣。我去年在江西清江縣調查的時候，就親見過這種恐嚇信，現將這個恐嚇信的樣式寫在下面：

『某某先生台鑒逕啓者本軍為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統治剷除封建勢力實行土地革命謀到中國民族獨立解放全國工農勞苦羣衆而奮鬥為着要完成上述偉大任務急需鉅款久仰　台端儲蓄豐富衆尚慷慨因此特先緘奉達仰即捐軍餉洋若干元正並限於某日內如數繳清當即發收據(保護證)嗣後對　台端生命財產加以保護諒此區區之微不致有絲毫推卸致以

近安

紅軍某師某隊　隊長〇〇印

政委〇〇印』

(四)　國民經濟事業發展的來源

赤偽所謂由國民經濟事業的發展以增加財政的來源，換句話說，就是靠銀行，紙票，貨幣等的增加與發展，以謀財政收入的增加。關於這此問題，留待論述赤區金融政策中細講，此地僅就偽赤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偽中央的報告，以明其概況。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蘇維埃財政的收入，是蘇維埃財政政策的重要部份，明顯的效驗已在閩浙贛蘇區表現出來，在中央蘇區也開始表現出來了。這一方面的着重的進行，是蘇維埃財政機關與經濟機關的責任。這裏應該指出，國家銀行發行紙票的原則，應該根據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絕對必需的。』

（五） 赤區的公債

赤僞財政收入的來源，除去上列三種方法外，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發行公債。赤僞到去年年終爲止，一共發行過三次公債，第一次名爲革命戰爭公債，共計六十萬元；第二次也名叫革命戰爭公債，數額增加至三百萬元；第三次名叫經濟建設公債，數額共爲三百萬元。關於該種公債的內容，現試以第一次的革命戰爭公債爲例，依據僞赤中央政府所頒布的公債條例，其情形如左：

第一條　臨時中央政府爲發展革命戰爭起見特募集公債以充裕戰爭經費故名爲「革命戰爭」公債券

第二條　本項公債定額爲國幣六十萬元

第三條　本項公債利率定爲週年一分

第四條　本項公債票分爲三種如左

（1）五角　（2）一元　（3）五元

第五條　本項公債規定半年還本還息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爲還本息時間屆時本利同時兌還

第六條　本項公債完全得以十足作用可以完納商業稅土地稅等國家租稅但繳納今年稅欵者則無利息

第七條　本項公債准許買賣抵押及代其他各種現欵的担保品之用

第八條　如有人故意破壞信用破壞價値者以破壞蘇維埃與革命戰爭論罪

第九條　本項公債之經售債票及還本付息概由各級政府財政機關紅軍經理部國家銀行及政府所委託之各地工農銀行與合作社等分別經理

第十條　本條例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

至於赤僞募集公債的方法，根據僞中央所頒布的「怎樣動員羣衆購買革命戰爭公債券」的訓令中說：

『（1）從政治上實際動員羣衆，是我們推銷公債券的唯一辦法。告訴羣衆購買公債券是實際的參加革命戰爭，帮助紅軍進攻敵人，也就是保障自己的一切利益，只有購買公債券才能使紅軍得到更大的勝利，使每個工農羣衆都能了解發行公債券的意義與他們購買的義務，踴躍的解囊來購買。

（2）實行組織上的動員，在城鄉代表會議，在赤衛軍少先隊以及各羣衆團體會議中，要詳細報告發行公債券的重要意義，討論推銷的辦法，鼓勵他們購買公債券的熱情，使他們在會議中踴躍報名購買，而且使他們散會後都各自宣傳鼓勵他們家屬購買公債券的意義，自動節省全家用費來購買公債券，造成最廣大的熱烈推銷公債券的羣衆運動。

（3）蘇維埃及羣衆團體的工作同志，要隨時隨地宣傳鼓勵羣衆踴躍購買公債券，要明白告訴羣衆蘇維埃發行公債券的偉大意義，使他們了解購買公債券是實際參加革命戰爭，購買公債券是自己的義務，同時要告訴羣衆，革命戰爭公債券絕對與反革命政府發行的無償還的公債券完全相反，反動政府發行公債券的目的，是爲了進行屠殺工農的軍閥混戰，尤其是他們拿來做壓迫革命進攻蘇區與紅軍的用費，所

以這種公債券我們應當要反對。蘇維埃發行的公債券是爲革命，是爲工農謀利益謀解放，使群衆明確認識而自動熱烈來購買，同時也要他們知道購買公債券的好處，可以極便利的付納土地稅和營業稅，而且國家當付還本息時，還有週年一分的利息等等。

(4)盡量擴大發行公債券的宣傳工作，蘇維埃的報紙及農村小報，應確定一欄，登載推銷公債券的消息；以及扮演新劇，召集晚會，鼓勵群衆購買公債券的熱情。

(5)用革命競賽的方法，實行區與區，鄉與鄉訂立競賽條約來推銷公債券，同時必須提倡村與村，家與家，人與人的競賽，提倡節省個人用費，或一家用費，來購買公債券，來幫助發展革命戰爭的經費。

(6)在我們發行革命戰爭公債當中，一般反革命份子，階級異己份子，必然要來造謠搗亂，阻碍我們發行，我們必須嚴格的防止。如有發現破壞公債的事實，必須向群衆公佈，揭破反革命的陰謀；如有反革命份子，階級異己份子，公開破壞，應隨時逮捕懲辦。』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脫稿

無罣礙室雜記(三)

記英國之傅蘭雅

聊止

清同光年間，西人僑居中華之漢學家，有傅蘭雅者，爲英吉利人，覃研中國文學，頗有心得，尤善操華語。先祖鑄江公，在上海製造局時，傅與過從頗稔，蓋傅在局中任譯事，嘗以中文疑義，請爲解釋。李鳳苞氏『使德日記』中，亦誌其人。其子曾捐監生，欲應小考，而當時主試者，駁斥不准。時中國政府頭腦尚極頑固，仍以天朝文物，非外夷所得窺探。故中國與各國通商之初，四書五經，均不准賣給外人。至道光二十四年，中美訂約，第十八欵，略謂『美國可以聘中國人，敎其子弟，讀中國書，說中國話，幷許買中國書籍』云云，蓋出於美國之要求，而特予允許者也。然而掄才盛典，則終未獲參與，傅蘭雅父子之缺望，自不待言矣。近偶至天祥商場樓頭書攤，見有木板『開煤要法』兩冊，係英國士密德輯，英國傅蘭雅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書中幷載明『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藏版』字樣，所述開發煤礦種種方法，極爲詳盡，亟以廉值購歸。又見『防海新論』一種，係布國希理哈原著，（其原序係作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亦由傅蘭雅口譯，而金匱華蘅芳所筆述者。書中所論皆爲南北美戰爭時，海軍攻守情形，當時中國猶稱美國爲花旗國，故卷一開首，有『紀花旗國南北交兵緣起』一條，華蘅芳所作序，亦爲『南北花旗交戰』之語，並謂『西士傅蘭雅』，『深通中國語言文字，與之對譯，往往事半而功倍』云云序末敘明『同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金匱華蘅芳，序於江南製造局之翻譯館內』，可見此書與前『開煤要法』，同爲製造局翻譯館內之刊物，而傅蘭雅，則局中專任譯述之唯一重要人物也。同治季年，上海道馮焌光，創設方言館，廣譯西書，製造局之翻譯館，譯著之書，亦復不少。然今日則多已散佚，即如『防海新論』譯本共爲十八卷，而書攤則僅剩四冊，只十一卷也。再過數年，此類書籍，苟無人爲之蒐輯保存，恐即零編殘簡，亦將不可再得，而傅蘭雅灌輸西方學術之功，更將爲世人所淡忘矣。

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

蘇雪林

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用不着我再來介紹。關於他作品的批評，雖不說汗牛充棟，着實也出過幾本冊子，更用不着我再來饒舌。不過好書不厭百回讀，好文字也不厭百回評，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見，就說淺薄，也不妨傾吐一下。

閒話少說，我現在就來着手我的評論。魯迅的創作小說並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時代到於今的收穫。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佔到永久的地位了。他的「吶喊」出版一九二二年，共收文字十四篇，其中「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體裁屬於雜感；「兎和貓」，「鴨的喜劇」體裁屬於小品；惟「風波」，「阿Q正傳」才得稱爲眞正的短篇小說。

在這十四篇文字中「阿Q正傳」可算是魯迅的代表作。聽說已經翻譯爲好幾國文字，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博得不少國際的光榮。最早批評這篇文字的人有周作人，胡適陳西瀅沈雁冰等。又有人將它編成戲劇。現在『阿Q』二字遍說在人們口頭，寫在人們筆下，評論文字若着意收集起來，不下數百則。自新文學發生以來像「阿Q正傳」魔力之大的，還找不出第二例子呢。

「阿Q正傳」這樣打動人心，這樣傾倒一世，究竟是什麼緣故？說是爲了它描寫一個鄉下無賴漢寫得太像了麼，這樣文字現在也有，何以偏讓它出名？說是文筆輕鬆滑稽，令人發笑麼，爲什麼人們不去讀「笑林廣記」偏愛讀「阿Q正傳」？告訴你理由吧，「阿Q正傳」不單單以刻畫鄉下無賴漢爲能事，其中實影射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Q正傳」也不單單教人笑，其中實包蘊着一種嚴肅的意義。

「阿Q正傳」所影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論者已多，但從沒有具體的介紹。因爲這篇文字涵義深廣，譬喻靈活，指實一端而遺其餘固不可，刻舟膠柱將活的變成死的尤其不可。所以無人願意嘗試。但這篇文字如此膾炙人口，到今沒有具體的解釋，究竟有些悶人。這就是我現在不揣冒昧寫這一篇『阿Q正傳講義』的動機。

我以爲「阿Q正傳」所影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種類雖多，犖犖大端，則有下列數種：

（1）卑怯　阿Q最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鬍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對抵抗力稍爲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脚，大肆其輕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結果說中國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凶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記得周作人也會說過張獻忠在四川殺人數百萬，滿洲人一箭，便使他躲入道旁荊棘中。又見最近「獨立評論」發表譚嗣同「北遊訪學記」引錢尺岑的話云：『魏軍赴甘遇強回輒敗，適西寧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婦女，西寧鎮鄧増至一旦盡殺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萬餘人雖數月小孩無一得免者。……此等事無論何國皆無之，即土番野蠻亦尚不至此。』又說『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彼叛軍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氏於結局又發議論道：『由此觀之，幸而中國兵之不強也。使如英法，外國尚有遺種乎？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心使然也，准回部之已事可鑒也。』他這話可太過分，但我們若了解作者下筆時感覺如何沈痛，就可以原諒他了。

（2）精神勝利法　阿Q與人家打架喫虧時：心裏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眞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發明固然很早，後來與異族周旋失敗，這方法便更被充分的利用。這裏我可以舉出許多歷史例子來：一代民族代表人受異族迫害之酷毒莫過於宋，而精神勝利法亦以宋以後爲盛。宋太宗是親征遼人中了遼人的箭而崩的。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後，轉徙沙漠中極人世不堪之苦。元朝楊璉眞珈發掘南宋會稽諸陵，竊取珍寶。以諸帝后的骨殖，雜牛馬骨築白塔而埋之，並截取理宗頂骨爲飲器。這對於中國民族侮辱眞太大了，所以那時宋遺民莫不引爲最切齒的深仇最痛心的紀念，與元人幾有不共戴天之概。但他們實在不能用實力來報復，只好先造一個『冬青樹』的傳說，後造一個元

順帝爲宋末帝瀛國公血胤的傳說來安慰自己。到了清初則初葉諸帝幾乎無一不出於漢種。故老相傳順治是關東獵人王某的兒子，係清太宗妃子與王某私通而生的。雍正是衛大胖子的兒子，清聖祖微行悅衛妻之貌迎入宮，而不知她已有了身孕。乾隆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乾隆南巡，駐蹕陳家安瀾園，得知其事，想恢復漢代衣冠，幸太后力阻不果。所以前人清宮詞有『衣冠漢制終難復，空向安瀾駐翠蕤』之句。想不到戰國呂不韋以呂易嬴的故事，這時竟成這樣廣遍的複寫，無論宮闈深秘，外人不易知聞，即以血統換易之巧而論，也太遠於情理。但我們老祖宗爲什麼要造這種謠言呢。我想無非爲了這種謠言一面既可以快意於異族統治者帷薄之羞，一面又可以自欺欺人地緩和自己失敗的創痛而已。其情固有可原，其事則未免太可笑了吧！又如同治間清庭與英國爭持一件什麼國體問題，御史吳可讀上疏勸朝庭不必堅執，大意說外國人爲夷狄之民與禽獸無別，我們人類和禽獸相爭，勝固不足爲榮，敗亦不足爲辱云云。又如樊增祥『彩雲曲』敘及英后維多利亞有句道：『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這雖然故意拿國人所輕視的武則天來比她，但還可恕。到賽金花與英后合攝影片時，（照賽金花自述同座攝影者爲英國維后之女，即德國皇后。見金東雷賽金花訪問記。樊詩蓋誤用其事。）又道：『誰知坤媼河山貌，却與楊枝一例看』以中國傳統觀念看來，則輕薄得實不成話。如果當時把這首詩翻譯到英國去，無疑地要引起嚴重外交問題的。這些舊式文士在文字間討人一點便宜，沾沾自得，以爲足以洗濺喪師失地的恥辱而有餘，而不知實際上已把中國民族的尊嚴丟盡。因爲這與上文所引那些例子都屬於最卑劣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

（3）善於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盪到未莊，趙太爺父子都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熱，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爲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係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爲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裏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中國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爲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了反覆着先前的運命。』善於投機似乎成爲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不惟明清之末如此，現在又何常不如此。每次革命起來，最先附和的總是從前反革命最出力的人，而後來革命事業便逐漸腐化於這些病菌滋生之中。不過我們診

斷這種民族劣根性，要看它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是先天的便無可救藥；是後天的則還有拔除的希望。照我個人意見，這種劣根性似乎同精神勝利法一樣，與異族長久的統治大有關係。中國自西晉以後，或半部或全部輪流屈服於異族鐵蹄之下，由五胡十六國，到遼金元淸，我們做人家奴隸大約也有了一千多年吧。當異族侵掠進來時我們種族中間那些忠憤激烈，有節概，有血氣的人，不是慷慨死敵，就舉室自焚了；而那些貪生無恥，迎合取巧之徒，反多得生存傳種的機會。天演公例是優勝劣敗，而我們恰得其反。經過千餘年的淘汰作用，我們民族就不知不覺變成現在的模樣。不但戰爭時期而已，異族統治時期，對待漢人手段都異常嚴厲，這一千多年中血腥的記錄，怨毒的紀念，影響中華民族品性之低降，尤其異常之大。美國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著了一部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裏面有幾章專門討論中華民族的品性，經吾國潘光旦譯爲中文，改名『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亨丁頓的意思：中華民族智力之退化，自私自利心腸之特別發達，與『染指』習慣之牢不可破，都與那連續不斷的水災旱災所引起的飢饉有關係。同樣我說，這種原則也可以應用在長久的異族統治上面的，比較久遠了的例子，暫不用提，以前淸而論：入關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實行剃髮令時殺戮之慘；以及後來滿漢種族歧視之深，政治上種種待遇之不平等。都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盡。最可恨的，是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九次文字大獄，其刻毒慘酷，暗無天日，雖九幽十八層地獄不是過。我們今日讀這些記錄，還不覺爲之髮指眥裂，我們祖宗當時宛轉吟呻於刀山劍獄鐵牀油鼎之中，其痛苦又將何若？又如他們强迫遺老出仕，開博學鴻詞科，收羅不肯入網的名流。施行精神上的强奸之後，又列其姓名於「貳臣傳」，不齒之於衣冠之倫。凡此種種毒辣手段，無非想把漢人的民族意識，澈底消滅，漢人獨立的人格，完全摧毀，使漢人知道自己不過是命定的『奴才的奴才』，除了向主人搖搖尾巴，乞取一點他們吃得不要的殘羹冷炙以外，什麽地位，學問，品格，氣節，都不配談。漢人漸漸也就明白異族統治者的用意，果然都以『奴才』自居，終日歌功頌德，獻媚乞憐，只求保留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利。起初不過裝裝外表，後來習慣成自然，心理也變成奴才的了。奴才與主人的關係不過建立在衣食上，中間並無何等眞實的情誼，一個主人倒了，不妨再去投靠另外一個。所以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大英大法大德大日本的順民旗立刻滿街招展；辛亥革命起時，僅有陸鍾琦黃忠誥幾個書獃子死難，封疆大吏平日自稱深受國恩，誓必肝腦塗地以

報的，逃得比誰還快，甚至於位至督撫之人可以一轉而爲民軍都督。滿洲政府三百年的摧殘士氣，今日自食其報，固然大快人心，但我們這份民族品格墮落的賬，又向誰去計算？

有人見清室全盛時武功之奕赫，疆土之擴張，學術之昌明，文藝之發達，每嘖嘖嘆羨，引爲美談，以爲跨唐軼漢，足稱中國歷史的光榮。而不知這一點光榮的代價，是：三百年的統治權，成河的奴隸血淚和成山的奴隸骸骨，還有無論什麼都換不來的整個中國民族的高貴的品格！

（4）誇大狂與自尊癖　阿Q雖是極卑微的人物，而未莊人全不在他眼裏，甚至趙太爺的兒子進了學，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爲我的兒子將比他闊得多。加之進了幾回城更覺自負。「但爲了城裏油煎大頭魚的加葱法和條櫈的稱呼異於未莊，他又瞧不起城裏人了」。中國人以前動不動自稱其國爲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自己是軒轅華胄，神明貴種，視西洋人爲野蠻民族，毫無文化可言。及屢遭挫敗，則又說西洋人所恃的不過船堅礮利而已，所有的不過聲光化電而已，談到禮教倫常則何能及我們萬分之一？甚至於飽受西洋教育的辜鴻銘還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種精神文明。這何異於阿Q將自己頭上的癩頭瘡疤當做高尚光榮的府號，當別人嘲笑他時就說『你還不配……』呢？現在大部分的青年鄙視西洋文化，以爲那是陳舊的腐化的而且不久即將崩潰的資本主義文化而不屑加以一顧的一種態度，也由誇大與自尊癖性而來，不過變換一種方式出現而已。

具有誇大與自尊癖性的人，也最容易變成過分的謙遜，與自輕自賤。阿Q被未莊閑人揪住辮子在牆上碰頭而且要他自認爲「人打畜生」時，他就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中國人固自以爲文化高於一切，鄙視別國爲夷狄之邦。但當那些夷狄之邦打進來時，平日傲慢的態度，便會立刻完全改變。宋代「三朝北盟彙編」以及「靖康紀聞」那一類史料，所紀當日宋君臣向强敵乞哀時誠惶誠恐的神情，宛轉悲鳴的口氣眞有些使讀者讀不下去。他們只求金人允許他們小朝廷殘喘之苟延，允許他們身家性命富貴利祿之保全，稱姪可以，稱臣可以，歲獻貢幣可以，下殿受書可以，甚至表演什麼意想不到的卑躬屈節的醜態都可以。這毛病自古已然，於今爲烈，我也不願意再說了。

有些學者看見歷史上僵尸屢次出現，覺得中國民族太不長進而灰心。有些學者看見八股，律詩，小脚，太監，板子夾棍的法庭，地獄式的監獄，而說中國全盤文化的本質，原不高明，在世界文化中原來沒有地位。他們說這話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然而竟有許多人覺得中國民族是地球最下等的

最無希望的民族，中國人只配替人家當奴隸，當馬牛。中國不亡，實無天理！又有許多人覺得中國民族若不倚靠別的民族合作，永遠不要想翻身。諸如此類的念頭，日日縈迴腦際。從前太過於自信，現在又太不自信，這現象雖奇特，其實也可以拿上面所說的話來解釋。

此外則『色情狂』，『薩滿教式的衛道精神』，『多忌諱』，『狡滑』，『愚蠢』，『貪小利，』『富倖得心』，『喜歡湊熱鬧』，『糊塗昏憒』，『麻木不仁』，都切中中國民族的病根，作者以嘻笑之筆出之，其沈痛逾於怒罵。當「阿Q正傳」用『巴人』筆名在北京晨報副鐫發表時有人在「小說月報」上表示對這篇文字的不滿，他說阿Q不像眞有其人，爲的作者形容太過火了。沈雁冰便替他辨護道：阿Q有否其人我不知道，但阿Q確乎處處可以遇見，我好像同他面熟得很。呀！我明白了。原來中國人個個都帶有阿Q氣質。阿Q其實是中國人的典型。沈氏又道我們不斷地在社會各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省，常常疑惑自己身體中也不免帶有一些「阿Q相」的分子。

阿Q既代表着中國人氣質，爲整個中國民族的典型，所以最初發表時讀者每疑阿Q就是指着他自己。「現代評論」涵盧（即高一涵）曾記他一個朋友初讀「阿Q正傳」時惴惴然疑這篇文字出於某人手筆，阿Q的事跡樣樣都在對他諷刺。後來打聽出來作者與他並不相識，這才釋然。這類笑話記得西洋文學界也曾有過。像英國梅台斯（G. Meredith）寫「自私者」(The Egoist)他有一個朋友對他提出責問，說書中主人公威羅比先生（Sir Willoughby Pattern)正指着他。又如俄國龔察洛夫(J. Gantcherov）寫「阿蒲洛摩夫」(Oblomov）一時讀者都覺自己血管裏有着「阿蒲洛摩夫」氣質的存在。「阿Q正傳」可以與這兩個故事一併流傳爲美談了。

但善做小說的人既賦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Typical Trait)，同時也必賦之以『個性』(Individual Trait)，否則那人物便會流爲一種公式主義，像中國舊劇裏的臉譜一樣。陳西瀅說『阿Q不但是一個 Type ，同時又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大約可以同李逵劉老老同垂不朽了。』（新文學以來十部著作） 這就是說阿Q雖然是個典型人物，同時也是個性人物。「阿Q正傳」之所以在文壇獲得絕大成功，其原因無非在此。

此外則「狂人日記」，「風波」，「故鄉」，「社戲」，「孔乙己」均爲精彩之作。「狂人日記」是一篇掊擊舊禮教的半象徵文章。發表後『喫人禮教』四字成爲五四知識階級的口頭禪，其影響不能說不大。

魯迅第二集小說為「徬徨」。共包含作品十篇。如「祝福」寫村婦祥林嫂悲慘的命運，舊禮教及迷信思想之害。「肥皂」用嘲笑的態度，喜劇的寫法，刻劃道學先生的變態性慾。「兄弟」寫張沛君的假友愛。「長明燈」與「狂人日記」似係一個姊妹篇，寫革命失敗者悲劇。「在酒樓上」則為感傷主義作品。「示衆」寫中國人喜歡看殺頭的變態心理。還有「幸福的家庭」「傷逝」等等不必細述。

魯迅創作小說的藝術，我們現在可以略為討論。我以為他的小說藝術的特色雖富，最顯明的僅有三點：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雋，第二是句法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創。

有人說魯迅是曾經學過醫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將這技術應用到文學上來。不過他解剖的對象不是人類的肉體，而是人類的心靈。他不管我們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閃，只冷靜地以一個熟練的手勢舉起他那把鋒利無比的解剖刀，對準我們魂靈深處的創痕，掩藏最力的弱點，直刺進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癥結，擺在顯微鏡下讓大衆觀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學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寫腦筋簡單的鄉下人用筆每比較寬恕，一至寫到「阿Q正傳」裏的趙太爺，「祝福」裏的魯四爺，「高老夫子」裏的高爾礎，便針針見血，絲毫不肯容情了。他寫「阿Q正傳」本來為了痛惡阿Q這類人想淋漓盡致地將他的醜態形容一下。然而寫到阿Q被槍斃時，我們覺得眞正可惡的還是那些趙太爺，錢舉人，把總老爺這一流土豪劣紳，阿Q不過做了他們的犧牲品罷了。周作人說作者原意是想打倒阿Q的，誰知後來反倒將他扶起了。他認為這是魯迅的失敗。我覺得很有道理。魯迅之所以失敗，就因他恨那些『上流人』太深的緣故。他對於那些『上流人』不但把他們清醒時的心靈狀態，赤棵棵地給宣布出來，便是在他們睡眠中意識已失去裁判時，還要將他們夢中的醜態——或者這才是他們的眞相——披露給大家看。像「兄弟」那篇主人公張沛君一聽說他弟弟患了猩紅熱，便驚憂交集，寢食皆廢，可見他平日對兄弟如何友愛。然而他在夢中則虐待他兄弟的遺孤，把平日隱藏着不敢表示的自私自利心思，一齊發洩出來了。這雖然應用奧大利心理學家佛洛依德(S. Freud)「夢的解釋」的原理來解剖張沛君的潛意識，但不是魯迅，也寫不得這樣入木三分。又如「肥皂」裏主人公四銘先生看見街上一個侍奉祖母討飯的十七八歲的女乞兒，便對她發生同情，稱贊她是孝女，想做詩文表彰她，以為世道人心之勸。不過他這舉動，初則被含着醋意的太太罵破，繼則被一邱之貉的衛道朋友笑穿，我們才知道道學假面具下，原來藏着一團邪念。「阿Q正傳」裏的趙太爺因阿Q調戲他的女

僕不許他再進門，但聽見阿Q有賊贓出售，就不禁食指大動，自毀前約。「祝福」裏的魯四太爺憎惡林祥嫂是寡婦，尤其憎惡她的再嫁，說這種人是傷風敗俗的，但到底收留她因爲她會做活。因爲筆法這樣深刻，所以魯迅文字天然帶着濃烈的辛辣味。讀着好像吃胡椒辣子，雖涕淚噴嚏齊來，却能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覺，一種神經久久鬱悶麻木之後由强烈刺激梳爬起來的輕鬆感覺。

但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時寫得很含蓄，以「肥皂」爲例。他描寫道學先生的變態性慾，傍敲側擊，筆筆生姿，所謂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鈍根人學渠不得。又像「風波」裏七斤嫂罵丈夫不該剪去辮子，八一嫂來勸，揭了她的短處。她正沒好氣，恰值女兒來打岔，就罵她是『偷漢的小寡婦！』於是對方生氣了，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作者始終沒有將七斤嫂這句話的用意說明，但他在事前閒閒着八一嫂『抱着伊兩週歲的遺腹子』的一筆；事後又閒閒着「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的一筆，我們自然會感覺到那句罵話的重量了。還有許多例子不及具引。總說一句，魯迅從不肯將自己所要說的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們自己太淺薄，他不負責。他文字的異常冷雋，他文字的富於幽默，好像諫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尋常作家所能及。

魯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經過千錘百鍊，故具有簡潔短峭的優點。他答「北斗雜誌」問如何寫創作小說，曾有這樣的話：『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吝惜。寧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不可將Sketch的材料拉長成小說。』記得古人作文有『惜墨如金』之說，魯迅的『Sketch論』足與媲美。他文字的簡潔真個做到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地步。句法的短峭則如「社戲」『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縹緲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白光」『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唸起書來。他大吃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幌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這二段文字，一段寫兒童戀着看戲的情景，一段寫落第秀才神智昏亂的情景，裏面心理的描寫都很細膩深刻。我常說句法單純不要緊，要緊的裏面含蘊『陰

影」豐富，卽此之謂。

魯迅作小說更有一種習慣，當事項進行到極緊張時，他就完全採用舊小說簡單的筆調。這裏不妨再舉風波裏最熱鬧的一段文字爲例：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阿！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了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偸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又如阿Q在趙太爺調戲女僕一段：

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長櫈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談閒天：

「太太兩天沒有吃飯哩，因爲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一刹那時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櫈，慢慢的站立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我們應當知道小說事項進行到緊張時，讀者的精神也就跟着振奮起來了，好奇心也被撩撥得按挪不住了，只希望快快讀下去好知道那事項的結果。若讀到灣灣曲曲的描寫，心理上必定大感不快　。——其欲擒故縱特作騰挪者不在此例——措詞過於新奇爲我們所不慣，或描寫方法過於深曲，非費幾分腦力不能理解者，用以描寫拉拉雜雜如火如荼的局勢也足以損害我們的興趣。法國服爾泰（Voltaice）傑作「戇弟德」（Candide）脫稿於數日之中。書中事項連續而下，毫無

停頓，其筆致之輕快流利，不啻彈丸脫手，駿馬下坡。而且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諷刺文學的絕品。佛郎士批評這部書道『筆在服爾泰指中一面飛奔，一面大笑。』我們想假如服爾泰的筆拖着許多繁重的辭藻，許多贅累的描寫，還能奔而且笑麼？

古人作文有『去陳言』之說。韓愈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又說『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劉大櫆論文道『經史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却不許用他一句，要另作一番言語。』又說『大約文章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本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却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魯迅文字新穎獨創的優點，正立在這『於詞必己出，』『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上。沈雁冰批評批評他的「狂人日記」說它的『題目，體裁，風格，乃至裏面的思想都是極新奇可怪的。』又說『它的體裁分明給靑年們一個暗示使他們拋棄了「舊酒瓶」，努力用新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這篇文字全體分爲十三節，每節長者六七百字，短者僅十餘字。分行全用西法，三四字也可爲一行。二三十年前中國文學感受西洋影響，短篇小說也有學西洋文學之分段分行的，但如狂人日記體裁之嶄然，新却是初見。又這篇文字發表在一九一八年，這時候五四運動的狂流還沒有起來，所以尤其值得注意。

但我們要知道魯迅文章的『新』，與徐志摩不同，與茅盾也不同。徐志摩於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靈於活潑靈動的國語；茅盾取歐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鎔鑄，別成一種文體。他們文字都很漂亮流麗，但也都不能說是『本色的』。魯迅好用中國舊小說筆法，上文已介紹過了。他不惟在事項進行緊張時，完全利用舊小說筆法，尋常敍事時，舊小說筆法也佔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組織方面，運用一點神通，便能給讀者以『新』的感覺了。化腐臭爲神奇，用舊瓶裝新酒，果然是這老頭子的獨到之點。譬如他寫「單四嫂子」死掉兒子時的景況：

> 下半天棺才合上蓋，因爲單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總不肯死心塌地的蓋上，幸虧王九媽等得不耐煩，氣憤憤的跑上前，一把推開他，才七手八脚的蓋上了。

若其全篇文字都是這樣，還有什麼新文藝之可言。但下文寫棺材出去後單四嫂子的感覺；

> 單四嫂子很覺得頭眩，歇息了一會，倒居然有點平穩了。但他接連着便覺得很異樣：遇到了平生沒有遇過的事，不像會有的事，然而的確出現了。他越想越奇了，又感到一件異樣的事：——這屋子忽然太靜了。

這種心理描寫，便不是舊小說筆法所能勝任的了。又像

「藥」：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又像祝福寫林祥嫂被人輕蔑她是失節婦人，並說她死後閻羅大王要將她身體鋸開分給兩個丈夫，她的神經受了極強烈的刺激，就想實行『贖罪』的方法，但實行『贖罪』之後，大家仍然把她當不潔淨的人看待，於是她就完全陷於失望深淵中了。作者敘述她痛苦情形．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才從四嬸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的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獃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去淘米。

這種筆法也不是舊小說所能有的 。 現在新文藝頗知注意歐化，遣辭造句漸趨複雜，敘述層次漸深，一變舊小說單調和平面鋪張之習，這原是很可喜的現象。不過弊端也不少，那些呆板的歐化文字恨不得將『我說』改為『說我』『三朵紅玫瑰花』寫作『三朵紅們的玫瑰花們』固無論矣，而不問其人不問其地一例打着洋腔，也未免好笑 。 文學屬於文化之一體，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應該的，失去了民族性則問題便可研究。日本文學在明治維新時代極力模仿西洋，亦步亦趨，尺寸惟恐或失， 現在却已能卓然自立， 表現『純日本的』精神了。中國文學比日本落後三四十年 ， 現在正走在『模仿』的階段上，我們原也不必過於求全責備。但許多作家錯把手段當做目的，老在歐化裏打圈子，不肯出來，那便很可惋惜。魯迅文字與這些人相比，後者好像一個故意染黃頭髮塗白皮膚的矯揉造作的『假洋鬼子』，前者却是一個受過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華夏靈魂的現代中國人。中國將來的新文學似乎僅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文學國語化，實行

胡適『國語的文學』教訓。第二條路創造一種適合全國人民誦讀的『標準白話。』能走第一條路固好，否則便走第二條。這種『標準白話』要不蹈襲前人窠臼，不抄襲歐化皮毛，充分表現民族性。像魯迅這類文字以舊式小說質樸有力的文體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變化，我覺得很合我理想的標準。

最後，我們應當知道魯迅是中國最早的鄉土文藝家。而且是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他的弟弟周作人一生以提倡鄉土文藝爲職志，隨筆中屢有發揮。魯迅的「吶喊」和「徬徨」十分之六七爲他本鄉紹興的故事。其地則無非魯鎮未莊，咸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則無非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單四嫂子，王九媽，七斤，七斤嫂，八一嫂，閏土，豆腐西施，阿Q，趙太爺，祥林嫂；其事則無非單四嫂子死了兒子而悲傷，華老栓買人血饅頭替兒子治癆病，孔乙己偷書而被打斷腿，七斤家族聞宣統復辟而躲起一場辮子風波，閏土以生活壓迫而變成麻木呆鈍，豆腐西施趁火打刦……而已。他使這些頭腦簡單的鄉下人或世故沈深的土劣，像活動影片似的在我們面前行動着；他把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愚蠢或奸詐的談吐；可笑或可恨的舉動，惟妙惟肖地刻劃着。其技巧之超卓，眞可謂『傳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顛』了。自從他創造了這一派文學以後，表現『地方七彩』(Local color)變成新文學界口頭禪，鄉土文學家也彬彬輩出，至今尙成爲文壇一派勢力。

魯迅記述鄉民談話，並不用紹興土白，這也是一個値得研究的問題。胡適常惜「阿Q正傳」沒有用紹興土白寫，以爲若如此則當更出色。許多人都以這話爲然，我則不得不略持異議。要知道文學應具『普遍性』應使多數讀者感到興趣和滿足，不能以一鄉一土爲限。鄉土文學範圍本甚隘狹，用土白則範圍更小。這類文藝本土人讀之固可以感到三倍的興趣和滿足，外鄉人便將瞠目而不知所謂，豈不失了文學的大部分功用？法國文學家都德生於法國南部，所作，「磨房書牘」多外省(La Provence)風土色彩。這書在法國幾於家絃戶誦，而譯到中國來趣味竟大減。又如都德的Tartarin de Tarascon寫南部某鄉紳故事，突梯滑稽，法人讀之莫不笑不可仰，而我們讀到中譯時也覺得味如嚼臘。雖說譯書人傳神達意的手段有點問題，其實也因爲鄉土文學本不易翻譯，不能怪他們。幸而都德這兩本書還沒有用法國南部鄉村土白，我們雖不能感覺多少興趣，意思還勉强可懂，如其他用的是所謂『Patois』那就不但無味，連翻譯也不可能了。這可見「阿Q正傳」不用紹興土白，正是魯迅的特識。

關於這位作家的思想，我願意保留到『論魯迅雜感文』裏再說。現在只能就此收束，免得野馬跑出題目範圍以外去。

日本軍部小冊子全文

國防之本義及其强化之提倡

敬慈譯

國防觀念之再檢討

戰爭之意義

戰爭為創造之父，文化之母。試煉之於個人，戰爭之於國家，均為各自生命之生成發展，文化創造之動機。此處所謂戰爭，非人與人相尅制，國與國相吞併，無可寬容之兵兇，乃至暴殄。此類意義之戰爭，乃為霸道與野心之必然的歸結，斷非確信萬有各具生命，共無限之生成化育，發展向上為天與之使命之我民族，我國家之所取。蹴駁足以妨碍追求正義，努力創造之野心，霸道，使之化成柔和忍辱之「大和魂」，與坦坦蕩蕩之皇道合體一致，乃為皇國所有之使命，皇軍應負擔之重責。戰爭而能引導至此境域，此即我國防之使命。

「國防」者，國家生成發展之基本的活力之作用也。故組織，運用國家及社會，使國家之全活力能發揚至最大組織，當然為國防國策之最大目的。

國防觀念之變遷

以上所述，為由近代國防觀點所見國防之意義。本來所謂國防觀念者，由古昔之國防觀念，即軍備思想，以迄今日之新國防觀念，其間蓋經過三層階段。

(一)世界大戰以前，國防專以軍備為主體，以武力戰為對象之最狹義的。故戰爭為軍隊之專任，國民對之，僅予以所謂「槍砲後面」的後援，參加國防而已。

(二)學藝技術之異常發展，及國際關係之複雜化，使戰爭規模必然的擴大，武力戰不能單獨實行，須與外交，經濟，思想戰等等部門，同時或先後併行的展開，故為戰爭之目的而統制上述各要素，在平時即準備戰爭指導體系，為求戰勝所不可或缺之問題。大戰以後，高唱入雲之所謂以武力戰為基準之國家總動員之思想，屬於此一類。故國民與軍隊成為一團體參加武力戰爭。最近漸為皇國有識者之間認識之國防觀念，即屬於此種類。

(三)上述之國防觀念，至於今日，有再加檢討之必要。晚近之世，世界大戰之結果，因世界的經濟恐慌，及國際關係之亂象，遂發生政治，經濟的國家間集團的對立關係。今日者，國際生存競爭，漸次現出白熱狀態。深刻的經濟戰，思想戰等，即在平時狀態，亦且隨處展開。對外的方面，苟非綜合統制國家之全活力，而欲從事於武力戰，其愚固不可及，在國際競爭上並將永居於落伍者之慘境。因之，國防觀

念亦發生根本的變動，不得不棄却從來以武力戰爭為本位之觀念，而養新的思想。

國家生活之兩方面

大凡國家生活，可由下述兩種觀念，加以考察。

㈠國家之平和的生活

㈡國家之競爭的生活

國家生活既認為有此兩種，則其與國防之關係，究將如何下手考察？為易於領悟起見，姑取以與個人生活相比較。個人生活亦與國家生活相同，一方面為和平的，一方面為競爭的。而在近代國家內個人之平和的生活，因有道德及法律的之規範性及制裁力，在相當程度以內，得以調和維持。反之，其競爭的生活，則不能依恃他力以謀保障。自身之運命，非自己開拓之不可。即須由各個人之體力，氣力，智力之綜合的發揚，始可實行之保障之。

以上所述，為個人生活之兩方面，其在國家生活，則何如？國家之平和的生活，固有所謂國際道德之存在，殊不能如個人生活之嚴格。又雖有國際法規，而無强制執行之超國家的勢力。即其力足以保障國家之平和的生活之機關，惜乎至今尚無其一，自身之生存，除自己保障而外更無他法。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即為達成上述目的而創立者，然而漸次暴露其無力，世人始承認用此種方法以維持國際和平，無異於一場春夢而已。

如上所述，國家之平和的生活，尚不能恃他力以謀保障，況其競爭的生活之國際的生存競爭乎？即國家為順應其競爭的生活，須恃綜合的國力之發動，正如個人生活之需要體力，氣力，智力之綜合的實力相同。即國家生活，為求真實，美善，確實隆盛的創造發展，不能不有待於其推進力，原動力之基本的活力，即國防力之發動是也。由此可見上述國防非僅以國家競爭之結果所發生之武力戰為對象　，乃係國家生活之活力，原動力。亦即篇首所揭櫫之「國防者，國家之生成發展之基本的活力之作用」也。此種考察，在處於國際的生活上，殊為必要。加以處於最近國際競爭之白熱化，即國際的爭霸戰時代，一方面為紹述皇國之理想，他方面成為激烈競爭之優勝者，國防之必要，已成為絕對的第一義矣。

抑國防有絕對性及相對性，關於相對性，可以發生適合國際的情勢之必要，至於絕對性，則決無更改之餘地，乃為當然之事。現在環繞皇國之一般情勢，在列强重壓之下，需要異常的猛晉，國防組織强化之需要，自有史以來，固莫如今日之甚者也。皇國之國防的潛勢，足以克服非常時局，徵諸列强對於皇國將來之飛躍，感覺如何大的脅威，足以知之。問題祗在如何用組織之力，將此種潛勢發揮成為現勢而已。

如用現有之機構，而欲救濟窮苦大衆，希望國民生活向上，，從事於打開非常時局所必需之各種緊急施設，以保障皇國之前途，當屬於最困難之事。故希望由國際競爭之見地上，將國家全機構，重新檢討，在財政上，經濟上，外交上，政略上，及國民敎化上，斷然實行根本的改革，將皇國所有偉大之精神的，物質的「潛勢」，為國防目的而組織統制，俾作一元的運用，努力使達成為最大限度之「現勢」。同時，使成為皇國克服當前非常時局之對策。

迨於最近，竟有一部分樂觀之傾向，以為現時國際的對立，并非不可避免，僅用外交手段即可令其好轉云。為此說者，大都昧於國際事情，國

民切不可爲其實所惑。

國防力發動形式

凡國防力有兩個發動形式：

㈠靜的發動（消極的發動）

㈡動的發動（積極的發動）

㈠爲國家恃其嚴肅之威容，以謀消極的達其目的，即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滿洲事變之初，皇國綜合國防力之威容，遂令努力五年建設計畫之蘇俄，束手無策。又在我國力之中，我海軍嚴肅之存在，更令斯蒂生之虛聲恫嚇，成爲虎頭蛇尾。追憶此等往事，吾人當容易了解所謂靜的國防之內容。國防力之「靜的發動，」既爲「威力的睥睨」，故其基礎及實體，當然爲陸海空之軍備。

由此觀之，美國所以熱望獲得及保持較日本優越之海軍力，蘇俄所以急於完成世界第一之陸軍，其故當易於索解。即美國保持大海軍之希望，由於維持本身之門羅主義，及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內中以獲得遠東問題之外交的發言權，尤非具有足以壓迫皇國之海軍不可。就日本立場言之，爲完成其維持東亞和平之大任，對於阻止吾人工作之任何力量，須絕對的具有足以抵禦之海軍兵力。

蘇俄所以擁有如此龐大之紅軍者，無非援助其實行赤化世界政策而已。而蘇俄之最近國防對象，既在於日本，自日本方面言之，當然須充實其國防力，俾足以抑止，摧折蘇俄之遠東政策及赤化政策，又不必多所詞費也。

國防之動的發動

其次，所謂國防力之動的發動者，即行使實力之謂也。國防力在其靜的狀態，不能達成目的之場合，即國防力之嚴肅的存在，不能達成目的，而對方前來挑戰之場合，必然的劃致其動的狀態，即發生戰爭矣。以言戰爭，令人即憶及武力戰。蓋武力戰固爲戰爭之骨幹也。但如前所述，近代戰爭極爲複雜，并非僅以武力戰相終始，如欲徹底的壓迫，粉碎敵國，須先中斷其全部生活力。

用作戰爭手段之經濟戰，政略戰，思想戰，占有與武力戰相匹敵之重要地位。試問德國何故敗於列強之手乎？最後當然仍敗於武力戰。然據另一種觀察：謂關於武力戰部分，德國直至最後仍居於戰勝者之地位。轉戰沙場五年之久，聯合國軍隊始終未能踏進德國領土內一步，德軍勇往直前善戰健鬥之威力，殊値得吾人驚佩。

德國所以沒落，乃不堪列強之經濟封鎖，國民陷於營養不良，抗戰努力漸次衰弱，加之在思想戰上國民戰意消失，革命思想漸次抬頭等，爲其最大原因，以致內部發生分崩離析狀態，不得已而乞和。

故爲全部的發揮國防之動的威力，絕對的必需將國防之全部要素，作爲不可分之一體，組織之，統制之。此事夙爲列國所注意，焦灼，努力，以求準備完成者。故吾人可斷言：將來戰爭之勝敗，全繫於國防之組織如何。更簡略言之，近代戰爭，亦可謂爲組織能力之抗爭。

國防之自主

國防之目的，國防之本質，略如上述，一言以蔽之，即國家生存發展之基本的活力也。因之，對於國家之大小，貧富，在絕對的國防之規模，內容上，勉強分別差等，當然爲不合理之事。即國防權之自主獨立，乃爲

不可動搖之天下公理。從來利用國際條約等以謀限制，及至禁止軍備之舉動，無非勢力强大之國家，假借和平主義名義，以謀確保本國國防之優越而已。徵諸史例明證極多，雖自號國際主義之徒，亦無法否定此種事實。

如前所述，國防之靜的目的，在於防止戰爭於未然。法之極致，在於不用法，兵之極致，在於不用兵。即國防苟能止於靜的發動，自爲上策中之上上策。世界大戰以後，世人無不思惟，希望斯役即爲世界最後之戰爭，然而若干次之戰爭，相繼勃發，果何故耶？如最近奧國之動亂，再前進一步，即包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因素及可能性。吾人如在列舉歐洲新國境之不合理，殖民地分配之偏頗不當，人種之偏見，經濟財政之破綻，貿易乃至關稅戰等類事實，當知戰爭可避與不可避之問題，幷無議論爭辯之餘地也。現下世界之情勢，及我國國際之立場，迫令國民深自覺悟，傾注全部精力於國防大計，不似從前之視國防爲一種遊戲矣。

國防力構成之要素

國防之要素，包含構成國家之一切要素。然爲便利起見，可分爲人的要素，自然要素，混合要素三數。

其一　人的要素

人的要素，在國防力構成要素之中，含有第一義之重要性。人的要素，爲精神及體力所合成，不待言而自明。然而在國際生存競爭場裏，維持正義之熱烈意識，勝利之信念，當然爲人的要素之主體。「勝利歸於主持正義及志在必勝者」之語，爲兵學家崇奉之信條，國家間之競爭，固亦適用此項原則也。

人的要素之培養

然則，人的要素將如何培養之耶？

㈠對於建國之理想，皇國之使命，當抱有牢固之信念也。消除一切錯誤之人生觀，國家觀，乃至哲學，宗教，藝術等所發生現代的世界苦難，予以更生之光明，且覺悟皇國現在所負之重責，澈底的養成企求實現之心理。

㈡澈底的養成盡忠報國，及爲求國家之生成發展，不惜犧牲個人之精神。芟除蔑視國家之國際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眞能統一舉國一致之精神。吾人所欲喚起一般人之注意者，即方今列國正絞盡心血於宣傳工作，以致前文所述之非國家的思想，瀰漫於國內，或企圖改變國體，或離間軍民感情，或陰謀祖國對外作戰敗績等方法，以避免國際競爭，使人民拋棄作戰意志，以求最後勝利，此類思想戰的謀略，最爲彼等慣技。因之，除後文所述爲國防目的而改善國家組織之外，國民之精神統制，即思想戰體系之整備，尤爲刻不可緩之重要政策。

㈢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準備補充爲武力戰主體之兵士之國民體育，尤須加以重視。且爲內外活躍，與深刻的國際文化競爭之鬥士爲伍，暨戰時遭遇長期經濟封鎖而能持久不衰起見，國民保健政策，尤不許有些許之遺漏。萬一因感受物質文明之流弊，而致國民體格日益低下，實爲國防上不容漠視之問題。

㈣其次，爲令國民能挺身而起，成爲國際鬥爭之鬥士，且不顧自身安危，而能爲君國奮鬥，則其生活之安定，尤爲先決問題。爲令兵士能效命疆場，須令其無後顧之憂，室家之累。於此可證國防與一般國策之

確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在也。

觀於「近代國防所見之蘇維埃聯邦」一書所述：以近代國防觀念爲甚確之蘇俄國防組織，規模之宏大，實行力之强毅，誠値得吾人之驚嘆。所可惋惜者，因共產主義本身應有之缺陷，及施政不得其正之國民生活不安定，國民經濟之窮乏，遂令國民的氣力爲之減殺，充滿不平不滿之念，以致舉國一致之精神喪失殆盡，終令勝利信念之涵養，發生根本的動搖。最近如皇軍軍紀及國民精神之中傷，或大和魂不足畏之誇大宣傳，無非振作士氣之最後手段，於此足證上述消息之非謬。

吾人於此得一結論：欲培養國民勝利信念及國家主義精神，須先求國民生活之安定。內中如勞苦民衆之生活保障，農山漁村生活恐慌之救濟，確屬迫不可緩之重要政策也。

人口及民族問題

精神的要素，既如上述，其次應加以考慮者，則爲人的要素中之人口及民族問題是也。就人口而論，日本內地爲六千五百萬，全國共九千二百萬，若與「滿洲國」佈成共同防禦線之時，合計應達一萬萬二千萬，誠不愧爲與美國匹敵之世界堂堂大國也。關於人的要素一部分，可謂居於有益之地位。

其次爲民族問題。蘇俄爲百八十有餘種族集合而成，民族間之猜疑反目達於極點，尤以擁有三千萬人口之烏克蘭族，遇有機會，輒思獨立。德國國內有不可同化之猶太人，大類獅子身上之毒蟲，無時不遭其毒噬，觀於希特拉排斥猶太人政策之嚴厲，其故可深思矣。美國亦爲各種民族之混合國家，內中如一千二百萬之黑奴，永久爲美國人之苦惱。

國家內之各民族，令其互相嫉視反目，援助其獨立運動，企圖母國之崩壞，此爲近代戰爭中思想戰之重要戰略，言念及此，當知民族問題，在國防國策上占有何等重要之位置。關於民族問題，下列事項，應加以注意。

㈠充分研究民族心理，避免統治上之錯誤。

㈡貫澈皇道精神，以謀國家意識之鞏固。

㈢充分研究思想的對策，免爲敵方民族分化政策所乘。

其二 自然要素

（一） 領土

領土之廣狹，地勢，可耕面積之廣狹，海岸線之延長，國境，鄰邦等之關係，在國防上有極重大之關係。內中尤以領土之地理的位置，對於武力戰固不待言，即在經濟的戰爭，亦具有極重要之價値。皇國居於號稱東亞外廓之位置，在戰略上及政治上，均負有東亞和平守護者之天賦使命。

處於超過世界全人口之半即擁抱十一萬萬人口地方之位置，與號稱世界寶庫之中國，印度，南洋在指顧之間有交通便利之海洋互有連絡，對於皇國將來之經濟發展何等有利。

皇國有海洋環繞，在國防上固有許多重要之利益，同時將一國運命委於制海權之得失，含有之危險性亦殊大也。擁有强大軍備之蘇俄，雄據於俄滿國境之間，而號稱世界第一之美國海軍，又隔太平洋而陣，均與皇國軍備有重大之關係。

加以近年來航空界之發展有一日萬里之勢，最優秀之轟炸飛機能在行動半徑千五百粁以上自由出沒。在海上隨時可由航空母艦飛起，在陸上可由海參威，上海，菲律賓，勘察加半島，阿留西安羣島方面，飛至國土上

空翱翔。故强有力之航空兵力，有從速擴充之必要。

（二）資源

武力戰之時，一方面須考慮戰時軍用資源之充實及補充之設備，同時須應付經濟戰而獲取資源，暨對於經濟封鎖之各種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關於資料應考慮之點如次：

A、資源之調查

B、戰時軍用資源之積蓄

C、資源之培養

D 資源之開發

其三 混合要素

（一）經濟

戰爭要素之經濟，即戰爭方式之經濟戰，自世界大戰以後，頗爲世人所注重。況本文所述之國防，乃包含平時生存競爭之鬥爭而言，其主體殆可視爲經濟戰。經濟在國防上占有重要之部門，不言而喻。

關於經濟戰略，涉及專門學術，姑不詳述。在原則上，對外方面無妨採取自由通商政策，但現在爲經濟集團對立之時代，列國競取保護通商政策，勢非講求應付之對策不可。

因之，相互的統制輸出輸入，對於物價及生產數量加以適當之限制，如對手國家採取不合法的關稅政策或限制輸入物品之時，本國亦不能不採用報復手段。

本來爲占有全世界大部分之消費階級之利益着想，當然以供給價廉物美之物品爲合理。就此種見地言之，生活程度比較低下如我國一類新興國家，占有極大便宜，反之，如英國荷蘭等古老國家，居於不利益之地位。彼英荷人乃保護少數支配階級之利益，令世界大衆之殖民地有色人種，購買高價之物品，顯然爲與道義相背馳。至於皇國之立場，則與世界大衆之利益相一致，就道義上言之，獲得最後勝利，當爲毫無容疑之事實。

萬一彼等始終繼續其不正當之競爭，皇國爲扶持正義起見，迫不得已而訴諸武力，亦爲理所當然。

對內的方面，經濟負有維持培養武力戰及其他國防力之任務，可見其與精神要素占有同等重要之位置。

爲求國民生活安定改善，及充實必要之國防力，當然需要龐大之經費，故整理現有經濟機構俾克承受此種負擔，處於今日非常時局之下，當然爲首先應加考慮之問題。

日滿之提携，在資源方面，已處於堪受任何國際競爭之狀態。在人的要素上，僅日本一國已有九千萬，日滿合計一萬萬二千萬，類皆勤勞耐苦，擁有世界無以類比之活力。誠能善於組織運用此偉大之人力及資源，發揮最大限度之効力，以備將來之經濟戰，則經濟國防主要目的之所在也。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十月廿六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止

（金震）





寧都長汀俱告收復

收復寧都長汀兩城

南昌二十六日電，匪自石城與國慘敗，內部確嚮渙散，國軍各路皆嚴密防範，以堵截其流竄。又樂安屬之前堰彩坪一帶股匪，常出騷擾，經國軍分三路圍擊，匪不支潰退，匪堡盡爲我佔領。南昌二十七日電，泰和屬之錫坑津洞及白沙塘，全爲國軍克復。六十二師在牛田山四面包圍，斃匪千名，奪獲無數，匪分竄遂川等地。又電，二十六日申刻寧都縣城，確爲我第三路周嵒師克復，斃匪甚衆 。南昌二十九日電，贛東方邵兩股匪老巢天全寨東流源，昨經國軍攻破，降匪無數 。某師並將得源頭收復，現正積極構築碉堡，以備進取總巢葛源。南昌三十一日電，新喻等縣匪巢丁田・油田等處，昨爲國軍攻下，救出肉票千餘，仍追剿中。又電，贛閩殘匪，勢甚危殆，決離贛閩，逃入川湘，國軍正截剿。又贛第八行政區境內已絕匪跡，從此河西半壁，得告清平。行營得李韞珩二十九日電：前派各部，連日分途搜剿，各處殘匪，均被擊散，俘獲甚衆。計在安福屬之山源，生擒偽連長部長所長等各一員，要匪二十餘名，奪獲機槍一挺，步槍二十支。在永新屬之毛葉山，搜獲偽兵工廠一所，得機件甚多。又搜索各深山匪巢，獲步槍五十餘支，機槍四挺。另擊潰大股匪一股，獲步槍十餘支，現仍努力搜剿，以絕根株。南昌一日電，行營據報，國軍一日午克復長汀城。

閩潤田要隘已克復

福州二十五日電，匪化數年之潤田要隘，昨爲國軍完全克復，匪受重創，紛退贛境，仍追剿中。又汀城在國軍大砲猛攻中，匪軍甚恐慌。

廈門二十七日電，軍息，河田至朋口公路，及沿線堡壘，月底可全竣。北路攻瑞金時，東路同時入汀城。預計十一月十五日前後，瑞金長汀可同時攻下。汀城無險，東路軍何時進駐，將視北路軍之行動而定。行營增調兩師來閩西，八十五師已自閩北陸行開抵連城朋口，師長謝彬，二十七日過廈入漳，轉往連城。福州二十八日電，雜源縣長張漢良，日前會同保安第十一團陳營長，出發游擊，捕獲偽主席藍某 ，即殺害前縣長徐震芳之兇手，及偽主席楊啓華等數名。廈門三十一日電，三十一日午後總部息：公路築竣，蔣鼎文二十九日自漳州到龍巖，下令進攻汀城。大軍三十日全線自蔡坊向汀城前進，計三十一或一日可入城，完全克復長汀。贛匪大部已離瑞金雩都老巢。越安遠信豐，向大庾南雄竄去。長汀境原無多匪，可不戰而下。北路軍克瑞金期亦不遠。杭州二十八日電，浙邊赤匪騷擾，昨據開化消息，謂浙保安團與國軍某師團及某旅隊，均過開化縣白沙濠嶺各關，向赤匪老巢之德興，分三方面進剿。包圍之勢已成，正逐步推進夾擊，殲滅即在目前。至婺源之匪，以我兵力雄厚，國軍均集中進剿。故匪聞風崩潰，多數携械向我方投誠。漢口二十七日電，總部據十一路軍電稱，偽霍縣府現在石灰嶺，匪兵四出刦掠，率偽主席常委及工作人員數十名留守。經派軍馳往匪穴猛攻，當將匪巢搗毀，擊斃偽主席于至清 ，女常委寇秀玉，及女匪宣傳員三四十人，獲糧甚多，皖邊匪將肅清。

匪謀南竄經粵擊退

香港二十七日電，軍息，贛匪南竄，似係聲東擊西政策，若南進得利，當然因利乘便，不過揣其眞意，目的似在川黔。近前線發現匪兩種口號，即發展新蘇區，及衝破夾擊線，可知其趨向。余漢謀電：二十五日晨，匪由古陂出擾，由李振團迎擊，匪頑抗，激戰三小時，匪恐被圍，回竄古陂，勢已衰。獨立四師教導師開抵翁源，向匪背抄擊。張達師由南康回防大庾，是役在烏徑激戰至午，匪略退，下午六時，復率三萬餘匪來攻。余部據險應戰，殲匪數千，二十六日晨獨立三師及一二兩師，追匪至長安墟九渡水。二十六日午獨立三師收復信豐城，匪向南康逃竄。李漢魂定二十七晨赴南雄，規劃軍事。廣州二十七日電，贛共匪近自安遠一役，被粵軍重創後，現已竄回雩都。粵軍現待命進攻匪巢。連日空軍迭飛匪區轟炸，斃匪甚衆。共匪此次竄犯安遠，實爲聲東擊西之計，欲率擊南路軍。香港二十八日電，余漢謀二十七日電，匪潰退後，信豐有士共二千餘投誠。匪現集雩都，企圖西竄。陳濟棠擬一日赴韶督師，二十七日令軍務副官處，派員赴韶妥覓地址，組織行營。軍訊，前方已趨和緩，二十六日下午，各部開始進擊。二十七日完全收復古陂，安息，韓坊，大塘，鐵口各地，匪分兩路潰竄。余漢謀二十七日電，殘匪經完全擊潰，共獲槍千餘，匪死傷奇重，現南雄，大庾，信豐均安謐。香港二十九日電，鄧龍光談：匪此次南犯，目的在掠食及他竄，經數日之痛擊，已受重創，向北撤退。二十九日接韶電，南雄，信豐間全無匪蹤。香港三十日電，余漢謀電：二十九日晨駐古陂第二師，會同駐版石第一師及獨立第三師，分兩路反攻安息，斃匪數百，俘數十。安息及附近高山，完全克復。廣州三十日電，贛匪圖竄川，黔，二十日起向贛南突圍。經粵一師痛剿，在安遠信豐間，相持五晝夜，前後共斃匪五千餘，獲械三千餘。匪主力完全潰敗，粵軍正在追剿中。

黔軍正謀圍剿蕭賀

南京二十六日電，李宗仁，白崇禧二十四日電軍委會，報告痛剿蕭匪情形，原電如下：南京軍委會鈞鑒，箇(二十一日)戌電奉悉，已轉飭遵辦。惟查蕭匪原有人一萬二千，槍四千餘枝，機槍四十餘挺，迫擊砲三門。竄黔後，經湘桂軍十餘次之痛擊，傷亡零散，僅餘步槍千餘，人約二千餘，勢已窮蹙，想不易渡過烏江也，謹復。李宗仁，白崇禧叩敬（二十四日）。南昌二十六日電，李覺十九日電：蕭匪率殘部在石阡鎭東，均爲國軍擊潰。據俘僞政委劉勝全供稱：蕭匪原轄十七，八兩師及紅軍學校，共約萬餘人，入黔後經桂湘黔各軍痛擊，除傷亡潰散外，損失甚巨。僅餘殘部七八百，由蕭匪親率四竄。已連合剿匪各軍，嚴密堵截，不難聚殲。貴陽二十六日電，蕭匪被聯軍圍剿，現率匪五六百潰竄梯凱樓小雞場一帶。僞主席任弼時負重傷，僞團長鄒鵬被擊斃，僞師長龍靈，副師長吳庶仁等部被擊潰於四方阱，斬獲甚多，斃匪三千餘。現王家烈與廖李在石阡會商，決於兩旬內將蕭賀二部完全肅淸。貴陽二十六日電，蔣委員長電猶國材希與王家烈激勵黔軍，一致堵截，殲滅蕭賀殘匪云。二十八日貴陽電：蕭匪經擊退烏江後，復遭聯軍夾攻痛擊，已化整爲零，潛伏山林，即將崩潰。現王家烈正與各軍會商淸剿蕭賀兩匪計劃。

劉湘將出川謁蔣

成都三十日電，劉湘與張必果三十日晨乘機東飛，各機關首領數十人送行。蔣電何成濬願晤劉湘，地點俟南下後再定。劉在渝住一二日即先飛漢候蔣。成都三十一日電，靈觀，陰陽坪一帶之匪，連日將該縣穀米等件運送通江。匪近派青年婦女，混入官軍，復以强健男女懷炸彈，潛入官軍警戒線，圖暴動。陳鳴謙令所部嚴密封鎖賀匪，並布告准匪部官兵投誠，一概免罪。

東路交涉傳將妥協

東京三十一日電通社電，駐日蘇俄大使優列尼夫於昨日下午二時半至七時間往訪廣田，就該外相於二十二日所提示之收買中東路條件，送致回答文，並從事討論。嗣以時過晚，遂決於今晨十時十五分起，繼續討論。惟俄方回答內容，仍有重述先時主張之感。因之，似尙須再經相當時日之折衝，方能使雙方意見趨於一致。俄方提案要點：㈠俄方當於簽字時，即獲得日政府所保証之「滿洲政府」公債，（關於此點，廣田未予容納）。㈡關於抵償物資繳納期間，定爲兩年；其價格由日俄「滿」三國委員酌定之。㈢關於重行提出財產目錄事，雖不加反對，但各種財產之評價等，則

應於事前討論，且對俄方應行保留之公共建築物，仍堅持其舊日之主張。四關於退職職員津貼，須與中東路退職職員津貼另案辦理。五移交時期，須定爲簽字後一個月內。

莫斯科三十一日電，預料中東路讓渡問題，不久將完全獲得妥協，價格規定日金一萬四千萬元。蘇俄寧願貶價出售，係出於趨向和平之志願云。莫斯科三十一日路透電，此間現料中東鐵路轉讓事，不日可獲完全妥協，聞購價已定爲日金一萬四千萬元。關於轉讓之其他條件，將繼續談判；其最重者，厥爲鐵路如何交讓與購方，並繳付購價之擔保。並聞現已商妥如日本金落至某種價格下，應按金價計算所付之幣值。如新管理局開除蘇俄職員，須在三個月前通知之，並當許其住滿兩月，俾了清私務云。

俄方發表交涉內容

莫斯科三十一日電通社電，莫斯科政府突於本日發表中東路交涉經過情形如下：一關於中東路出讓滿方之價格，已定爲一萬四千萬圓。至此項協定成立遲延之故，則基於對細目條件之意見，未能一致。故引起此種意見對立之責，應完全由日方負之。至若交涉成立之最大障碍，則在日方拒絕對滿方支付予以保障，及簽字後之辦理移交期間。二蘇俄政府雖已於交涉期間內發揮最大之合作精神，而以日方堅持其主張之故，致未獲作最後決定，殊屬憾事。三迄今已獲議妥之點如下：甲．出讓價格定爲一萬四千萬元。乙．其中三分之二用物資抵償，三分之一用現金支付。丙．在應付現金中，須於協定簽字後，立即支付二分之一；其餘二分之一，則可於三年以內陸續支付。丁．關於現金支付，雖規定依據現時之日金行市，但在其跌落時所受之損失，應由滿方予以保障。戊．關於中東路俄方從業員六千人之解雇，應設三個月以內之猶預期間，並更予以兩個月猶預時日。己．俄方從業員因出讓該路退職時，得依路局規約收受退職恤金，或免費乘車至蘇俄國境。四關於車輛所有權，以俄方認爲係屬蘇俄政府之財產而滿方則認爲係屬東路自身之財產，致在俄滿間發生爭執。

日電所傳談判經過

東京一日電通社電，廣田與優列尼夫間之中東路收買談判，於昨晨至下午三時間協議之結果，雖已獲就中東路貸借對照表之再調整，與財產目錄之作成，及其他一二點，意見趨於一致；但未獲妥協之點尚多。故日方以爲有檢討俄方提案之必要。擬即將該提案移交滿方代表討論。並俟至優氏奉到莫斯科政府關於日政府對收買價格保障問題之回訓後，即邀請優氏至官邸，提示日方回答。至昨日討論內容如下：一關於貸借對照表之再調整，俄方已拋棄從來之立場，而表允意。因之，僉主由俄滿雙方選派委員，組織分科委員會，辦理此事。二關於移交期間，因俄方主張於簽字出讓協定時，即將移交事項辦竣，而日方則堅持簽字後一個月說，以致使雙方意見猶未能趨於一致。三關於作成中東路財產目錄及抵償物資之價格，雙方雖贊成組織査定委員會，以防發生爭執；但日方對俄方主張使第三國委員參加辦法，則表示反對。四關於中東路從業員退職津貼支付方法，決於下次會見時由優氏提示具體案。五關於由「滿洲政府」支付收買價格日政府之保障，俄方雖堅持於協定簽字時，即接受相當於收買價格之政府所保障之「滿洲政府」公債的主張，但在對於用物資抵償部分，不給利息一點，則雙方意見一致。

日對僞滿煤油統制

日本對僞滿煤油問題，業經頒布統制律。査其目的不外使各外國石油公司出資在日本各軍事地點廣貯石油，以便戰時供其利用。現英．美．荷蘭三國因將損及自國利益，且違反九國公約第三條文字之精神，已提抗議，其情形堪注意焉。

華盛頓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滿洲政府」決定設立火油專賣制度，已足使英．美．荷蘭國等火油公司感受困難。茲悉尚有一事亦使各公司不安，即日本新頒布之火油統制法規，定各公司須在日本設立火油棧，存貯火油，足敷六個月之需要。此種規定，除引起火油之供給問題以外，尙須使各公司建立存棧，所費不貲。日本政府又保留規定火油價格之權，且隨時有權將全部貯油照當時所定價格付給代價。因此日本可以極低微之價格取得火油。各國外交代表正在東京與日本政府繼續談判，以求取得調和辦法，但英美荷蘭三國之間，目下尙無任何公同行動。

英美荷蘭均提抗議

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僞滿擬實行煤油專賣之消息公布，英．美兩國政府即提出抗議。美政府之抗議聲明專賣將損及美國美孚油公司等之

利益，且違反開放門戶政策及九國公約云。英政府今日由長春英領事及駐東京英大使分別提出抗議，謂專賣實違反九國公約第三條之精神與文字云。倫敦二十九日電，英、美、荷國三國政府爲日本三月二十七日所頒之煤油統制律，頃間提出抗議。謂此律於各該國之油業，頗爲不利。該新律之主要目的爲犧牲外國油公司之利益。而鼓勵日本國內之煉油業。此項統制律將使日本政府能規定售賣之價格，決定每公司每年煤油輸入之額定，迫令各公司擴大蓄油地，幷在日本設立煉油廠。外國油商方面以爲增加此項費用後，於營業之前途，幷無把握云。

日外務省發表談話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外務省對於英、美等國抗議「滿洲國」石油統制一事，以當局談話之形式，於二十六日夜發表意見云：關於「滿洲國」石油統制計劃，英美等國對於日本前曾提出抗議，其內容如下：本年七月二日、七日英美大使，分別以正式覺書，對於「滿洲」石油會社之設立，及「滿洲」國官營之石油專賣實施計劃等，除詢問是否屬實外，並陳述意見。日本外務省乃於八月三日答覆云：㈠所述兩事，原非日本政府所可聞知，惟據最近所得情報，其大要如下：「滿洲國」於二月二十一日根據特別法，設立石油會社，惟未附與獨占權，對於股份之所有者，並無國籍限制之規定。「滿洲國」政府對於石油之統制，正在考慮設定法律。要在將石油販賣，歸政府獨占經營，以期達成統制，故對於石油之製造及輸出入，實無政府獨占之意圖。㈡南滿洲鐵道會社雖對於滿洲石油會社投資，以及該會社之工場，設於關東州內之事實，日方並不認爲有發生抵觸既存條約之問題。㈢日本政府對於日本資本家之「滿洲國」法人之石油會社，阻止其投資。又對於「滿洲國」當局，勸諭其中止實施關於石油之某種統制，實屬不能。一方「滿洲國」政府關於石油之購入及販賣，對於該國內之外國商人利益，頗願予以考慮。故請兩國利害關係者，直接與「滿洲國」折衝。

英倫報紙對日譏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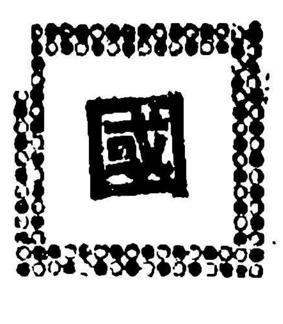
倫敦二十七日電，自由黨報「新聞紀事報」今晨社評稱：日本於答覆英國爲「滿洲國」油業專利事所提出之抗議時，其措詞之傲慢，殆可歎觀止。該報謂：列強馴良的坐視日本之侵略，無異準備以棍棒自己擊背。如日本欲以謙恭態度，指出此種情形，則其對於煤油專利權問題之措詞，實可謂不着一絲痕跡。該文又謂：現時烟草專利說已經開始，其他之專利亦將源源而來，更足以證明日本對於「滿洲國」門戶開放原則之熱心云。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日本政府即將頒佈法律，規定凡外國石油商須先將大批石油存貯日本，方得將石油輸入日本銷售。又石油及石油製品之價，則將由日本政府定一劃一之定價云。英國輿論聞此消息後，咸謂日本政府用意乃在使各外國石油公司出資在日本各軍事地點廣貯石油，以供戰爭之用云。

日在偽滿大築鐵路

大連二十七日新聯電，滿鐵鐵道建設局，將於十二月一日，將坂源線（大坂僚源間，約百六十公里），北清線（北安嶺淸上間，約百四十公里），移交「滿洲國」。以上二鐵道係事變以來所建築者，移交總委任滿鐵鐵路總局經營之。新線總長爲千二百六十公里，建設局在二年間，建築千餘公里鐵路。在世界鐵路史上實屬罕有，其迅速之工作，頗令人驚嘆。其第一次建築工程有敦圖線，百九十公里；拉訥線四十公里；拉賓線二百七十公里；計全部七百公里。其第二次建築工程有圖寧線二百六十公里；天同線六十公里；海克線百九十公里；坂源線百六十公里；北淸線百四十公里計全部五百六十公里。總計一千二百六十公里。

滿煤油公司之內容

長春三十日新聯電，「滿洲國政府」，自前三月以來，爲國內消費起見，以輸入精製外國煤油爲目的，設立半官半民之「滿洲國」煤油公司。該公司業已開始營業，在大連近郊設立工場，主要目的在購入及精製外國重油。公司係「滿洲國」之法人，其內容如下：㈠股分十萬股，出資分配，「滿洲國政府」百萬元，滿鐵二百萬元，日石五十萬元，三井五十萬元，三菱五十萬元，小倉五十萬元。㈡社長橋本圭三郎，專務取締役佐藤義三。該公司之製造能力，約爲滿洲每年需要額三百萬箱之半，即百五十萬箱。





海軍談判繼續進行

日本裁軍提案內容

倫敦二十五日新聯電，日本代表松平•山本已將日本海軍政策向英美兩國陳明，並提出裁軍提案之文件，英美正在研究中。日本提案內容如下：㈠專以保持防禦的軍備為目標，以期實現實質的軍備縮減。㈡對於各國之海軍力劃一共同之最大限度，使各國政府得於其範圍內，各自為滿足其國防安全完整其軍備。㈢以前述原則為基礎，代替現行海軍條約而締結新約。㈣各國政府雖在共同最大限度內，對於自國所必要之艦種得自由保有，惟對於攻擊的武器得廢止或縮減。㈤攻擊的武器之廢止程序，以航空母艦•主力艦•甲級巡洋艦為標準。㈥潛水艦係專為防禦的武器。

英美對日提案態度

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英美兩國對於日本海軍平等之要求，其看法各不相同。美國人士以為日本不達目的不止，故現考慮日本宣告廢止華盛頓海約，則其後果如何。並以為日本必將重行擴張海軍，而不受任何干涉。惟海軍問題如有解決辦法，美國亦絕不願加以阻礙。第美國之意，欲倣英國居先交涉，而英國則靜待美國交涉之結果耳。英國人士評述與此不同，渠等以為日本態度帶幾分威脅性質，如美國持以堅決，則日本之要求或可稍稍讓步。總之，無論英美莫不欲了然於日本計劃之詳細內容，在用盡調和手段以前，不願放棄談判也。

英美代表初步會談

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今晨海軍初步談話。美國首席代表台維斯，美國駐英大使館參贊，及英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會商後，外間傳聞美國代表未能贊成日本所提議修改華盛頓條約各節。今晨會議情形雖極端保守機密，但一般人相信美國代表會向英國閣員堅決表示，謂日本要求修改華盛頓海約，過於急進，斷難容許。至於英國方面態度如何，現尚難以預斷。然一般人以為英國對於日本之融洽態度，將因政治上一新要素而發生若干影響。此新因素為何？即偽滿決定設立火油專賣制度一事是也。此間人士聞悉此事頗為驚異，認為此舉顯然違犯偽滿及日本政府屢經允許九國條約所規定之尊重門戶開放制度，且為對於九國公約之第一次打擊。今於海軍談話進行之際，突然發生此事，則其不能使日本與英美兩國之和諧獲得順利之空氣，自屬當然。

英日代表二次會談

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英日海軍談判，本日經雙方代表兩度會議後，談判情勢雖無變化，而其難關則似有克服之勢。本日上午英日代表繼續討論日本提案之大綱。午後則由日本首席代表山本，英國海軍大臣孟塞爾及專家數人，在小組委員會內續加討論。兩度談話結果，英國似已明瞭日本提案之詳細內容，得從而審查其實際的範圍。按日本代表尚未提出何種具體之要求，故英國得利用日本提案技術方面尚屬含混之時期，預先佈置，俾談話可獲有結果。不然東京政府一旦明白提出具體計劃後，談判勢必受損害也。一般人現正謀在華盛頓條約與日本提案兩者之間，覓一折衷方案，藉以避免海軍軍備競爭，甚至承認將華盛頓條約中五五三之比率改為五五四亦無不可。此種企圖，無大希望，蓋美國方面始終堅持其原來立場。日本方面連海軍比率之原則，亦加拒絕，故英國此種斡旋之企圖，殊少成功之望。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倫敦海軍談話，今僅臻開幕之階段。英美代表昨日會談後，日代表今日與英代表會晤，昨已宣露其提案之主要點。英日海軍專家今日午後會同討論技術詳則，日方所目為海軍侵略的武器，其次序如下：飛機母艦，戰鬥艦，裝八吋口徑砲位之萬噸巡洋艦。更目潛艦僅為防衛的武器，而英國則視此為最危險的侵略武器。討論之第二階段，為英美代表之集議。英國現以討論之進行情形隨時通告法義兩國云。

日本代表陳述立場

倫敦二十六日新聯電，二十六日之第二次英日會談，開會後，即非常緊張。英首相麥克唐納提議，為促進會商進行起見，請日方再進一步

作具體的技術提案。日方表示日本係欲根據決定共同最大限度成立實質的裁軍，國防安全之平等權利原則為基礎，而以締結新條約為其要點。故對於細目一項，苟能與關係國作友好的協議，最好能使其成立和衷協同之實。並對於英國之質問，由山本作明確之答辯。英國質問中最重要者，為日本提案之共同最大限度之一點為若干噸之具體數字。日本本希望低減至在滿足其國防安全感上所必要之水準，因而數字一項，願與各國協議後決定，而避免提出具體的數字。惟日方特別主張在裁軍時，應由航空母艦，主力艦之順序，先由最攻擊的軍備起，按次廢止或裁減。

日海軍建議案內容

倫敦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日本代表團口頭提出之海軍建議，雖未公布，但泰晤士報自稱，可向讀者說明其大略。其言曰：日本代表雖未用書面提出，但吾人已知其將軍艦分為防禦・攻擊兩種。凡航空母艦，裝甲艦，巡洋艦，均屬攻擊艦之列，易言之，即倫敦條約所謂A級軍艦，且備有六吋口徑以上之砲位者是也。東京政府欲以上兩種軍艦分別加以限制，例如屬於攻擊性質之航空母艦，裝甲艦及巡洋艦，各國可保有之艘數及噸數，均應歸於一律，不稍寬假。尤其航空母艦，如能完全廢除，日本並不反對。至防禦性質之軍艦，則包括小噸位之巡洋艦，驅逐艦，與潛水艇。所謂小噸位之巡洋艦，即砲位口徑至多不過六吋者是也。又屬於攻擊性質之三種軍艦，就總噸數加以限制，而屬於防禦性質軍艦之噸數，如何分配，則英・美・日三國得任意決之。此外日本代表團在理論上雖主張該國海軍應與英・美絕對平等。但又表示，東京政府並非在實際上即欲建造與英・美兩國相等之海軍。蓋該國海軍最高額數，當俟必要時始乃建到也云。

美不放棄大艦政策

華盛頓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海軍作戰局長史丹德雷提督本日在海軍紀念會發表演說，謂：美國有遼遠海外之屬地，而海軍根據地不足，故其所需要者為配備大口徑砲之軍艦，以及裝載充分燃料能作長途航行之軍艦。海軍次長亨利羅斯福繼起發言：雖未提及倫敦之海會初步談話，但謂美國絕不放棄其大艦政策云。一般人民以為最近日本代表在倫敦要求縮減攻擊性質之軍艦，史丹德雷提督之言論，即在答復日本之要求云。

美日代表兩次會商

倫敦二十九日新聯電，美國代表部在二十九日午後三時半與英國政府代表正式會談時，對於英國政府之海軍政策，已有協商。然美國首席代表台維斯，在與英國會談前，特通告日本代表部，願聽取日本之新裁軍方案之具體的細目。故日本代表部遂應其請，於二十九日午前決定與美國代表部作第二次之會商。新裁軍方式在第一次會談已通告美國。至具體的細目，亦由松平與台維斯在打高爾夫球時，作相當的說明。故第二次會談，特別對於海軍力保有量共同最大限度，以及艦種問題。由山本代表作技術的說明。出席者與第一次相同。對於日本政府之提案，美國代表部之專門委員，其反對意見相當的强硬。且向本國放送裁軍情形時，謂日本不肯提出具體的數字，係無誠意之證據等等。因而第二次會商，美代表必有相當的嚴厲質問。東京二十九日電通社電，據海軍省方面消息，日海軍為期獲完成非常時國防計，決自明年度起，對聯合艦隊與第二艦隊添設第二航空戰隊。此外並為充實第三艦隊在中國方面之配備，決添設第三水雷戰隊。

日美會談已陷僵局

倫敦二十九日新聯電，二十九日之日・美日會談，日本對於新條約之基礎技術問題，作補充說明。後由美代表台維斯質問，由松平，山本兩代表，互相作答。美國態度，對於現在之比率關係，與其他各點，仍欲維持現行條約，並以各國海軍力作同等之裁減為目標。並更表明維持甲級巡洋艦現狀之態度。特別斯丹德萊提督以下海軍方面之代表，以羅斯福大總統及史旺森長官等為後盾，態度極為强硬。對於日本之共同最大限度之主張，絕不相容。因而會談之局勢，毫無開展。

美代表批評日提案

倫敦二十九日日本新聯電，美・日兩國代表間，繼續折衝，惟雙方意見，頃已至正面的對立。美國代表對外表示，已作露骨的絕對反對日本提議。二十九日午後英・美第一次會談後，美國最高代表對於日方裁軍新提案，作率直之批評：㈠平等之海軍力，並非表示平等之安全感，華府條約係對於關係國，予以相對的均等，及其安全感。英美兩國對此平衡的均勢，及相對的安全無變更之意思。㈡華府條約之變更，當然俱有變更

其並行條約之九國條約及四國條約之義意。㈢如根據日本政府之主張，承認軍備均等原則，則對於小國，亦必予以造艦權，其結果當然誘發造艦競爭。㈣如採用總噸數主義，則必誘發袖珍戰艦之新艦種 。㈤一九三六年後，締結海軍限制之新條約，實毫無希望。㈥新條約不成立時，美國政府雖不能維持從前之海軍力比率，但日本政府亦難與英美兩國整備其均等之海軍力。美代表部之專門委員極願完成造艦競爭，但台維斯未必盲從，故會議前途極難樂觀。惟英國極力希望避免決裂，將設法使此局面打開。

英美意見亦有出入

倫敦二十九日電，本日下午英，美代表在唐寧街開始作第一次正式海軍談話。英方主要代表爲首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海長孟塞爾，海軍大將察特非爾及少將李特爾。美方主要代表爲台維斯，海軍大將史丹德萊，及駐瑞美公使威爾遜氏，並有專家在場。經上週迭次會談後，英，美各代表對日本提議之大綱，均已熟悉。本日將互相參証，就大體言之，日本之提案計分兩端：㈠關於量的提議，主張規定一共同的最高限度，在此總噸額以內，具有大量之自由築艦。㈡關於質的提議，主張對「攻勢」的艦隻，予以嚴厲的限制。英美代表對此項提案，其政治與地理背景，各有不同，而代表團所遭遇之困難，即根據不同的防禦需要，以調停日本所提之共同最高限度建議。又關於質的提議，其困難在決定何種艦隻攻勢的，何種爲防衛的，本週三國間將繼續進行雙方面的討論云。又電，聞就會議時英美，雙方所表示之意見察之，英，美對此問題當然立場不同，需要各異。而對於主力艦之大小，意見尤不盡同。但對於潛艇等數點則雙方意見一致，如華盛頓海軍公約能繼續有效，固英，美所願也。聞雙方皆覺欲求總噸數普遍平等，與國防上各種需要兩事之互相融洽，將極感困難。預料各方面將作歷時頗久之努力，以期獲取一種協定。英，美代表皆以爲須予日本以表明其地位之種種機會，並以爲未可增日政府之困難。各方面之談話，將繼續舉行云。

海談進行極感困難

倫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本日美，日與英，美兩組分別談話之後，一般印象甚爲悲觀。日本方面所提之海軍平等及限制總噸數兩原則，如不爲英，美兩國所承認，則日本以此兩原則爲名義而所擬之噸數限制，即不願就技術上加以詳細說明。但日代表僅提出要求原則，而未說明具體內容之時，美代表雖不能承認，亦決定維持保留態度。現在談話情形極感困難，故本日英國從中斡旋，亦不過著重在勸告美國繼續談判而已。英美兩國代表本日下午曾舉行會晤，交換意見。美代表反對日本要求之意，舉句英國代表全盤說明之。英國本身與日本究竟如何能得到妥協，殊不難於推測也。

各國積極建戰鬥艦

倫敦三十日電，英，美，日三國一致宣布，稱無畏戰艦爲海軍之骨幹。故英國所提建議，欲按照較小的根據，以限制艦隻噸位，現已確遭否決。結果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戰鬥艦休築期滿後，英國需分年重新建築戰鬥艦十五艘。其經費需英金九千萬鎊。頃聞其他各國正熱烈進行建築戰鬥艦。又英國空軍擴充四十一隊之新計畫，須要增加後備人員三百名云。巴黎二十五日電，報載意大利決定建造三萬五千噸戰艦二艘，法國海軍方面刻正研究計畫，建造三萬噸之巡洋艦三艘。

齋藤抵美發表海談

華盛頓三十日新聯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於三十日午前偕眷抵此。午後接見新聞記者，發表日本政府決要求與世界最强之海軍國勢力均等。大要如下：日本政府與任何國家，均要求其均等地位，海軍力亦然。具體言之，日本國民勿論如何，非要求與美英之戰鬥力同等不可。日本國民實無攪亂世界現狀之意。惟要求此後數年間，將攻擊的艦船漸次廢止，使英美兩國之海軍力，與日本相等。日本代表在倫敦所主張者，爲日本全國民不動之信念。惟攻擊的兵力之裁減期間與其限度，此時不能明言。海軍預備會商，及一九三五之海軍正式會議，不相信其能失敗。日本國民始終確信其必能作友好的解決。但縱使會議失敗，日本國民若以建艦競爭而進行到底，則全國國民，必能舉國一致而支持政府之建艦計劃。

美海部正添築軍艦

華盛頓三十一日電，海軍部頃正計劃，不問倫敦海軍談判結果如何 ，向下屆議會中請求撥款，添建軍艦四十二艘。據海長史旺森氏今日談稱：美方需要此項艦隻，方能將海軍力量提高至條約限度云。

日爲體面爭總噸數

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 ，英美日之倫敦海軍談話，因日本海軍平等之要求，現處於驚濤駭浪中。三國外交家皆勉力欲得可以進行談說之基礎。但據負責美方消息，今日美．日代表集議兩小時，未能使關於日本提案之討論稍有進步。會議時曾討論日本總噸數之理想，及其對於自衛與攻人利器之見解。但美代表終未能贊同日方山本等所陳述之意見。同時又討論日本所要求安全平等及共同高限度之意義。日方謂彼等未有建造軍艦直達共同高限度之意。彼等之所以要求平等者，縱非全爲體面問題，然亦大半爲體面問題云。日方所稱日本島國在太平洋中未與英．美同處平等地位一說，美方殊不以爲然，蓋以爲海軍力之强弱，視國家需要而定也。

日美意見絕不相同

倫敦三十一日哈瓦斯電，本日下午美，日代表團重行談判二小時之久，結果仍少進步。美國代表努力促使日本代表說明日本要求之理由，及其實在之範圍。但山本始終要求先承認原則，對日本政府所訓令之總噸數究爲幾何，終不肯吐露一字。美代表不得已，乃仍就日本所提之各種原則從事討論。雙方對於山本所言海軍平等以策安全一層，辯論甚久。日本主張海軍應絕對平等，美國則謂只能相對平等。即日本代表以爲各國海軍數量必須絕對相等，而後海軍平等以策安全之原則，始能實現。美方則堅謂保衛用之海軍力量只須與其地理上需要相適應，即可達到此種目的。關於此層，美國代表以爲華府海約所定之五五三比率，用以保衛日本海軍勢力所及之各海洋，綽有餘裕。至是日本代表乃提出渠等所最注重之問題，即日本在亞洲之國威是也。日本代表又謂：各國海軍平等一層，日本並不求其在事實上實現，不過以在法理上須予以承認耳 。如認日本爲一等强國，勢不能不於法理上承認其海軍與各國平等，關於此層，辯論無結果。美，日代表乃開始討論攻擊軍備與防禦軍備之分別限制問題。關於此點，雙方意見亦絕對不能相容。第一，美國代表不承認攻擊與防禦軍器有實在區別。第二，美國以爲軍艦中唯一有攻擊性質者爲潛水艇，而日本反視爲專事防禦之軍艦。因此，本日談話遂無任何結果。惟海會初步談話似將繼續進行，因英首相麥克唐納已訪日本代表松平及首席專門委員山本等，至乞甚爾別墅渡星期例假。對美國代表團亦將發同樣請柬，惟其日期則在十一月十七日。由此可見英國晤面之用意，係欲挽美，日兩國代表使延長留英時間，俾得從容考慮。

法國政黨一致休戰

法國自急進社會黨對總理杜美格之改革憲法提案表示反對後，政府地位，一時岌岌可危。所幸急進社會黨領袖赫里歐高視遠矚，以國家對內對外之安全爲前提，力勸黨員休戰，顧全大局。衆亦一致接受，於是甚囂塵上之政潮，得告平安。其經過如次：

急進黨反對杜美格

南台二十五日路透電，法政府之地位，今岌岌可危，因國會唯一最有勢力之急進社會黨，現反對總理杜美格之改革憲法提案。該黨今日在此召集大會，通過攻擊杜氏建議之決議案 。預料黨魁赫里歐星期六之演說，將決定該黨大會之態度。惟多數黨員現覺如杜美格之政府一旦破裂，則該黨亦將減損光餘，而必繼之以政治與社會之擾攘。就現勢觀之，該黨將委託黨中諸領袖商勸杜美格修改其建議。至於杜氏如果遭急進社會黨之反對，則可有權不待參院之允可而解散國會云。又電，急進社會黨爲憲政改革問題，在此間舉行會議。該黨首領不管部閣員赫里歐到場時，激起騷動，由前總理參議員蕭丹主席，蕭丹致開會詞：謂憲政改革於共和前途全國政治前途關係重大。大會旋聆取關於憲政改革之報告書。大會會組織分委員會，草擬關於憲政改革之決議案。此項委員會經赫里歐要求，延至明日再行開會。赫里歐之意，蓋欲先向內政委員會有所陳述也。赫里歐發言之後，大會延至明日上午十一時開會。又電，關於憲政改革案，大約能成立折衷方案。傍晚時，有人謂急進黨方面已提出一種計畫，允許總統於若干條件之下，取得內閣同意，解散衆院。但如不具備此項條件時，則參院同意仍爲必要云。

人民裁決兩院衝突

法國南台城二十六日哈瓦斯電，急進社會黨衆議院台爾博斯提出動議案 。內稱兩院彼此之間，發生嚴重衝突，或內閣與衆院發生嚴重衝

突時，惟人民有權裁判其曲直云。此案頃爲急進社會黨大會所通過。該會主張於憲法草案規定政府與國會衝突時，人民只就雙方所爭之問題，投票表決之，藉以保持人民主權之威嚴云。又電，急進社會黨大會預備之決議案中，有一段謂凡屬改革案，以穩定內閣而使政治運用得宜爲目的者，本大會均贊成之。惟各種辦法，日後有增加個人權力，以防害共和政制之旨由者，則不能承認云。此段全體缺四票通過之。

政黨休戰一致接受

南台二十七日路透電，法內閣因急進社會黨不滿意總理杜美格對憲政改革之提案　，以致搖動。今此種悼慮，業已銷除。今日急進社會黨在南台開大會時，其領袖赫里歐演說，力勸黨員維持政黨之休戰。赫氏於說明大局情勢後，聲稱余僅再有一言奉告，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乃薩爾公民投票之期也。赫氏所發之警告，功效立見。演說既畢，大會即全場一致決議維持政黨休戰。按現政府即依此條件而成立者也。但大會又決議命急進社會黨之閣員與總理商榷折衷辦法云。

赫里歐發表宣言

巴黎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內閣會議定於明晨開會，討論修改關於財政之法律命令。大約開會之前，杜美格總理將與不管部閣員赫里歐先行討論南台城急進黨大會結果，與憲政改革問題。聖誕節之前，將重開內閣會議，然後再舉行國務會議。法國里昂二十九日哈瓦斯電，里昂市長不管部閣員赫里歐，向哈瓦斯社發表宣言，謂：急進社會黨近日在南台城舉行之大會，意義至爲高尚，而本黨之明哲，亦於大會結果可以見之。又謂：方今國內．外時局至爲困難，余深信爲法國利益起見，大衆務當以政黨休戰之觀念爲前提，而自甘退讓，一如本黨所爲。大衆若不棄，則敢以此爲請云。

暹羅政局不安情勢

暹王前因不允批准國會近頃通過之刑律修改案，表示消極，隱居英倫，因之引起國內擁王及反王兩派之爭執。現在暹國政局非常混沌，倫敦方面一度盛傳暹羅革命，玆將本周情形誌次：

倫敦方面傳暹革命

倫敦二十八日電，暹羅情況不明，昨日倫敦與曼谷之電報已斷，倫敦謠傳業已發出革命。新加坡消息謂曼谷已嚴厲檢查新聞，暹羅軍隊已分爲擁王及反王兩派，擁王派將勸告暹王撤回遜位主張　，攝政團業已成立，以王室一青年代理國王，雖暹人內心忠於君主，但宣告成立共和頗有可能云。

暹王偕后逍遙海外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暹王偕后隱居英國克蘭萊之諸爾公園，玆對其政府露遜位之志，據王之私人秘書今日語路透訪員：現王尚未簽定遜位之文件。按暹羅國會近通過一法案，修改刑律中凡判處罪犯死刑，或終身徒刑須由國王准可之規定。王不允批准該案，必須先徵求國民之意見，但國會不從王之要求，於是王覺其不復能保衛國民之權利與自由，在位無益，故遂有遜位之意。圍蘭萊王之廟所，今日有警察嚴加防衛。按暹王所以拒絕批准該法案者因國會並非爲國民之完全代表　，其半數議員乃由首相巴荷爾委派。故暹王以爲此種新律，應交國民投票公決。暹王因患目疾，本年八月間曾在倫敦經醫施用手術，去其左目翳障，現因右目亦有翳障，不日將施第二次之手術。王於一九二五年踐阼，現年四十一，甚得民心。暹羅政體本爲獨裁制，一九三二年六月，暹王遊於海外時，國內發出革命，要求民治。暹王鑒於世界之潮流，遂下詔實施君主立憲制，革命風潮乃告寧靜。但在舊朝佔高位之軍人，多不滿意於民治。去年六月陸軍總司令巴荷爾將軍，藉清除赤化爲名，推倒政府，而自組政府，獨攬大權。同時前國防大臣波伐拉台親王等，率衆起抗巴氏，致暹羅陷於內戰之中，歷兩星期之久。暹王不欲爲任何黨派挾制，出亡馬來邊界之重地拉，至十二月始同京召集新國會云。

暹王遜位眞相莫明

曼谷二十八日電，據此地政府方面所知，暹王實際尚未遜位。彼等謂暹王與政府間僅交換政府與議會關於憲法問題之意見，據稱現時尚無衝動消息之因素云。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暹王現仍待暹政府對其遜位表示有何反響之消息。據曼谷消息：暹政府曾終日集議，討論此事，就現勢觀之，或將舉王室中之青年繼位爲王，或將派閣員一人乘飛機至倫敦敦勸王打銷遜位之議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十月廿六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止

（東雷）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蔣入協和醫院檢驗身體。

▲剿匪軍克復寧都縣城。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王寵惠到平。

▲林主席由滬赴甬。

▲居正到滬視察各法院。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林主席到甬。

▲于學忠由漢到平。

▲劉峙自汴赴平。

▲蒲伯英李石岑逝世。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林主席自甬返滬。

▲蔣在協和醫院召見蕭振瀛，令赴察宣慰。

▲孔祥熙由滬返京。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二

▲府令，特任劉文島爲駐義特命全權大使。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蔣出協和醫院。

▲中政會通過補訂彈劾案件辦法三條。（原文見本期論評選輯）

▲河北省行政會議閉幕。

十一月一日 星期四

▲剿匪軍克復長汀。

▲全國考銓會議在京開幕。

▲導淮入海工程，今晨在清江浦楊莊鎮開工，行破土禮，工夫十六萬人。

▲華北戰區清理委員會成立。

論評選輯

五全代會延期以後

預定十一月十二日開會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經本月二十五日中常會採納蔣委員長二十三日來電，轉據剿匪前線各將領中之中央委員等建議，通過展期開會。本報聞訊之日，曾爲短評，表示贊成，今請再爲更詳細之檢討。

查此次代會展期，有軍事的與政治的兩種主因。軍事理由，備詳蔣委員長之一電，當然極堪重視；政治理由，則西南重要將領感於粤港一部分長衫同志之獨標異議，深慮茲會召集，轉滋紛擾，爰主展緩，以待疏解，其意在於維持大局，殊有傾聽價值，故今茲展期開會，實出中央委曲顧全之意，苦心灼然可見。吾人平時持論，以爲中國今日急務固在應付國難，而其先決問題，一在削平匪亂，維護統一，以謀秩序之恢復，便利國力之養成；一在改良政治，進於清明，以求建設之有效，振起人民之信仰。本此理由，一方面反對毀滅國家元氣之匪禍，與分裂國家統一之黨爭；一方面又絕對主張改造政治，不願維持現狀，因循懈弛。今五全代會展期，不過能使剿匪軍事，不致因任職中央委員之重要將領離軍赴會而受影響，至於政治方面則複雜情形，依然存在，彼存心不相合作者，決不因全代會展期而幡然拋棄成見。試觀王寵惠氏僕僕風塵，滿口調和論調，而香港發出之宣傳則針對王氏表示，惟恐此自命和平使者之談話，或邀公衆逾量之信用，實則公衆於此，理解甚明，本不致對王氏奔走，評價過高也。抑今日之事，民衆之希望政治改良，至爲迫切，政府能否獲得人民愛戴，終視其所以自處者爲如何。苟其本身勵精圖治，廉潔有爲，縱有一部分永懷成見遇事反對之人物，將無以搖動世人之信心，脫曰不然，則即使事事曲徇反對者之主張，其能否卒邀對方之諒解，固不可知，而人心離喪之禍，勢且更甚於少數人之黨訌，是以吾人認爲五全代會之展期，在政治上不得作苟安現狀維持不動之義解，毋寧在延期開會以後之今日，更應藉此人民對於當軸委曲求全的苦心表示熱烈的同情之機會，銳意刷新政治，急進整頓，以求契合於國民迫切望治之心理，此一要點，當軸者不可不認清也。

夫國民今日所期望於政府者，至極簡單，一言以蔽之曰：政治潔淨化與法律化而已！本來官吏廉潔，政令合法，乃政治之起碼的性質。中國革命數十年，國人至今猶在求此起碼貨的政治，實爲國家民族之恥辱。如並此終不可得，恐人心國防之崩潰，必且席捲全國以俱去，尚有何應付國難之可言？此憂時之士所爲惴惴憂懼者也。抑吾人對於近年中央政軍當軸個人之爲國努力，心神交瘁，向極敬仰，而觀於鐵道部之整飭路政，教育部之力振學風，內政部之講求效率，交通部之擴充郵電，與夫南昌行營直轄下各省最近之綜覈名實，苦心改進等，尤決不願抹殺當局之熱心毅力；所惜者就全體檢討，依然法起碼政治之標準尚遠。易言之，貪污溺職之風，未盡革除，違法亂紀之事，所在多有，大法而小不能廉，上行而下不能效，最高當局用力多而成功少，實吾民所抱憾無已者也。如此清明之治，渺不可期，而法律失驗，爲害尤鉅，試觀訓政約法所許之人民權利自

由，至今留得幾許？此無怪人民對憲法問題，久而愈冷。今五全代會展期，頒布憲法更須擱起，顧決不問公衆有所注意，殆爲民衆對法律完全失卻信仰之明徵，此實國家建設之大危機，蓋法律無力，則人民權益，社會安全，永無保障，將何恃以促進政治於清明，養成强健的國力？此又吾人所願喚起政府與國民之注意者也。

不特此也，最近司法行政部之改隸，繼之以該部內部之改組，益足令公衆對於司法前途，懷抱疑慮，蓋中國司法，雖效率不良，然而除在短期間曾受政治惡影響外，大體猶不失爲獨立機關，今如並此些微之特質，亦復難保，則人民對法律權威，殆將更形漠視，此誠喁喁望治之國民所不忍見者，尤望當軸今後，默察人心趨向，審核政治需要，袪冗闒，懲貪污，重綱紀之威嚴，保法權之獨立，凡可以淨化政界保障人民者，積極實施，無取因循，則人心歸往，政權鞏固，任何反對勢力，亦不足以搖撼大局。如不此之圖，以展開五全代會爲苟安一時之手段，則反對之聲，終不可遏，安定之局，終不可得，理則然也，幸當局其善圖之。

（錄十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國際通貨戰之激化傾向

隱於裁減軍備的美名下之國際擴張軍備競爭及隱於安定國際通貨的美名下之國際通貨戰爭，二者同爲四五年以來所謂集團經濟政策之必然的反映，亦即同爲世界經濟恐慌之必然的歸結。然二者在中國輿論界之運命卻不相同：前者雖被多數世人重視，而後者則否（除最近因美國白銀國有政策打擊中國工商農業而曾暫時被識者注意外）——此憾事也。蓋依吾人觀之，中國今日之最大問題，不在內而在外，尤其在因國際擴張軍備問題而來之如何在政治上應付國際危機，在軍事上抵抗外來暴力問題及因國際通貨戰爭而來之如何抵制外來的經濟侵略問題，如不探明國際通貨戰之實相，則將無以解決第二問題也。關於如何抵制外來的經濟侵略問題，吾人曾屢有論評，今願趁國際通貨戰激化之機，一探此問題之本源，即現階段上國際通貨戰之歷史，現狀及其原因並影響。

現階段上之國際通貨戰，起於世界經濟恐慌之第二年即一九三零年，迄今已四年有餘。如以其所採之形式言之，則可謂已經過六個段落：（一）爲一九三零年所謂歐洲金融恐慌時期之英法美德各國間之通貨戰，其形式爲收回短期信用投資，藉以打擊對方國之幣制，使現金流入本國。（二）爲一九三一年由英國開始，由日本及其他國繼起之通貨戰，其形式在大體上爲一方面限制現金出口一方面貶低本國貨幣之對外價値，藉以獎勵本國商品出口並阻止外國商品入口，而獲得並保持現金。（三）爲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國間尤其各小國間之通貨戰，其形式爲一方面或限制現金出口或不限制現金出口，一方面或適用所謂商品輸入定額配分制或適用特定的物物交換制，藉以保持現金並阻止外貨入口。（四）爲自一九三二年開始，一九三三年在歐洲盛行之各用金國間或各用金國對貨幣貶價國間之通貨戰，其形式爲實行所謂匯兌交換制(Exchange Clearing System)，使締約國雙方貿易上之收支必通過各該國之中央銀行在對方國中央銀行所存入之特定存款計算，藉以平衡兩國間之貿易亦即阻止兩國間貨幣之出口。（五）爲一九三三年美國羅斯福政構下之對各國通貨戰，其形式爲一方面貶低本國通貨對外價値，一方面使現金全部集中於中央銀行，藉以一面達增加輸出阻止輸入之目的，一面穩定貨幣之價格而長遠的保持本國人所有之巨額現金（此爲與日英等所保現金不多之國相異之點，亦即與（二）相異之點）。

在最近數月間，國際通貨戰已入於（六）的段落，此段落或可謂國際通貨戰之混戰激化的段落——其形式幾於無奇不有，其範圍幾於包括除蘇聯外，連中國在內之一切國家於其中的段落。更具體言之，在此段落內，國際通貨戰之主體顯然已集合而爲四大集團；第一爲美金集團，除用美金貶價及現金集中外，並用白銀國有政策及更大的金貶價政策（注意美國最近

發生之美金再貶價論)，藉此打擊連中國在內之一切非美金集團國，保持現金並集中白銀於美國——其間雖有實行金鎊及美金協定之傳說，然只係傳說。第二爲用金集團，除用前述商品入口定額配分制或匯兌交換制外，並組織金本位國代表委員會，共同維持金本位，且約定在全集團間增加相互貿易額，藉以一面保持現金，一面解除用金國在對外貿易上因幣價過高而來之出口困難。第三爲金鎊集團，除繼續用金鎊貶價之方法外，並大規模的利用外匯平衡基金，操縱金鎊對美金，對法郎，對日圓之價格（馬賽慘案後金鎊之漲自是一時的例外），且在加拿大之孟特里設白銀交易所，藉以謀對外貿易上之便利而保持現金及白銀。第四爲日圓集團，除繼續日金貶價政策（據日人大島堅造之研究，日金對未貶價之金鎊及美金，貶價約百分之六十五，對已貶價之金鎊及美金，至今猶貶價約百分之四十）外，並籌備統制日僞貨幣或行日僞貨幣同盟，藉以免現金流出及銀漲之打擊。

如此激化之國際通貨戰果何爲而來？其影響又將如何？國際通貨戰之激化原因，觀上述種種事實，已可想見，綜而言之，總不外乎第一在政治上欲保持現金銀以備戰事暴發並以對外鞏固國際政治地位對內便於軍備之擴張（因擴軍須有財力，而現金銀充分則財政上可多想辦法），第二在經濟上使對外貿易變爲順調，而藉以暫時部分的解決恐慌而已。至於國際通貨戰激化之影響，則由其原因以觀，更不待多言，亦不外乎對內犧牲小產者及無產者之利益以鞏固巨大工商業之地位，對外打擊鄰國尤其弱小落後的國家，以達損人利己之目的而已。然則其對於中國之影響如何？在目前之中國，因經濟落後國際政治地位不強，在經濟及政治兩方面，俱難於有效的實行防禦的通貨戰之故，所受影響當然更大，在美國實行白銀政策之後，中國已感受影響不小，如日人所籌劃之日僞貨幣統制竟見諸實行，則中國所受影響當更有不堪設想者！於此吾人願國人勿忽視國際通貨戰而速謀自衛的方法，並切願政府諸公於決定對付方法時，如本報本月二十四日社評所述，愼重將事，勿因一時的方便而舉棋不定也。

◇　◇　◇　◇　◇　◇　◇

全國考銓會議今日開會

（錄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國民政府考試院爲推行考選銓敘制度，徵集各方意見，特召集全國考銓會議，原定今年九月一日起在京開會，後展至十一月一日。與考銓有關之各中央機關，各省市政府以及各國立大學均被邀派代表參加。此外考試院並得聘專家十人加入討論。現在正當國人要求提高行政效率，學校畢業生苦無事做之際，考試院召集玆會，商討促進文官制度辦法，這種精神殊堪贊揚。我們現在藉機願對國人一言文官制度在現代政府中的重要。

在歐美民選政府之下，高級官吏時因選舉結果而有變換。每屆選舉得勝的政治領袖，往往自己援用私人。因之弊端叢生。在英國「薦引」方法曾極流行；在美國便演出「分贓制度」。美國葛非爾德總統於一八八一年竟因不善位置私黨被刺。所以吏治成爲當時最大問題。英國在一八七零年仿效東印度公司的辦法，起始以「公開競爭考試」爲任用公務員的方法。其後各國羣起仿效，並且採用代議政治不見能運用成功的，在這方面却大都收到了好果。

文官制度現在並且成了整個政治機構中最基礎的部份。一切日常行政事務全由事務官員執行。政務領袖將大策決定之後，其餘可不必過問。所以有的政論家曾說政治首領『統』(reign)而事務官員『治』(govern)。英名教授黎爾在『英國政治』一書中，第一先講文官制度（他甚至以爲英國事務官足以影響國會立法，『胥吏』權柄漸嫌過大，應加以制止），然後方論其他機關。實在的，在現代政治問題變化無常，政潮起伏不一，政治領袖去留無定的時候，事務官的地位是必需穩固的。因爲事務官如亦隨政務官去留無定，則整個政象必致大亂 。換言之，如政務官隨民衆情調而變易，是現代必需的條件，那末，事務官之不受政潮所左右，也是現代政治

必需的條件。文官制度譬如吾人的生理機構，不待大腦發有意識的命令，即可依常理進行呼吸，消化，走動等本能的或習慣的功用。所以我們甚至不妨說事務官比政務官還更重要。如同一個人有時可以完全不用思想即可過活，政府也時常可以在無政治領袖之下，進行一切政務。反之，如祇有政務官而無事務官，則必一事也處理不了。

中國近幾十年來，幾乎完全將力量放在政務方面，如同採怎樣的政制，設甚樣的府院等大的問題上面；而很少有功夫注意到培植事務人才，確立文官制度，企圖築造起這最基本的機構。這是很大的錯誤。今後我們非將注意力轉到文官制度上來不可！

國人對考試院每有虛設之譏。殊不知考試院之未能積極活動，其原因還在國民對牠沒有積極的要求。比如我們若全國一致拚命要求厲行文官考試，正如同在二三十年前拚命要求立憲，或拚命要求民主政體一樣，我們敢說，文官制度決用不着大流血便可以樹立起來的！所以國民如根本不明白這種制度如何重要，而更沒有樹立這種制度的要求，考銓制度自然不會建樹得起。

中國歷來的吏治便成為極大問題。事務完全由胥吏包辦，形成官與民間之不可閃避的中間人。再加以政務官援引許多親朋鄉黨，上下勾串，自然便鬧到無官不貪，有吏皆汚的地步。文官制度如能嚴格採用，我們敢說，吏治大部立可肅清！同時，無數青年受了適當教育，有適當能力，而得不到職業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政府機關是容納人才的主要機關。據統計，英法德各國所僱用公務人員全在一百五十萬人左右。中國政府機關共有多大的容量，我們尚無法確知，不過我們若果能舉行大甄別，肅黜倖進尸位者流而去，則現在受高級教育的人們的職業問題定可解決泰半。並且祇有使這般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充分給予歷練機會之後，才可以講行政效率，才可以講商業式的敏捷，科學式的準確。

最後，現在考銓機關的組織究竟是否適宜，我們還待研討。考試院本承襲我國舊日衡文掄才的精神，銓敍部則遠之蟬脫自於吏部，近之承接舊北京政府的銓敍局，而職權行使的內容却不盡相同。我們以為目下第一要件，還是要政府確立文官制度，進退以法，黜陟有定，然後考試銓選，方有根據。歐美的民治和專政誠然不容易完全抄襲，文官制度却因為較近機械性比較容易採用。所以我們希望此次全國考銓會議能把文官制度要求政府嚴格實施起來，便算中國政治上一大進步。

總之，這次考銓會議的重要性很大。我們極願國人，輿論界，各大學代表，和職業運動團體，一致贊助和督促考試院當局鼓起勇氣來，推行考銓制度，樹下政治系統的最根本的基石！

◆　◆　◆　◆　◆　◆　◆

中政會重訂彈劾案辦法

（錄十一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今日中國最切要之事，為政局安定，努力剷匪，凡契合於此者，國民胥不辭贊助之。上月二十五日中常會之決議五全代會延期與三十一日中政會之重行決議補訂彈劾案件辦法，皆具有安定政局之極大作用，同為國人之所歡迎。五全代會展期事，本報日前業有論列，彈劾案問題，則為數月來中央政界之一大懸案，在短期間內，當局諱言而報界忌避，故一般人或尚不明其重要性。今值事過境遷，中央重加規定，不啻使此項懸案得一妥善之歸宿，吾人為對公衆履行忠實報告之責任計，竊願有所申敍焉。

案上述彈劾案件問題，發動於監察院對鐵道部長顧孟餘之彈劾案。當六月中旬監察院委員劉侯武提劾「顧孟餘喪失國權，違反國法，損害國益，瀆職營私」一案，經楊天驥李正樂劉莪青之審查，由院長于右任氏呈請國府移付懲戒。此案經監察院發表後，官方認為關係重要，禁止全國報紙刊載，故最初為社會一般所不知，及顧部長憤然於彈劾案之事實不符，特於七月一日發表長篇談話，聲明滬杭甬鐵路購料合同簽訂經過，附帶發表監

察院彈劾案原文，並請「劉侯武不但昏瞶糊塗，不察事實，且又造此毫無根據之謠言，全以毀壞他人名譽爲事，但使國家有常法，社會有良俗，此種謠言一出諸私人之口，已構成毀謗之罪，今以監察院之尊嚴，其行使職權，提出彈章，公開發表者，乃爲文明國家法律之所戒，風俗之所不許」云云，案情至是始行公開○顧孟餘上項談話發表後，監察院方面一時頗起反感，於是而有若干監委對顧氏談話之辯正，而顧氏復有離京赴滬，轉道北行之舉，外間至傳其意欲辭職，同時又有劉侯武廣所發現附有手槍子彈的恫嚇信之事實，其後則有中政會關於彈劾案件補訂辦法之決議，刺激復刺激，問題性質，蓋不免逸出理智而進於感情作用矣○及七月十六日十九日中政會常委之汪行政院長先後在上海南京發表談話，告誡監委○十九日談話中有曰「今日尚爲訓政時期，一切權力集中於黨，無有一機關能獨立於黨外，不聽從黨之指揮監督者○監委雖有保障法，但若爲黨員，則黨之紀律制裁，固仍可加諸其身，尚望鄭重發言爲要」云云，政界中人聞此，爲之悚然○當是時也，監察院長于右任氏正因舊疾在滬就醫，並擬遄返陝西，參加武功農林專校開學典禮，恰値政論雜興之會，至傳于氏浩然有歸志○其後于氏過京返陝，汪院長則適有牯嶺之行，九月間于由陝過京回滬之日，又値汪由滬返京，京滬道上，巧相交錯，傳者益多揣測，而不知兩賢皆黨國重鎭，固斷斷不致爲此尹邢避面之無聊舉動也○迨上月初旬政務官懲戒委員會發表「顧孟餘應不受懲戒」，此在該會爲依法裁決，並無可議，而監院方面似又感受若干衝動，且甚至有監委醞釀總辭職之謠諑，幸于院長始終持重，顧全大局，其本人五閱月來對於此案從未發表一言，於監委之感情，且復從中多方緩和○汪院長以次中樞要人等，有鑑於顧案已了，事實已明，經縝密考慮之結果，乃有前日中政會議就彈劾案件補訂辦法舊案重加補正之舉，卒得圓滿之結果，而政治上一時成爲波瀾之問題，至此亦遂根本消解○吾人基於切望政局安定，各方眞誠團結之意志，對汪于二氏之態度及前日中政會之決議，表示欣慰與贊許，尤以理智終能剋制感情爲深幸！至此次中政會決議案中規定「彈劾案移付懲戒之後，應由受理機關將彈劾文與被彈劾人之申辯書同時發表○」則爲吾人夙昔之所主張，本於雙方機會均等之原則，其爲合理，又無待贅言也○玆附錄中政會兩度決議案如次，以便讀者之參閱○

七月十一日第四一六次中政會議決議：「常務委員提議關於彈劾案件擬請補訂辦法如次，（一）監察院彈劾案原文與被彈劾人申辯書及一切有關於該案之內容消息，非經受理之機關決定公布以前，概不得披露，（二）凡經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之政務官經懲戒機關決定處分後，中央政治會議認爲必要時得覆核之，（三）關於國策及有關中國在國際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經中央政治會議之核定，不得披露○」

十月三十一日第四三一次中政會議決議：「關於第四一六次會議補訂彈劾案件辦法重行決議如下，（一）彈劾案移付懲戒之後，應由受理機關將彈劾文與被彈劾人之申辯書同時發表，交立法院修正彈劾法及公務員懲戒法，（二）凡經中央政治會議任命之政務官被付懲戒時，其懲戒之決定書應呈報中央政治會議，（三）關於國策及有關中國在國際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經中央政治會議核定不得披露一節，本年六月已有辦法，不必重複規定○」

◇　◇　◇　◇　◇　◇

金融界危機之觀察

（錄十一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十月以還，中國金融界之險象層出不窮：最初有上海五華銀行與天津義聚，義發，泰豐，義生，恒裕銀號之倒閉，繼有上海中國興業銀行之整理與天津同康銀號之擱淺，最近復有上海中國實業銀行與天津大中銀行之擠兌風潮，據昨日報載，浙江嘉興商業銀行，又以倒閉聞矣○現距年關日近，金融季節吃緊，將來難免不無其他銀行銀號繼之有同樣事實發生；回

顧已往，瞻念來茲，對於此險象之來源，殊有討求之價值也。

說者謂險象之生有以下三因：(一)資本不充實也。如中國興業銀行，成立於民國十六年三月，由財部註冊爲有限公司性質。實收資本不過一百五十五萬八千九百元，而營業種類則有存欵，貸欵，貼現，各國匯兌，生金銀買賣，以及其他銀行業務等項，現金缺乏，何能支持。(二)政府徵收白銀出口稅也。緣政府徵收白銀出口稅之結果，致滬標金一再狂漲，外匯奇縮，足金連帶感受影響。錢業中人以爲將破一百元大關，紛紛抛空，詎料銀子出口，突然徵稅，金價漲勢，致無法遏止。既不能吸進抵補，只好宣告清理。(三)作公債或地產之投機也。據中國銀行十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都市資金，咸投於政府公債……其利息恒在一分五厘以上。……與上述證券投資相埒者，則爲上海之地產投資。……五年之內，上海房屋地產價值總額之增加數目，達二十萬萬兩，而去年一年所增，占其半數……」。所謂保證準備金，大部分均爲公債票，一遇擠兌，安得不倒乎！

然據吾人觀察，上述三種原因，對於月來金融界之險象，雖不無相當影響，但終非眞正之原因也。試問資本同一不充實，公債地產投機同一踴躍，何以倒閉擠兌之風潮，不發生於以前，獨見於今日耶？眞正之原因，由於美國最近收買白銀，致集中都市之現金，進而集中外洋，發生通貨膨脹現象。銀行銀號存底減少，社會信用動搖，而倒閉擠兌遂不可免矣。請申言之。

中國乃一長期入超之國家，所有內地消費，有時甚至糧食，幾無不來自上海，天津，香港等大商埠。抵補之法，惟有土產與信用。因年來天災頻仍，人禍屢見，農不能安於野，工不能安於市，土產固無，信用亦少，於此只有輦現金於此數大商埠。其次鄉村破產，「匪區」擴大，稍有資產者，其游資俱由鄉而鎮而都邑，漸次集於上述各大埠。查上海存銀實數，二十年份終爲二五一．〇七二．〇〇〇元，二十一年份終爲四三八．三三九．〇〇〇元，二十二年份終爲五〇八．二三〇．〇〇〇元。其中半數，握於外商銀行之手。查彼所占百分額，二十一年終爲百分之四二．二二；二十二年五月間，增至四二．八一；同年十二月底，更增至五〇．三五。此集中上海外國銀行金庫之現金，與移存紐約，倫敦，大阪金庫者無異。自美國實行白銀國有政策後，銀價高漲，而中國一般投機商人，復推波助瀾，將大埠庫存，輦送外洋求售。八月份，形勢特別嚴重，據統計，內地各口岸運出白銀共爲二二．三八五．〇〇〇元，與輸入相較，出超爲一四七．五二二．〇〇〇元；若與八月前七個月以及後一個月合算，出超總數竟達一萬萬三千萬元之多。 夫白銀乃通貨之準備金也。 前因公債地產投機，……此準備金已經缺乏，現復有大量之輸出，更如何支持！於是銀行銀號之信用動搖，而擠兌不可免矣。大銀行有組織，尚能對付，其小者不得不相繼倒閉矣。

最後，金融事業，爲社會經濟之原動力，社會之一切經濟需要，齊取給於是。倘發生動搖，不但金融界本身，直接受其影響，並將如滬商會等團體所云，「國計民生交受其害」，値目前金融季節吃緊之期，深盼金融界本身急籌善後之策也。

（錄十一月二日天津益世報）





因風社選

甲戌九日招客雞鳴寺豁蒙樓登高分得起字

纕蘅

柴丈茶邨呼不起舊居猶占湖山美去年澆茗掃葉樓
香草堂荒賸遺址今年躡屐鷄籠顛饑鳳軒高亦久圯
觥觥曠代振奇人各有高名照千祀吾儕選勝兼懷賢
落帽題糕聊自詭論都忍歎魯無鳩錄夢難忘郊有壘
對此眞成百感並潸愁正賴淸冷水榜題棖觸張老筆
憂來排遣借詩史樓爲張廣雅施金所建取杜老憂來豁蒙蔽句以題樓榜佛力不
壞湖不湮眞喜樓臺現彈指風灕雨晦會晴明待旦壯
心終未已

甲戌重九肥遯廬臥病作

什公

草草勞人汝何事天教偃臥學癡聾眼前幻態雲耶狗
客裏佳期雨又風散木故應赦繩墨虛舟聊復任西東
揷萸會阻忙行藥坐有黃華笑病翁犖郎送盆菊來並以九日見告

奉酬山腴見贈之作

衆異

舊京社事極風流誰分滄桑與日謀老我名場甘退鷁
多君心迹久盟鷗廿年何止凋雙鬢一見端令洗百憂
來自賊中莫西顧要搜奇句答高秋

九日鷄鳴寺得香字因寄梅叟舊京

釋堪

鷄鳴古寺舊重陽廿載來尋鬢有霜向老漸知佳節重
已寒猶勒鞠華黃誰從地下悲蚯蚓賸過臺前詠鳳凰
憶絕春明何水部黃蘆紅樹句生香往歲與何梅叟瓊島登高叟和詩云人行紅樹青山外詩在黃蘆淺水間二語余深愛之

重九日豁蒙樓登高雅集未赴纕蘅代拈難字

訒盦

當茲滄海橫流日欲揷茱萸亦大難故國山川鵑語急
層樓風雨雁聲寒是日滬上風雨干戈滿地憂何極懷抱逢辰

強自寬輪輿新亭亭上客儻憑隻手障狂瀾

過夷門用辛丑門存舊均呈散原石遺丈兼簡次公　默君

長裾孤劍過夷門老去侯生尚有村無復屠沽因義死
空餘肝膽嚮人喧偶携三楚離憂淚來喚中州跌宕魂
岳色河聲紛到眼魏風淳質至今存

疚齋見題遼吟集次均奉答　子威

與君未了看山緣鍾阜衡峯各一天白髮歌殘同谷淚
黃花香過義熙年舊盟記取鷗猶戀窮塞歸來馬不前
驀憶相偕平仲去酒酣慣賞柘枝顛

與家人話移仕蘇州事　山腴

愁人去故鄉水遠復山長夢倚蠶叢險秋生蟹舍涼未
能五湖長何處一舟杭共道胥臺近蘼蕪尚有芳
隱巽吳門卒秋驚張翰蒓裏糧三月計賃廡一家人借
釜甯因熱吹簫那笑貧伯通橋畔立惆悵若爲鄰

九日雞鳴寺豁蒙樓登高作分均雙字　仲恂

換世饒歌哭悽餘雪鬢雙誰令荷作柱忍覩陸成江甍
棟還前代衣冠又此邦生涯無術送拚取酒盈缸
腰腳閒來試攀躋意不降風吹飛鴿六書勝鯉魚雙（无量）
（屬以詩函致纕蘅）鳥啄齋餘食鐘聽飯後撞久晴陰亦可烟末
辨歸艭
當日冰堂叟崩榱隻手扛孤襟期稷契餘錦被邱江極
筆驅真草危吟賭疊雙（南皮督鄂時頻出疊雙聲詩屬和均爲斂手）白頭懷
故實有淚似奔瀧

摸魚兒　二十年春遊玄武湖遇雨作　无量

驀東風皺湖吹雨游人還在孤艇是誰解識春情性直
恁陰晴無準歸來肯但傍柳停橈仰臥看雲影眠鷗乍
醒待步入長洲羅衣溼透來訪舊桃杏　憑誰問一霎
殘紅補徑仙源從此難認榮枯翻覆須臾事一笑惟應
自省天欲暝更擺弄煙波幻出愁千頃佳期漫等怕綠
葉成陰啼鶯寂寞重到教人病

蝶戀花　重九雞鳴寺登高分均得倚字　仲鳴

隱隱寒泉聲漸碎容易秋來難遣秋滋味不待疏林紅
似醉霜風已動愁人淚　客散樓空驚獨倚無限江山
又在斜陽裏東望側身憐此意黃花采采將誰寄

衡廬日錄（二）

傅增湘

十六日、十時出、游國貨陳列館、得周君定宇、導引登樓、百貨燦然、區分類別、輔以解說、心目明爽、升第八層最高頂、館在城之中心、憑欄四望、全城形勢、一覽而盡、內則市廛殷盛、外則江山明秀、洵南國一大都會也、便購湘中物產數事、下午游天心閣、閣築在東南城垣上、舊本一閣、城垣拆毀後、左右增構兩樓翼之、三閣鼎峙、巍峩入雲、登樓縱眺、麓山湘水、排青紆綠、景物絕佳、惟游人雜遝、市聲騰喧、殊不可耐、垣下巨穴二、聞爲城守藏兵處、今尙有鐵砲數尊委此、伯涵就閣前、爲余攝影、旋就茶亭小憩、同森玉詣蘇家巷、訪葉定侯、兼晤其弟東明、皆奐彬同年之侄、奐彬之子出拜謁、執禮至恭、定侯昆仲出藏書見示、琳瑯溢目、美不勝收、宋本有韵補、古史、宣和書譜、影宋本有重續千字文、校本有葉石君之舊唐書、毛斧季之春渚紀聞、鈔本有小草齋之猗覺寮雜記、雁里草堂之廣川書跋、舊鈔自堂存稿、稿本有王鳴韶之鶴溪文稿、其他舊槧名鈔、盈箱溢笥、余自入室、略話寒暄、即抽筆展卷、撮其大要、記於冊中、凡兀坐三小時、卷不輟覽、筆不停揮、僅閱五六十帙、然已燭屢見跋、目眵腕脫、疲不可支矣、其中最銘心絕品、如宣和書譜、重續千文、自堂存稿、當推爲海內孤本、雁里草堂秦氏鈔書、尤生平所未見、惜爲時苦短、不及從容校錄、盡抉其佳勝以歸、良用惘然、憶昔己未之秋、與奐彬同客吳門、時莫丈楚生、亦僑居是間、余每日晨起、即蹀躞於玄妙觀護龍街左右、冷攤破寺、蹤跡殆

遍。名鈔古槧。僻册殘編。兼收並蓄。目之所過。殆無留良。往往徒手而往。飽橐而歸。偶得佳書。必就君質證。賞奇析異。日以繼夕。時或所見相左。辯論鋒發。各據一壘。抵隙蹈瑕。爭求制勝。君既縱橫四出。斷斷自持。余亦羅數家珍。娓娓不倦。已而片言居要。或兩說溝通。又復懽洽無間。抵掌狂詠。謂兩賢何用相阨也。嗣後薄游海上。訪古燕臺。亦復時相過從。或頻歲一再相見。然語及版刻。往往抗不相下。余羣書題記所載涂刻鹽鐵論跋語。即當時辨論之一也。君嘗謂若但知古刻耳。豈知新書版本。亦大足資考究耶。因歷舉經義述聞述學諸書。前後數刻之不同。余時目笑存之。謂辭窮而思遁耳。由今思之。其言固良有據也。君校刊先世遺著。致力甚勤。余以項氏宛委堂本避暑錄話。手校建康集贈之。 今二書猶存定侯篋中。 前歲聞君身罹奇戚。爲之驚悼。累夕不怡。其後藏書散出。或輦至都下。余摩挲把玩。恒動武康山中白晝鬼哭之嗟。今覩定侯插架。則精本秘籍。猶能世守勿失。若芙川之於月霄然。君其可無憾於九原矣。余以諸書題識。不及遍錄。定侯允於異時彙寫相寄。 茲擇其罕秘者。 臚於後幅。 亦此行之眼福也。

十七日。六時後。邢徐二君赴車驛。趁火車先行。九時。伯涵夫婦。攜稚子寧生。及仲孚。偕余出城。八里許至新河。棹舟渡河。穿湖南航空處而行。約里許。 至飛機場。 歐亞公司於此賃屋設站。坐待一時許。因得遍觀校官學生練習機數架。皆屬軍用品。聞伯涵夫人。欲試飛行。俄頃已不見。詢之。則偕校官升空南去。盤旋於岳麓山頂矣。十時一刻。粤機飛至。載外國客一人。往

游衡山者、即在此下機、公司譯員盛棣華、自粵購來鮮荔枝、取以相餉、飽啖十數枚、待機身檢查畢、已屆十時三刻、校官蘇仰坡及盛棣華、屬爲書名刺二紙、投筆即升機、伯涵爲攝數影、以爲發軔之紀念、北行無他客、余得隨意坐臥、少頃機發、前葉轉動、極爲劇烈、聲響猛厲、先在地上廻旋一匝、即側翅騰空而起、斗覺大地人物、皆如倒影鏡中、旋即升入天空長行、初起時微感眩暈、少頃即定、過湘鄂交界、有大山橫亘、飛度漸高、約一千九百尺、氣候驟涼、日色亦微黯淡、十一時抵岳州、橫掠洞庭而過、飛度降低、此伯涵預屬機師、言余欲俯瞰洞庭也、君山一線、如柳葉濃青、浮於水上、湖水渾黃、渟瀠不動、渺然際天、行約三四十分始渡盡、湘流廻曲、如擲帶於地、岳陽樓瀕湖巍聳、今視之乃類小兒玩具、鐵路蜿蜒、枕木鱗差、如紙上畫格、歷歷可數、公路環繞、如長蛇行山中、時隱時現、過城市村鎮、萬瓦鱗鱗、殆如蟻垤、水田布列、猶平嵌萬鏡、山田墾闢者、靑黃紫赤、五色燦然、疑橫排地衣、山河大地、氣象萬千、神氣爲之昌王、然余念渺然一身、浮游於空虛之表、如滄海之一粟、世界之微塵、又不禁萬感橫胸、深悟人世營營於名韁利鎖之途、窮智力、敝精神、以求其無涯之欲、或犯百難而不辭、或行長夜而不息、果何所爲而然耶、十二時後、望見武漢三鎭、大江西來、湘漢南北交匯、波濤浩蕩、檣林帆葉、遠近橫被數十里、閭閻撲地、浩穰無涯、地望之雄勝、人物之繁華、咸盡於一覽、飛機自武昌城心、斜掠蛇山而西、絕長江上游、北行繞龜山、沿襄河、俯瞰鐵廠、四鑪矗立、機架軌道、密織如網、頗聞樅錚撞擊之聲、折而東行、順流而下、江中列艦、市內樓臺、宛然目底、疑可引

而取也、越日界王家墩降機、其止也亦繞行一匝、若鳥之翔而后集、時甫十二時一刻餘也、主任梁君來晤、李濬文亦遠迓於場、公司以汽車送至高宅、機師德人高施德同車行、例於此換班也、飯罷倦極而臥、近暮乃興、夜十二時、詣遠東客邸、晤邢徐二君、商定明日赴潯、

余久蓄飛行之志、頻年未得一試、昨歲門人呂著青、自宜昌任所北來、言吾師夙有游山之癖、然第不覩耳、若自上俯觀、則峯巒之起伏、支派之分合、垂覽可辨、脉絡分明、當有奇趣、余聞之頗爲心動、洎來湘中、主伯涵家、適其主管航空事務、並縱臾爲嶺南之游、謂千里之游、祇三小時、且萬全無害、余以粵中知好、音問久疏、遂決計試行湘鄂間、初意亦頗自懾、逮升空後、乃意興飆舉、縱眺自如、初無震盪慄仄之慮、且手剝荔枝、取歐梅詩卷、隱几而誦之、覺飄飄然有凌雲之氣、憶昔年沈乙盦贈余詩云、飛行絕迹傳鶉觚、朝發燕京夕聖湖、可爲詩讖、世傳呂純陽朗吟飛過洞庭湖、意謂神仙游戲之作耳、豈期千百年後、余乃身臨其境乎、所謂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異時西上峨眉、南游陽朔羅浮、平生羽翼、自在游行、皆亦茲行卜之、

十八日、邱秉彝曾擴情來談、咸鄉人舊識也、徐君行可、偕森玉來訪、適若飛招午飲、屬代約行可、遂同渡江、舟抵漢陽門、若飛已遣車從迓於江干、遂逕往其家、登堂進謁太夫人、及其室莊夫人、夫人爲思緘先生愛女、久著才媛之稱、其締婚也、亦余爲之證婚、若飛與余家、累世交好、老屋在江安城中、與余家比鄰而居、已歷五世矣、尊人鯉舟太守、在直隸時、同官者數載、若飛年少雋才、詩文淸綺無倫、求學於東瀛、歸國後、適余督辦淸理財政事、因聘掌秘書之職、

其後橐筆遠出、歷仕河南江蘇諸省、所至咸爲當道倚重、近歲偕岳軍馳驅南北、智略益以開敏、詩境亦日以淸妍、蓋具樊南之才、而兼擅江東之譽者也、吾邑數百年來、文學知名之士絕鮮、嘉道時有楊少白庚者、以工試律名京師、所著有彤雲閣試帖、風行海內、其他文字、乃不足傳、馳蓺林而光里乘、余於若飛有厚望焉、其僦居爲靜宜別墅、別院小有池亭、題曰借園、青桐偉幹、古綠可愛、肴核亦精美、同座有盧滇生、鄧詩龕、李俊夫、吳景周、孫仿仁、陶鉢民諸人、評書論畫、淸言踰晷、可云一時嘉會、席散、偕行可游黃鶴樓、不到已十五年、昔時江湖術士、負販小徒、麕集於此、囂雜無倫、今乃掃蕩廓淸、可以從容登眺、市政整飭、可見一斑、在奧略樓前、就攝一影、旋登抱膝亭、煮茗淸談、良久乃去、俯視山前、大廈連雲、朱甍碧瓦、皆近年新搆、抱冰老人之遺風、所存無幾、爲慨嘆久之、城垣已盡拆毀、草湖門外、沿江廣築馳道、氣象一新、然環城基更起碉樓、以資守禦、此又何說也、夜偕冕之登聯和輪船、赴潯、森玉則別余北返矣、

十九日、早九時、舟抵九江、久興紗廠經理丁君孝丞、登舟相迓、警備司令陳雷、九江縣知事鮑公任、亦遣人來照料、入中國旅行社、少憩、鮑知事旋來晤、周旋片刻、即買車入山、計專車送蓮花洞、爲値銀幣七元六角、途中風景猶昔、惟沿途見村莊拆屋正急、詢之、知爲奉令展拓官道、以利行車、然鄉民已不勝其苦矣、至蓮花洞、車止易轎行、陟好漢坡、殊斗峻、午後二時抵牯牛嶺、稅駕於張菊生前輩別墅、（中路一百十八號、）訪上海銀行邵君宗翰、籌商居止、及出游諸事、並

闢別室、爲備午餐、情誼可感。薄暮、居室部署略定、携僕從入市、買食用諸物而歸。夜飯於仙巖飯店、殽饌殊美、遠勝於燕市貊盤矣、菊生昨歲買此屋。爲消夏計。今歲更於松林中。拓地數弓、築石屋四椽。室小而精、濃陰四合、雲氣往來、澗聲淸越、坐風廊展卷微吟、於此間得少佳趣、守屋人朱性誠、奉主人手勅、相待已久、銀行更爲覓得庖人唐姓、小住數日、可以隨處爲家矣、夜餐後、胸脘脹滿、遂早就臥、中夜腹轉如雷、洞泄數次、連日飲食雜糅。積滯於中久矣、

二十日、腹泄疲困、遂爾貪眠、十時乃起、原議今日游三疊泉、緣體不支而罷、午後精神粗復、乃同冕之出、循澗而下、取道蕭林、至黃龍寺。寺舊名鹿野禪林、地本群鹿所居。明萬歷中、徹空禪師卓錫於此、鹿以地讓。遂成叢林、據梨洲初白所記、徹空以召對稱旨、賜以紫衣、明肅皇太后、特頒藏經、錦函黃袱、莊麗如新、又賜以護藏勅書、勒石於御碑亭、正殿毘盧佛像、爲唐代所塑、乃歷藏經至寺者、長旛二扇、長五丈餘、闊旛十二扇、皆錦片爲之、又藏元人羅漢像十八幅、每幅記施主姓名、末有至正三年沙門普意題欵。初白述此尤詳、嘉慶時洪北江游此寺、經樓尙存、今則毁撤一空、僅餘後殿五楹、旁有新搆小樓、形制俗惡、殊不稱此名區、然游客得此息步、視余前游之荒穢無可投足者、亦已勝矣、寺前古樹二株、高百尺有餘、喬柯百尺、雄偉絕羣、俗呼爲寶樹、寺僧至謂爲六朝時祖師携西域種手植、且於樹下刻石誌之、實則吾川之油杉耳、南方土濕氣潤、滋長易成、余所見西天目中峰塔前、號稱樹王者、亦即此木、近日吳君藹林、新撰山志、力闢俗說之謬、謂自明季以來、記廬游者、未嘗道及黃龍有千年老樹、則其年齡

可推而知矣、銀杏一株、狀亦奇古、與二杉抗勢爭高、上可拏雲、要皆三百年以上之壯觀也、四圍林木森沈、境地幽邃、左側乃有林務局洋樓一幢、有損山林淸趣矣、住持寬靜、吾蜀人、前年自峨眉來此、爲言黃龍附近山場、咸爲林務局所豪奪、託言環寺山林、爲寺僧荒棄不治、請於省府、槩收爲造林之地、其實四山林木、經歷代先輩、墾闢栽培、長成已逾百年、林局乃攘取以自矜成績、實則新植只十之一耳、寺僧訟於官、判令舊林還之寺、而新植者劃界林場、林局抗不遵行、纏訟至今未決、夫寺產本非私家可比、況千年勝迹、允宜合力保持、何忍强取而摧傷之耶、林去寺何能獨存、聞之令人悼悒無已、靜寬談次、血氣僨張、余喻以徐圖轉圜之法、愼毋忿爭以取戾、因寫楹帖、留之寺中、而別、下行綠陰中、里許至黃龍潭、水流自巖罅垂下、瀑勢未爲脩偉、而翠峽蒼崖、乃幽奇無比、覓之諦視、謂巖石乃木所化、因掘得一片、囊載以歸、過烏龍潭、距大道二里許、草深沒人、以道茀不可行而止、道旁巨石、鐫降龍二字、乃明人王士昌所篆、至此雙澗合流、匯爲巨瀑、澗石勒文殊攝化神龍之宮八字、立橋上引觀、凡數折始落橋底、極紛披縈拂之致、越澗踰嶺、轉上山頂、至天池寺、入門、石橋跨池、方二丈許、即所謂天池也、大殿久燬、古佛露坐、旁建石屋、如半月形、乃住持心月所造、屋頂平廣、可以展步、極目江湖、烟波渺遠、淸秋佇月、當有奇觀、西側一石突出、上方構亭其間、中有石龕、刻明人陳沂詩、詢之爲淸涼石、捨身崖即在其下、立石臺上引望、崇岡排障、橫雲連陣、湧起變幻、忽焉天風驅之而前、如萬馬奔騰、倐忽瀰漫布濩、群峯盡失、少焉盈尺之內、迷離至不辨人、急奔至佛手崖

下、猛雨大至、涼颸扇之、偎坐佛龕側、待一時許、雨聲不止、而寒氣偪人、乃避入齋厨、覓之至擁竈燒松、助道人晚炊、藉以取煖、良久專力入市辦雨具、乃得衝雲冒雨而歸、已向暮矣、夜商定明日爲山南之游、

二十一日、八時興、雨霽日出矣、九時半行、兩籌一擔、唐庖從焉、每人日給壹元八角、出市街、上女兒城、登大月山、後山最高嶺也、氣候斗寒、急披重棉、差足支持、下恩德嶺、又踰連岡數重、約二十五里、得一石亭跨澗而搆、坐此可望三疊泉、上中兩疊、相聯而下、下段經一平坂、乃折而落、其中腰又微作一折、飛流較長、實可評爲四疊也、時届正午、亭上憩息良久、稍前、臨崖得一懸石、可據以下瞰、第只見上兩折耳、石左右各生短松、奇崛殆過百年、惜左松爲樵子所斫、斧痕尙新、深爲惋歎、再下百許步、於巖際有大盤石突出、一平頂松蔽其左、坐此正觀三疊、似較石亭爲佳、余光緒丙午歲、省建德周慤愼公於牯嶺、住山中者七日、聞三疊泉之勝、銳欲往觀、行至中途、以日色將夕遂返、洎乙卯歲之春、偕周丈立之、再游、宿於嶺上警察署中、一夕大雪瀰山、遂下含鄱口、歷棲賢白鹿萬杉秀峰、宿歸宗寺、取道黃老門、乘火車而返潯、亦不及往、逮至丙寅、與祁君月、白栗齋、林子有三君、入山、自秀峰抵海會、上嶺訪三疊泉、甫至山半、探知大雨衝決、山路多圮、輿人畏險而不前、蓋入山者三次、探勝者再行、終於不達、迄今又越九年、乃得幸償平生之願、蓋靈奇天秘、發之若斯之難也、惟賞玩既終、於素懷乃多未饜、一則嶺上仄徑欹傾不敢放胆下行、降至壑底、以仰視神龍天半之飛翔、

談李經方

徐一士

曾國藩辦理中法教案交涉，不理於衆口，自謂「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以輿論所加，惟有引咎，不能求諒於人人耳。其門人李鴻章久主外事，受謗尤重，且詆鴻章者或兼及其子經方，並舉而逞其惡詈。吳汝綸「李文忠公神道碑」銘辭有云：『有舌燒城，以國傾公。』經方亦不免於衆口鑠金之勢焉。甲午之役，清議之抨擊，蔚為大觀。諸臣論劾，其涉及經方者，如是年八月張仲炘謂：經方以八百萬兩開銀行於倭，認倭王女為義女，並定為兒婦云云。九月翰林三十五人聯名謂：『倭諜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兇，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某為之說情。……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致李鴻章利令智昏，為倭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因而至？』十二月安維峻謂：『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全權大臣，尚復成何國體？李經方乃倭逆之壻，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之計。』乙未四月易順鼎謂：『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資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備餉。其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蕃。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途，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為前古所未有。當此之

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擁執太阿，蓋亦憂憂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陸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爲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爲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爲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腐木蟲生，履霜冰至。今日此事，尤爲中國汚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爲涕泗汍瀾而不能自已者也。……惟有仰懇皇上天威獨斷，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並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其見惡於時，如此。諸人所言，在今日觀之，均堪發噱，而當時固爲深博贊歎之淸議也。順鼎之文，奇妙尤甚。天朝男子，被外國招爲駙馬，小說戲劇中常有之，流俗所耳熟能詳者，於是經方亦援例見謂日本駙馬，維峻所云，實當時盛傳之說耳。至順鼎謂是日君甥壻，仲炘謂是親家翁，則又傳說之歧出者，要皆爲天朝男子作外國貴壻也。維峻謂經方以張邦昌自命，順鼎謂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並化家爲國等語，均言李氏假外援以窺竊神器。此種言論，發之更早者爲劉錫鴻。錫鴻於辛巳（光緒七年）二月疏劾鴻章有，「跋扈不臣，儼然帝制」之語。附片並謂前在埃及國，見新聞紙稱李優待外人，若爲中國主，接待之際，可望得意云云。可謂得風氣之先。

臺灣之交割，爲至恥辱之使命，且頗棘手。經方膺命任此，似亦朝中有意以窘李氏。觀言路謝雋杭之奏：『竊臣聞李鴻章李經方爲倭奴定議條約，中有割臺灣一欵，以致該省人情洶洶，衆怒如水火。……此事既屬李鴻章李經方始終主謀，豈有功居垂成反自逍遙事外之理？且該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請和之策，自必具有用夷變夏之才。國家用人專壹，若忽舍而他求，臣恐其迫脅朝廷且未有已也。相應請旨飭李鴻章李經方等迅速親赴臺灣，依限交割，以終遂其志，而間執其口。』憤嘲相兼，李氏誠難堪哉！命下後，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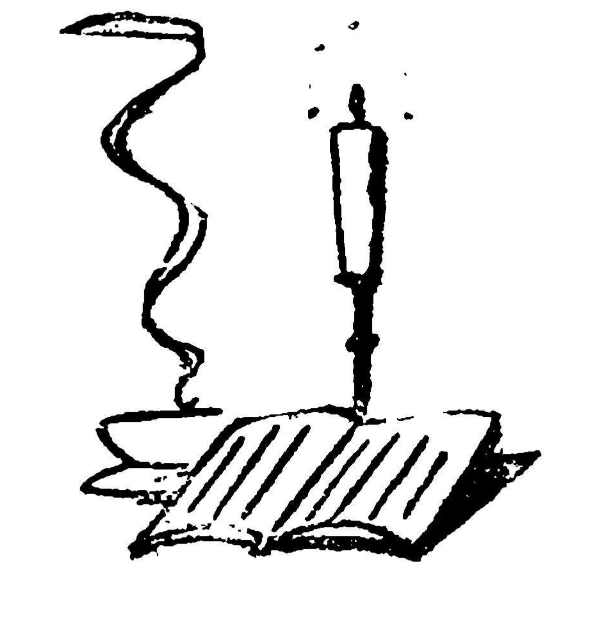
知難避卸，致電經方，有「我父子獨爲其難，無可推諉」之語。經方以病辭，嚴旨斥爲「藉病推諉」，並謂：『現在日使將次到臺，仍著李經方迅速前往，毋許畏難辭避。儻因遲延貽誤，惟李經方是問，李鴻章亦不能辭其咎也！』乃不得不扶疾從事。和約之事既竣，鴻章父子均極黯黮。鴻章旋奉派使俄賀加冕，並往英法德美等國聘問，以經方隨行，原奏謂：『臣子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嗣充駐英參贊，游歷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於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里，均所熟諳。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見衰頹，所有沿途舟車館舍及隨從僕役，約束指揮，勢不能處處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國官商士庶必多聞風來謁，不勝接待之煩。若得李經方同行，則程途之照料，賓客之酬應，均可分勞。……再馬關之役，勢處萬難，所有辦理各事，皆臣相機酌奪，請旨遵行，實非李經方所能爲力。局外不察，橫騰謗議，應邀聖明洞鑒。』特爲申雪之語，亦見當時謗議之可畏也。（上諭本僅令李經述隨侍前往，不及經方。）

關於經方之學習西文，曾紀澤「使西日記」戊寅（光緒四年）九月十七日云：『至李相署，與李伯行一談。伯行聰慧絕人，從朱靜山暨白狄克學英文英語，甫期年，已能通會。再加精進，必可涉覽西書新報之屬矣。西文條例雖極繁密，然於空靈處輕重分寸，不甚入細，故較華文爲易。子弟口齒明亮者，塾課之暇，日令兼肄西文，三五年便可通曉。伯行志意專篤，手操鉛筆，口誦話規，孜孜不倦。初時甚自隱秘，惟余與吳摯甫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聞。余勸相國因延師而教之，以成其志。』蓋紀澤實與獎勉焉。

經方爲鴻章長子，然嗣子也。鴻章初無子，以季弟昭慶子經方爲嗣。後雖生子經述等，經方亦仍爲其子，不變前約。曾國藩辛未（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致弟國潢國荃書有云：『紀鴻擬以一子出嗣紀澤。余自十月半由蘇滬歸來，始聞其

說，力贊成之。本月擬即寫約告祖，不作活動之語。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動而生訟端，不如李少荃撫幼泉之子作呆筆耳。』又聶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紀是年事有云：『是年正月十八日伯兄嫂舉一子，名廣銘。二十六日仲兄嫂亦舉第三子，名廣銓。七月，廣銘殤。仲兄嫂憐長兄嫂悲哀過度，願聽擇一子暫爲撫養，俟異日得子再行退還。伯嫂聞之甚喜，即倩余上稟父母。文正公有時寢於上房，則由余侍奉寬衣等事，聞稟欣然云；「即行過繼，照李少荃家之辦法，何必言日後退還語？」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入新督署，廣銓亦即抱歸長房。』此事曾氏實取則於李氏。所示別於親生者，襲爵仍由次子，曾李兩家相同也。（紀澤卒於光緒十六年庚寅閏二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是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尋樞廷，告以劼侯遺摺所敘二子，幼者在前，勿誤認也。』又云：『曾侯邮典甚優，加宮銜，次子廣鑾服闋引見，長子廣銓賞員外。』以長次子有親生非親生之別，故同龢恐賜邮之旨有誤，特囑樞廷注意。）

經方除爲出使日本大臣暨中日議和全權大臣外，後又曾爲出使英國大臣，（官至郵傳部侍郎）實我國外交人物之老輩，近卒於大連，年八十矣。



災

王任叔

夏天底太陽是烈，那麼，秋天的太陽便是驕。

烤了整整一夏的太陽，入秋，還是驕陽施虐，把枯溪裏石子，烤得冒白煙。這小小的山鄉，到處飄着皺眉歎氣的臉。

『捲燒了！所有禾苗全給捲燒了。』

說着那樣的話。照例是搖着頭，聲音像拉斷過弦索的琴，有點沙啞，也有點顫抖。

『眞個像通旱煙管的草筋那麼的——這些禾苗！』

接下去說，還是那麼無力。想想一年的辛苦，全費在這幾畝田上。去年是個荒年，今年似乎應該有個熟年了。然而，不然。到現在，挨三個月沒雨了。溪裏的水，全給堤堵住，灌溉到畈裏去；但還是上半畈田，稍有些水潤，下半畈田便不免開裂了。熬得苦的，整夜睡在田頭，管這田裏僅有的一杯水。不讓別人在田塍上開個缺，流了去。熬不得苦的，也得在半夜從茅屋裏起來，背上一把鋤頭，踏着月光偷偷地去偷水。要是碰得不巧，兩下裏爭論起來；那麼，身上的血，便會當作水灌的。最後，這故事便延長下去，直等縣長老爺來發落。今年總算還沒有出過這花頭。原因是連溪裏的水也烤乾了。

『眞心痛呀！』當然，這苦是歎不盡的，話又是那麼長長的一套。『最初是山田，現在是連那細田畈田，也多給曬得捲燒了。你在中上，走過田頭，你就可以聽到「止止止止」的聲音，像烙油餅似地。你向田裏一看，這本應該碧碧綠綠的禾苗，現在是乾黃了。葉片兒，像紙線那麼樣捲攏來。顫顫顫顫地像在對你哭泣，對太陽討饒——唉！太陽呵！饒了我們吧！別把我們打發到死那條路上去呵！』

說這話的，說到這里，把禾苗竟當作自己靈魂底一份了。看他那一付乾癟的臉，老半晌不再出聲，最後還用淚來代替說話這情景，也幾乎是到處可以發現的。

然而，太陽却還永遠那麼地獰着無情的臉。

當然，這小小的山鄉裏人民，並不缺少一份世傳的知識。石井老龍是靈驗的。早經集合上下山村，請過龍。不過這山岙裏，從不曾枯涸過的小龍潭，今年竟然也滴水不留了。仰盂似的一個乾潭，連小蛇也沒它棲息處。還是爛鼻頭

阿七，從山脚下捉來一隻狗尉田蟣，給放到潭裏去，跳了跳，再捉來，放進小瓦罈裏，算作是老龍，揹回來，熱鬧了一會兒。

但是雨還是不下。

一萬隻乾白的眼，儘向上翻着，瞧住這毒辣的太陽。

萬竹村的玉喜先生，雖然也一樣對這毒太陽發愁，但他却另有一分心事。他也種田，可是種的並不多。爸爸傳給他的，有三頭田；但大都散在這小小山鄉的各處，有十來里遠的，有四五里遠的；自己根本管業不到，多租給人家了。反正租田是荒熟無讓，這旱災，旱不了他那應收的一份，而自己種的，僅有門前潭那五十畝。門前潭底水，眞是出奇地像寬寬他心似地，還留了一小潭。雖然堵着堤，已經不能把水灌到田裏去了。但玉喜先生，有的是人工，前二禮拜，就叫他長工們車了三天三夜的水，在他田上，那稻苗得了水，自然也跟玉喜臉孔一樣，在這四圍乾黃中，特別地有光彩，用不着玉喜先生發愁了。

然而玉喜先生偏發着愁。那是他那一萬斤木頭，沒法運輸到寧波去。

祖上是做竹木生意起家的。到自己手裏，居然在寧波開了一家仁成木行。雖是合股，但自己總是大股東。

這小小的山鄉，土地供給人們的，倒不能算怎麼微薄。有撐天合抱的大樹，有密簇簇的竹林；又有不少肥碩的水田。全鄉人民，也知道刻苦，勤儉，能從土地上取得必需的生活資料。他們能夠取泥土燒瓦；蓋造房子，能夠取樹木，燒炭；能夠用嫩竹，造紙。他們把各種土地上所長的東西，打發得落落實實；使自己受用，不靠外面供給。可是聰明的人出來了，便把這些土地上東西，安排另一條出路。玉喜先生底祖父，便是這裏面一個。

玉喜先生底祖父，是在這山鄉裏，做丈板生意的第一個人。他知道這山鄉裏，樹木多；他出了一筆不怎高的價，把這一山那一山底樹木，全多買了來。雇了不少木匠；給它斫倒。把樹梢，和樹枝，劈做柴爿。把樹身鋸板。同時還向別人家那里，買了幾百枝老竹，編成竹筏。等那秋雨到來，溪水漲滿了；把柴爿和木板，載在竹筏上，駛到外面去。換來的，便是大注的大注的錢。

這做法，玉喜先生底父親，也不肯放過。不過，祖父時代是什麼都自己下手來幹。最辛苦就是秋雨過後，溪水剛滿，自己要一早晚跟竹筏工人鬭法，怎麼叫他趕做得快，怎麼叫這個先撐一筏出去，怎麼叫那個載上幾百斤丈板。有時候，自己也少不得捲起褲脚，跳到竹筏上，向這邊撐一篙，向那邊撐一篙。一等到把竹和丈板柴爿都賣了。自己還

捨不得用半個子兒，肩着條蘇布被囊，吃着家裏帶去的發酸的乾糧，跑上六十里山路，趕回家來。

錢便是那麼地積起來，田便是那麼地買進來。漸漸地也稱作這小小山鄉裏一個新發財主了。到玉喜先生底父親手裏，這竹木生意，做的更廣大，不過自己祇在大頭節目上着算，小零小碎的事，都叫管家的去做。

玉喜先生畢竟多讀了幾年書，在洋學堂裏登過。手段更精明了。祖父和父親總是把從土地上賺來的錢放在土地裏的。買田，植林，栽竹，或是什麼；但這本錢的轉頭，可遲緩多了。他覺得無謂。他一邊在鄉間開了家錢莊，一邊又在寧波開了家木行。

『他媽的，』他常常這麼說：『城裏人，石板上種田，吃鄉下人的，穿鄉下人的；我便不服氣。我們有的是樹木，竹，筍；爲什麼要他們在外頭開行，賣給他們，讓他們轉賣出去，賺大錢。我們自己也可以合起股來，開家行呀！賣也賣給自家的。轉賣出去，賺也賺給自家的。』

這話，有道理。做竹生意的，做丈板生意的，多向仁成竹木行，十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的加入了股。玉喜先生自己便佔了百來股。

是大股東，一切的權，都操在玉喜先生手裏。這是天公地道的真理，可還容你懷疑。所以這仁成木行也就算是玉喜先生個人的。

去年，玉喜先生看上了後石鞡村後響水岩高頭那一塊大松林。他預算那一山松樹，準有半千元錢可賺。他向後石鞡村族長和管賬那兒放了點「後手」，(註一)居然也在全後石鞡村村民聲聲口口有害風水的反對中，給買過來了。他把那些樹木全給砍到，掮到後石鞡村尾一個土灣裏。把那些樹梢樹枝都關做了木柴。把那樹身橫堆在一處。他說：

『不再鋸丈板了。素木料，銷路更大，說不定節省了一批人工，却可賣得同樣的價錢。』接着，他又向自己村裏族長提議：

(註一)後手即賄賂也。

『橫山茬那一山竹，已經二年不曾删了。廟中一年年斷空下去，我就是財百萬，也乾墊不下去。我想，明年春後新竹上了，就應把舊竹删一批出去，作算我吃了虧，當作利息還了吧！』

族長照例是含着半丈長的旱烟管，點頭。

可是，今年自春上到現在，沒有下過大雨，溪水老是薄薄地像一條絹那麼樣，蓋着溪底；竹筏是無從撑起的。而這小小的山鄉，離縣城就有六十里嶇崎不平的長路，雖然縣城下去，是江河，不少那水流輸送竹筏。可是在這六十里長路上，叫人工來掮肩，這就太費本，划算不來了。至於，落在這萬竹村還要進去，那幾個小村落，全是山峯連天的，連溪水也利用不了；雖然自有他們辦法。燒木炭，做紙，叫瘦騾子，負着

重荷輸送。但那可不關玉喜先生的事。玉喜先生則祇好等這秋雨底到來了。

『照例七月半大水，應該不會錯過吧！』玉喜先生站在簷下，望着天。心裏儘這麼計算着。

天是要流去那麼地青。太陽底白光，在空中發着火星。躲在牆陰下的狗，昂着頭，拖着舌頭，吐氣；肚腹像風箱那麼地扇動。

『現在已經七月中旬了，怎的連雨点也瞧不見呢？』玉喜先生不免着急。『要是今年不再把那些木柴和木料運出去，且不要說木柴烤得太乾，怕那些木料也要給晒裂了。』

這確是玉喜先生底苦衷。於是拍着扇，在簷下踱起來。像等待着什麼似地。

老管家運相，滿頭是汗，從門外跑來。

『怎麼樣？那地方，堆着木頭穩當不穩當？』玉喜先生瞧見他，皺着眉問。

老管家運相，把蒲草的遮陽帽，握在手裏，當作大扇子，不住地扇風，喘氣。站在主人面前，好半晌，說不出話。

『我看！—我看穩當的。』終於一個字一個字地嚼了出來。『離溪頭有三丈多遠。再說那水勢是衝向對面橫山脚下去的。要是溪水漲了，想來不會把那些木頭漂去的。』

『那就好了。』不經意似地老闆底口吻。『可是那些木頭全乾得發火了吧！』

『發火！嘻……』一付慣做奉承的臉。『那可不至於吧！乾燥是太過乾燥了，可是還不至於發火吧，倒是——倒是——』說着，又把話縮回去了。

『倒是什麼？』這回却睖起眼來了。這眼光底熱，跟那太陽差不多。老管家運相，又急出了一身的汗。

『倒是——倒是那村頭一塊禿山』，說着，又噎了一口氣。『那給我們斫去了松樹的，這裏面的山土，全給晒得開裂了。村裏人說，那山上那長着酥岩的地方，那響水岩，一塊塊岩石，都給晒得掉下來了呢。』

『呵呵！有這麼厲害！』聽到這，玉喜先生也笑了。全像聽到一個神奇故事。那樣的心境。接着，他又吩咐老管家，今夜應該派長工去守水，別讓不知死活的小夥子偷去了自己田上底水哇！

『是……是……』老家管點着頭。

玉喜先生轉身往軒子間去。

一鄉人底祈望心已經像給太陽燒焦了，那時候，居然，這老天也開始降下雨來了。

起始是濃雲，是電光，是雷聲。濃雲壓住了四山，山頭像抵擋不住的矮了

下來。全個山鄉，都成爲黑暗地獄。接着從西北角上，發出幾道探海燈那麽樣的電光。這電光，照出了黑暗下愁得發乾的枯瘦的生靈，正在骷髏那麽地起舞。於是雷聲轟隆隆地起來了。像從山底起來，直滾過天空，直滾到屋頂；全地面給震動了。

這情景，繼續了一下午。終於密刺刺的大雨點，拳頭那麽地打在屋背，打在地上打在山上，也打在田上。一陣陣使人窒息的熱氣，烟燄那麽地浮起；人們於是加勁緊縮着胸膛，盡可能地躲到陰暗地方去換口涼氣。

一刻鐘後，這悶熱氣，全給密刺刺的雨點消融了。關在牛棚裏底牛，開始回過頭來吃那主人家喂給牠的草料。院子裏底鷄，都拍着被打濕的羽毛，奔回屋子來，靠近鷄籠子，斂着翼，仰着頭，看這奇異的天。垂死的老狗，緩步地拖着尾巴，踱到廚房裏尋食去。伏在窗上的老猫，牠那一付碧綠的眼睛，光炎四射地透過這半明體似的雨點。

誰都吁了口長長的氣。

瓦簷下開始瀑布似的掛下水來。

『雖然太遲了點，但是還得救一半回來呵！』

有的人是這麽想。這小小的山鄉，一年祇種一次中稔稻，現在似乎還不是晾稻花時候，這陣大雨是需要的。

『至少畈田總還有七八成淌剩。山田多半是沒希望了。最好也祇有一二成吧。』

裂竹似的大雨，下了一日一夜了。鄉裏人，有點寬心了，自然計算到他們一年的成績上去。雖然，不免有些傷痛；但覺得在這苦難的世界裏過日子，便是這分成績，也可算不錯了。

然而雨還是下着。

下着。下着。而且越來越兇了。狂暴的風，把山上的竹連根拔了起來。所有的茅屋都直淌着雨。屋裏人，成了落湯鷄。瓦屋簷掛着急奔的瀑布。像天河開了閘，把全河的水，直倒了下來。各處小院子裏，全漲了水。山頭，開了不少河道，濁浪滔滔，漫山漫谷地狂奔着。這山洪衝到山脚下，如被屋牆擋住，便澎然有聲，向四面飛濺，揀着空隙處流。有時，還飛過屋頂而去。

這時，一切的歎息聲，歡笑聲，哭聲，鷄聲，狗聲，全吞沒在雨聲水聲風聲雷聲底合奏聲裏。

『是出蛟了呢？』到此，每個人心裏，又另有一番想頭了。接着，在他們古怪的想頭裏，好像眞地看到蟄伏在後山泥土裏，一條巨大的蛟。這蛟振着銀白的鱗，吐着光燄萬丈的電，漫山漫岡滾了過來，滾到溪頭去。要是有什麽屋子或橋梁，一擋住牠底鱗尾，那些屋子和橋梁，便會轟然倒了下來。

這小小的山鄉，每個人便有這樣一

什戒心。從下雨第二夜起，整整地二夜不敢上燈！

眞是個黑暗的地窟呵！……

等四天，雨停了！ 可是每個人耳裏，還盪着昨夜傾盆的雨聲。

這時候，竹嶼村尚書第下，站滿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口口聲聲在喊着：

『看潮來呵！看潮來呵！』

他們忘却了另一種災難，陶醉在眼前的壯觀裏。

這潮水，聲勢洶洶地儘往前奔。尚書第外大路，和那溪底距離有五丈高，可是水頭已經平路口了。對面那細田畈，沿高沙墩外的沙灘田，全給淹沒了。石樓山上掛下一條大洪流，像一條上通到天的河道，急湍湍地狂奔而來，漫過石樓山脚下村莊，也漫過細田畈，和這狂潮合流了。

秋陽仍舊用那一份氣派，肆無忌憚地照得這洪流發白。然而人們不再覺到牠底猛烈了。却各各用一種哭笑不得的聲音，點綴在這濤聲裏。

『呵！呵！』一個驚歎。『這不是一口櫥嗎？流下去了！』

『是頭牛呀！是一頭牛呀！』叫着跳了起來。

『不得了。這不是一領簑衣嗎？』——猛想起簑衣下會有和自己一樣的一條生命。於是說：『簑衣下怕還有人吧！——呵呵！又是一口竹櫥子！』

『木料！木料！木料！……』然而另一面，却又人這麼大喊着。

這大都坐在石鼓上，騎在石獅上，或擠在前排的男子，是關心，或不關心地發着聲音。女子則大都從這眼前的壯觀，夢夢地想起了什麼，切切私語着。

『昨晚，我半夜起床，想解溲，可是鞋子找不到了』。說着紅一紅臉。

『我偶然把手伸出床外，靠床全是水了。險些兒沒上了床。把我漂了去。』裝着手勢，撇着嘴。

『我呢，第二天醒來，鞋子也流出到房門邊，尿壺也流到小竹椅上坐着了……哈！哈！』放聲地笑。

『還有，我們家裏的雞全給淹死了！咯！』一付悲憐的口氣。

『阿七叔 婆家石牆 流去了半截呢……』一付驚惶的大眼。

『……那狗也叫了大半夜呢……』夢樣追想的神情。然而這陶醉畢竟不久的，除幾個頑皮的村童外，大都又垂頭喪氣地回到自己家裏去。想到了被這狂流所漂沒的自己的田畝。

隔了一天，水勢漸退。這地勢較高的山鄉，這沒源頭的洪濤，自然沒有多少日子可以勾留的。水勢從滾龍躍虎那樣，退到翻動旗子那樣的時候，水色就也變做嫩黃的了。

尚書第下，這時又聚了不少老農。一個個像岩石那樣的臉，重新畫上枯蘇

那樣的被痕。

「我們村裏還算好的。」用自己解嘲那樣的語氣，一個老農開始說話了。「後石爀可異糟了。」

「怎麼樣——後石爀怎麼樣？」說這話的，倒不缺少一分共運命的同情。

「後石爀全村給埋在山底了！」這老農緩緩地說出，緩緩地歎氣，是個飽經憂患的人了。接着開展他故事的描畫。

這一夜，雨已經傾倒了三夜了。後山爀全村都在震動。

「轟隆……」「轟隆……」像全個的天塌了下來。

「唔！這不是雷聲呢？」村裏人從夢裏醒來。「唔！這有怪！」

「別嚷！小心咋！這是出蜃呢。」人們都這麼意識到。

也有給打起燈來的。隔壁叔婆立刻就叫。

「喂阿龍叔。你別點燈啊！龍蜃菩薩要出海去，出海去跳龍門，你別點燈啊！龍蜃菩薩會發怒呢？」

這話還沒有說完丈遠的地方，就來了一聲地雷。嘩啦啦！像倒下了什麼。還夾着隱隱的人聲。聽到隔壁叔婆勸告的阿龍叔，還來不及把燈吹熄，劈面來了陣風，飛來一塊大石，打在窗門上。接着屋瓦上，又嘩啦啦壓下一個大海，自己和老婆女兒（那窒息在一邊，連吐口氣都不敢的他們）全沒入在海裏了。

隔壁叔婆說過了這話，想蜃去跳龍門的故事，蜃去跳龍門一定要跳過三座剪刀山。要是過了這剪刀山關口，那蜃便會成了龍了。正在這麼想的時候，一聽到隔壁嘩啦聲音，自己赶忙躲到桌子下去，而自己底平屋，也脚跟脚壓在山石下了。洪濤，哄哄然流過山石；自己還明白地聽到。

這隔壁叔婆受了蜃的保護，還活在桌子下，但是她爬不出來。她喊，也沒有人答應；她掙扎，也捎不了這桌上的土山。她在那里哭，哭上了一天半夜。

上下村全都知道這會事。許多靑年，有的是强壯的臂膊和一付古樸的義俠心腸；不待人指點，都來發掘這「入

壞。」

掘出來的，有血肉淋漓的一堆，餅子似地辨不出頭脚。有去了下身，胸以上還在呼氣的半屍。有搭稜稜的一個圓頭。有緊緊地抱着個肉塊的孩子的手臂。有豎在泥土裏的二腿。有給石岩打成個大窟窿的胸部。……有緊緊地相互握住的兩條手……而且那個哭着的女人，居然也給發掘出來了。

「這是後石爀村一條惟一的生命了——恐怕是。」

故事說到這里，大家都三分鐘沉默。然而那老農還加一句。

「今天他們還在發掘呢，大概不會有第二條生命了。」

但，事實上，卻不一定如這老農所說那樣。就在後石爀對面，這橫山菴底山脚下，就有無數生命在浮動。他們要赶造竹筏。給玉喜先生那萬把斤的樹運輸出去。

山上是此起彼落的丁丁地伐竹聲，和嘩啦啦地從山頂送下到山脚來的溜竹

聲。

這山脚下的溪灘上，放下了五個三隻脚的粗木幌。山上送下來的竹，一堆堆地積着。造筏匠有的在一邊坐着，快速地用刀劈篾。有的拿了斧頭鑿子把竹梢頭開個洞，拿過篾來，把五六枝竹緊緊地湊在一起拴住。接着，同樣地再拴上了一束。便一束一束地連接着，像尾合尾的魚那麼地成了串，放到水裏去。一方面在那掘發人壙的後石蹭的村尾，又有不少的青年壯丁，在揹着濕淋淋的木料，和挑着一塊塊的木柴，搬往竹筏上去。本來要被這急湍輕易地流去的竹筏，給這些木料和木柴的重量壓住，就用不到造筏人，給它拖住腿子了。僅僅用竹篾給牠那腿子拴在岸上木樁裏，就可安心地去造他們底新筏。

這些浮動的生命，成羣地忙了一通宵，第二天，預備開筏了，玉喜先生親自跑來點驗。

筏頭直通到五里遠的虎嘯王村頭外，那題詩岩潭上。一段段的木料，一堆堆木柴，像出征的兵隊似地排置得很安貼。每隔一段便有個撐筏的人，戴着笠帽，穿着簑衣，赤着脚腿，拿着條竹篙子在撐動。

水流是急的，這撐動可不費什麼力。祇要看準溪身的灣折，怎麼樣把筏頭灣折過來就行了。

驕陽在那灘上，在那負木料的，造竹筏的人們身上，晒着。他們背上也成了洪流，每個人流了一身的汗，每一條汗毛，都給這苦難的工作磨斷了。牠們無聲無息地掉下，也隨這洪流飄去。

玉喜先生站在後石蹭村頭，監視了一個下午。後石蹭村上那些發掘人壙的青年，帶着一付頹唐的神氣，蹩着脚，拖着鋤頭，向玉喜先生身邊走過。他們相互唧噥着：

『再也沒有第二個活的人了！』

『再也尋不到第二個活的人了！』

『唉！全村給掩沒在山石下了！』

玉喜先生涎着笑臉，聽了這話并不想對誰說似地搭上一句：

『是出了蜃呵！』

『也許是出了蜃！』居然也有漫然回答的聲音，從這青年隊中發出。

『我早已——早已——』老管家運相陪着笑臉，站在一邊說：『早已料到的。——這山頭，這山頭，赤光光的晒上了三個月，連岩頭也給晒酥了咯。』

『狗屁！』玉喜先生立刻斥止那老管家的說。那掘發人壙的青年們隨了這駡聲回過頭來。看！以前高聳雲表的山頭，現在竟塌成一個大墳堆了。過去的追憶，使他們突然在腦裏映過：

在那里不是長過黑牙牙的一片松林嗎？那松林下有一塊大岩石，不是一天到晚哼哼唧唧地響着，叫做響水岩的嗎？

於是站了下來，抱着一種羨慕的心，看這些爲造筏負樹忙碌的黑影底浮動。

『杭……育！杭……育！』

又是一條竹筏做成了，而且載上了木料和木柴了。放了拴，澎澎地響着的急湍，又把那竹筏流動了把那木材起運了！

於是他們尋到了這全後石蹭村人亡底根據，在那竹筏上。這幾年來秋水成災的根據在那竹筏上。這也算是天災了!?

紅鬍子

蘇聯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原作

張露薇譯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位蘇聯的作家。這自然是因了魯迅先生的努力曾經給中國的讀者介紹來一部「潰滅」的關係。法捷耶夫於一九〇一年生於海參崴，自兒童期以至少壯期皆在東海濱省，即烏蘇里江流域過活，曾在當地的商業學校畢業。自一九一八年起乃在共產黨中工作，以後參加內戰，負傷。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題名「反潮流」，沒有多少人注意。至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潰滅」，聲譽驟高。其第二長篇「烏代之末路」自一九二八年起即零節發表，其中表現出作者企圖以內戰之背景描述亞洲初民社會之雄心，也以此表現出作者知識之廣博及創作的才能。以技巧與風格論，法捷耶夫是師法托爾斯泰的。他亦常製文學論文討論蘇聯文學及文藝政策等，爲蘇聯文壇極活躍的份子。

格拉基的大隊很緩慢地逆着馬拉甲河上行，現在已經整整的三天了。

他們所經過的鄉野是非常的空曠和荒蕪。日光很少射進厚密的樹叢。緊靠着他們所走的路旁，常有新鮮的熊住的穴洞。在樹林中生滿了蘆葦的泥濘的水塘裏，有成羣的鴨子懶懶地游着水；這很容易掉在水草堆裏，和軟毛的小鴨子爲伍。

一個帶着兩匹馬的人剛剛走過這條路，很顯然的，他是熟悉這條路的，格拉基帶着人追。

他在前邊走，觀察道路；不過因爲沈霞帶隊遲了一些時候，他感到了些困難。

當沈霞到了的時候，他挺直了他的背。他的鷹一樣的眼睛很迅速的盯住沈霞。

「你沒看見麼？」他說：「這很可以看得出的，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從這條路走！……」

「誰從這兒走過呢？」沈霞很鬆懈的問。

「我怎能告訴你是誰呢？我們跟着踪跡追趕的人……」

「哦，你和你的消滅不了的踪跡，你這老東西。」沈霞這樣想。

他感到一種差不多是蔑視的驕傲。

他對他的官長的態度似乎有點狂妄——

其實是很溫和的——，大凡心智昏迷的懦弱者常常覺得自己是爲身體健壯的人所利用，認爲自己負着很重的責任。

「他們給你許多很好的幫助！」他說。

「呲……？」格拉基很緩慢的嘲笑他：「假若有一股子烟味，你要說什麽呢？你有你的意見呀，你知道。」

「烟？」

沈霞悶悶的吸了一口氣 。 的確有點輕微而不易嗅到的燒針狀的葉子的味道。

「啊，你說得很對。一定有個地方燒過木頭。」他稍稍地想了一會兒說。

他們時時的站住，等候着要來的人們；正當軍官的腦袋在矮林中顯露出來的時候，他們又在前邊消逝了。天漸漸的黑下來：影也濃了，爬進來紫丁香的顏色；矮林裏竟有了小鳥，在黃昏中歌唱。

以後，沿着一個河灣走，路忽然分開了——河向右邊灣過去了——並且有一片很大的閃耀在夕陽裏的曠地，開展於沈霞和格拉基的眼前。曠地上擁滿了人。正在曠地的中間有一個很長的村屋，新用木板蓋成的，還塗着松脂油，剛蓋好樹皮的屋頂。

在這間板屋的門口，有一個小火堆很無力的冒着烟——這烟彎彎曲曲的往上升，又形成了藍色的葉子在周圍的樹枝上爬。一大堆中國人，穿着骯髒的白襯衣和藍斗篷，斜披着布做的子彈帶，他們圍繞着搶刼來的步槍，好似死一樣的沉默着。有幾個沉醉於他們的煙袋，有幾個解開衣服坦露出胸脯來，把襯衣攤在他們的膝上，捉着虱子。有兩個抽烟的人守着門。往左，在稍稍高一點的地方，拴着兩匹馬。

格拉基和克里•沈霞很驚奇了一會兒，甚至還有點感到恐怖，他們往前走了不幾步便站住了。佔有曠地的人們，沒有一個是帶着驚訝的神氣的。但是一秒鐘後，那兩個守門的人扔下了烟袋，各人向旁邊一跳，一個人佔據了火堆的一邊，很無情的端起槍來，搬動槍機，要對着兩個敵人開火。格拉基和克里（他嚇得臉全白了）也照樣的做了。

一刹那間，這塊曠地睡醒了，步槍支成的金字塔也不見了。他們的槍口都對着闖進來的人們；當紅軍在後邊圍了恐怖和驚奇而叫喊的時候，也伸出來他們的槍 ， 成馬蹄形圍住了他們的指揮者。來了一道小聲的命令。左邊的樹林裏有叱咤之聲——紅軍已經包圍了這塊曠地。

兩方在可怕的狀態中停了一些時候；步槍響着；沒有一句話。

忽然出現一個拿着手槍的人，正衝着沈霞來，這人非常的特別，使沈霞永遠不會忘記他。

這人的年紀很高，有兩道很稀疏的灰色的眼眉。他穿着一件破爛的中國軍官的制服，旣沒有肩章，也沒有領章；他站立得非常堅實，就好像他的柱子似的大腿是在土裏生根似的。顴骨很高，下巴上有一個很大的瘡疤，絲毫不動的眼睛，有紅眼皮和沒眼毛的眼睛，眼淚常常從他的雙頰往下流，在同時，交流起來，表現出某種悲痛的可憐的事情，和某種慘無人道的事情。

他的含着淚的眼睛上下的打量了沈霞幾秒鐘，好像從那一點看他，都是看不起他的樣子，於是又去看格拉基，在眼肩的外邊的一頭稍稍的顫慄了一下。

「你，是安敦？」他帶着很少的中國音，用一種微弱而狡猾的聲音問。

「李福麼」？格拉基的沉重的回聲。

他們都把槍像一個人似的放下了。整個的曠地也在一口歎氣聲和叱咤聲中平靜了。

「好，你是我所希望的最後投降的人了，我得這樣說！」格拉基很乖滑的說，朝着李福的面前走。

李福也向着他走了幾步。格拉基伸出他的被日光晒焦了的手。李福用兩個手的手指頭握住他的手，很勉强的，很無力的，像一個老年人似的搖動着。

「我想我們之中未必有一個肯投降的。」他回答了。他很小心的，很正確的說出來他的俄國話：「請你休息一下吧……」

他很快的回過頭去，給在營房門口和他坐在一起的那個肥胖的，長臂的中國人遞個眼色，那個人於是把槍機搬起，走向大隊那兒去。他在曠地中搖着手，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好像在發什麼命令的樣子。

「我的副官。他叫賣喜。」李福解釋着。

「這位是我的很好的同志，克里。沈霞。」格拉基說着，指着沈霞，他現在已經不恐怖了，甚至他已經忘了他曾怎樣恐怖過來的，用一種蔑視的態度，忙着檢閱紅鬍子的隊伍。

這時候，紅鬍子們都從草地上拿起子彈帶和軍衣，退到曠地上較遠的那一半去。還有些人在營房前的火堆旁邊坐下了。在兩邊都是；那就是說在右邊是向着河，在左邊，是拴着馬的小坡，一羣紅鬍子一小堆一小堆的坐下了，結果好像是在空場上的守衛的圈子一樣。

格拉基打了一個暗號，紅軍扔下了背囊，很高興的分散了，喊着，笑着，嘯遍了爲他們而空曠的地方；但是他們也做成了一種防衛線，因此，在這兩隊之間，還有一條狹長的空地。

在這條空地的中間站着格拉基，李福，和沈霞，都非常和藹的互相注視着。

「哈囉，那兒！范亞！」大約在沈

霞後邊有一個人這麼喊：「他們同紅鬍子妥協了！」這個人好像不注意紅鬍子是不是聽見了他的話，也很顯然的是不把他們當成人待的樣子。

「巴斯，眞的，」來一個極沉重的聲音：「骯髒的，下流的，你不能跟他們妥協呀。」他以羞辱人的樣子唾了一口……

「你是好的麼？」前一個喃喃的說：「別那麼想！……」接着就有用背囊打那個粗聲的說話人的腦袋的沉悶的聲音。

「別鬧，你這渾蛋。」挨打的那個人很沉靜的說。

沈霞覺得不過意，回過頭去看看。是教練官伊凡•羅錫金，他是一個樂天的，無思慮的傢伙，在軍隊裏都叫他做「法官」；他的姪子叫做米提亞•羅錫金，也跟他在軍隊上做事，那是一個自命不凡，好有成見的青年人，兩隻耳朵長得非常大。

「你的弟兄們都很愛鬧笑的呀。」李福很謹愼的說，他微微的笑了，但是只是他的嘴笑了：「那是非常好的。快樂比有錢好得多了，是吧？……」

他把手伸進內衣找一條手帕，拭去了在他的頰上交流着的眼淚。他用他的固定的，穩重的，同時又是輕蔑的眼光看着沈霞，說：

「我們沒有快活的人呢……」

他的眼睛忽然像任何人傷損了一隻禽獸時所表現的樣子，含着一種天眞的和兇猛的好奇心，但是他的態度很快的又像石頭一樣的堅硬了。他收起了他的手帕。

「我想你們不能知道誰能夠帶兩匹馬從這條路上來吧？」格拉基問，向旁邊望着在小坡上拴着的兩匹馬。

「那一定是我的一個弟兄，」李福推托着說：「請你休息一下吧……」

他很客氣的鞠了一躬，然後走進他的營房裏去了。在路上，他輕輕的踢了他的一個夥伴一腳，因爲這位夥伴沒有小心着讓路。

這是沈霞和紅鬍子接觸的第一次，雖然他早已聽說過，尤其是常聽到大家講李福。在各鄉村裏，各礦區上，都有人談他，還有人談他怎樣侵掠朝鮮的村莊和本國的地方的。因爲他有神出鬼沒的能力，所以他非常有名；關於他，有種種的傳說。

然而沈霞，由於他自己的經驗觀察，知道這一夥人能以神出鬼沒的到處出現，也總不能被捉，根本是不會有的事情。這些傳說是關於行動超奇的個人的，還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頭露面；與他們相關涉的不過是別的幫夥，他們的生活是極其平凡的，他們很不滿意於他們的生活，而想要過別一種較好的生

活，他們過的只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生活而已。這時候，馬丁雅諾夫從沈霞面前過，把他的談話報告給蘇關夫；正提到斯庫比耶夫加紅黨怎樣怎樣和紅鬍子交換意見。這件小事情，他雖然沒有很注意，可是一直使他煩惱起來了。

他叫格拉基告訴他一切關於紅鬍子的事情，但是，雖然格拉基常常遇到他，而且還有一次，他因爲出去打獵迷失了路，曾經同李福在一個簡陋的冬天避風的茅屋中住過，他也並沒有很有系統的問過關於他們的事情。還有關於這件事情的，就是：有一天他們要搶掠中國的商人和地主，結果却和商人地主之流聯合，然後去搶掠本國人或朝鮮人。然而，他總沒敎他的腦子想過這件事情；因爲那樣生活着的人們，在語言上和在其餘各種事情上，都完全與俄國人不同，實際上對於他，好像不很關心似的。

他們談過一些，决定在那兒住宿；假若只因爲這是準確的知道敵人在那兒的較聰明一點的政策。他們留一半人在曠場邊上的樹林中過夜，外加上雙崗。各級軍官下令不准睡覺。

樹林漸漸的黑暗了，曠地的火堆閃耀着火花，一點一點的亮了起來，一直到他們把火光照耀到弟兄們的臉上和周圍的樹幹上。現在有兩道火線，——紅軍的和紅鬍子的，在他們之間的火光照耀的地方仍然是荒蕪着的。

格拉基和沈霞在最後的地方燃燒起他們的火，在一座小山的上邊。他們剛剛熱了一壺「咖沙」，開始喝着的時候，便有一個毛髮蓬鬆的傢伙從營房裏跑來了。他從火光那面遮上了他的眼睛，然後說明他的使命。

「紅鬍子頭兒要來見您。讓他見麽？」

沈霞和格拉基交換了一次眼光。

『好，爲什麽不呢？是，是，是，叫他來吧」。沈霞說，躊躇了一會兒。

然而李福的高高的顴骨和流着的眼淚早已在這兒了，正在這位紅軍的背後。

「您休息過來了麽？」他笑着說，雖然只有嘴邊上掛着笑容；他也靠着火堆坐下了。

他半天沒有出聲，只裝着不注意於他神出鬼沒的來到這裏的事情，而用他乾瘦的黃色的手指頭拿着小樹枝在地面上劃着玩。然後一個一個的把小樹枝慢慢的扔到火堆上，很輕蔑的看着沈霞。

「你們不能到我們那裏去麽？」他問道：「我們的司令有點事和你們商量商量。或？……」

沈霞難住了。他搔着他細長的頭髮，給格拉基使眼色。

「我不知道我們爲什麽不能去。」

格拉基說着，以愁恨的眼光瞧着「咖

沙。」

他們走過了火堆中間的路，跟着李福進了他的屋子。這屋子裏排着一行行的小桌，一個靠着一個；在桌上放着中國的容易破碎的小碗和殘餘的食品。紅鬍子們已經吃過晚飯，在小桌子前邊坐着，抽他們的烟袋。右邊第一個，靠着門，是那肥胖的賈喜。在左邊靠着牆，站着兩個拿松枝火把的人。空氣很壞。飄搖不定的陰影在粗糙的屋椽上和坐着的人臉上跳動着。

搬來一些木墩子，給客人做板凳。他們都找離門近的地方坐下了。格拉基還帶着他平常的鐵一樣的表情，但是，沈霞心裏沒有主意，很忐忑不安的前邊瞧瞧，後邊望望。李福點了一袋煙，在賈喜旁邊坐下了。

「你們走了很遠的路了……你們是很勞苦的了。」李福說着，吸了一口烟：「蚊子不讓你們好好的睡覺。我們要把這所房子送給你們和你們的各級軍官用。」

他打算要在夜裏給他們一個不利的地位。

「謝謝你的好意。」格拉基說：「不過實在是用不着，你知道——我們是受慣苦的人。」

「受慣苦的 。這是真的，」李福說：「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和你們一樣。」他加了一句，只有他的嘴笑了：「一切的人都是一樣的，不是如此麼？你告訴我沒有貴族，沒有奴隸——都是一個人。哎？……」

「是，呵，是，但不十分對。」沈霞不經意的說，露出來一口白牙：「你在那兒學得這麼漂亮的俄國話？」

「哦，哦，不僅會俄國話。」李福大聲的說，很想動人的聽聞：「我還會三種歐洲話和日本話。我做過翻譯官，在本軍的部下。在很久以前了——一八八七年，假若你們喜歡聽我說，那時候沒有灰頭髮，沒有下巴上的傷痕。非常的闊。但是軍隊上的事情很不適合於我。假若你們曾經到黑龍江省，一定會聽過我的許多事情的。……呵，自然，商人們，闊人們，會談到李福很小的事情。然而每個農民都能告訴你我的最偉大的事蹟。當母親的會叫小孩們祝我的成功……。」

李福又伸進內衣中掏出一條手帕來，揩去了這些時候總在他的雙頰上滾流着的眼淚。

他說着話，帶着一種有些神秘的，而在他所說的話中有些是不盡真實的表情——一種完全遮掩不住的表情——，但是他曉得怎樣在生活完全不同的人羣裏，來說明自己的重要性。然而沈霞總覺得在他的態度和言語裏都有點裝腔做勢的樣子，因此他沒有想以後的話的意思，只想着紅鬍子的目的是要收拾他

們。

「我們對嘴着，眞是太傻了。」李福說着，眼淚一直從他的冷冷的頰上往下流：「我們爲着一件事情鬥爭。不過很不幸的，你們的人却都不知道這一點。蘇秦打過我好幾次，這是很不好的。於你們沒有一丁點兒的利益，於我也沒有絲毫的好處。假若你們要打我們，你們也佔不着上風。你們不能佔據住樹林的土坑，你會知道每棵樹的後面都有我的弟兄。嘆？……」

「你的弟兄們儘在那兒打仗來的？」格拉基問。

「在克米洛甫加打一仗。還在朝鮮村莊附近的尼克列甫加打過一次。」

「或者他們是出於自己的願意麼？」沈霞問。

「不，我聽到報告，說這些人是由你們的官長命令來打我們的。」

「我們沒有那種命令的……」

「然而並不是我的錯呀。」李福說着，只有他的嘴笑了：「你快要和蘇秦一樣了。我說，我們用不到開火。我們必須聯合才行。我們得定個條約。看看我們的條約該寫些什麼吧……」

他從一個旁邊的口袋中掏出一張紅紙，交給了沈霞。格拉基摸着鬍子，在沈霞背後向前彎着腰，假裝着看那張紙，雖然他一點也不會看懂的。凡營房中有亮光的地方都射來無數的眼光看着他們。

這條約是由中國墨水寫得非常工整的：

敬致俄國革命軍長官

茲鑒於俄國革命軍與中國革命軍在克米洛甫加，尼克列甫加，及朝鮮諸農村中時時發生衝突，結果釀成雙方之不利，中國革命軍領袖李福提議規定下列條約，條約簽定後，俄國革命軍及中國革命軍皆負遵約之責任：

一．俄國革命軍及中國革命軍不得再在克米洛甫加及尼克列甫加發生衝突一類的行動。

二．俄國革命軍與中國革命軍得互相保守完全中立的態度。

三．俄國革命軍不得殺戮姦淫中國之民衆；中國革命軍亦不得有此種殺戮姦淫俄國民衆之行動。

四．俄國革命軍在任何情狀下不得協助中國革命軍之敵人。中國革命軍在任何情狀下亦不得協助俄國革命軍之敵人。

五．條約締結後，俄國革命軍與中國革命軍皆不得有一方强迫他方協助之行動。

極端尊重並同情於你們的工作的人。

中國人民革命軍總司令李福（簽字）

「好呀，哦，眞好呀，你這老東西。」沈霞想着，就好像從松枝火把的光亮下照着的一行行不整齊的字，是他發明出解決困難的東西似的。

「好吧。」他終於說話了：「我拿着這張條約。」他用他枯瘦的手指把那張紙捲了起來，然後又放開，仔仔細細的看着。

「有幾點我覺得不很清楚……」

接着他便掏出一肚子的問題，對於每條都詳詳細細的發問。但是李福把條約定得很委曲婉轉的、簡直沒有絲毫可議之處，結果沈霞問了老半天，自己也覺得沒有什麽味道了。

正在這座營房裏開會議的時候，在曠場的那半邊，紅軍住着的地方，一點一點的更活躍起來：火燒得非常炎烈，空氣中充滿了飯菜的香味，人的吵鬧聲也愈厲害了。

雖然每個人的心裏都想着紅鬍子，可是沒有一個人談他們——這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圍着火的談話會而已。

在某一堆火那兒，許多人都在燒虱子，其中還有一個人談在德國的前線上兵士怎樣捉虱子換錢的故事：每個人捉他自己的一個虱子，然後都放在一大捲裁了的報紙裏，最先跑出的虱子的所有者便把別人下注的錢都摟了去。那說故事的很高興的說有些肥大的虱子看着如何的慢，反而有許多瘦小的虱子看起來却非常的活潑；他又說那些人怎樣的好賭，有些個人差不多把當兵所賺的幾個辛苦錢都輸去了。

在另一個火堆的旁邊，米提亞·羅錫金，帶着兩隻好像從火焰的溫暖中生長出來的耳朵，和一羣和他一樣大小的人們吃着夜飯。每個人都知他會撒謊，米提亞也曉得他的撒謊皮氣是誰都知道的，大家不過湊湊熱鬧而已。頭腦簡單的人常常以聽荒誕的事情而感到快樂，假若只有他們能把事情做好的話。特別是那高個兒的他的叔父伊凡·羅錫金，他正在光着半個身子坐在地上，補褲子，他伸出來的兩隻細瘦而滿生着毛的胳膊，好像是蚊子的休息的地方似的，他抬起頭來叱罵着：

「完全撒謊，你這渾蛋，米提亞……

……」

（未完）



時人彙誌

顧孟餘

顧孟餘，湖北人，現年四十七歲，初在北京肄業，繼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攻經濟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及經濟學系主任，國民黨員，民十五被選爲中央執委員會委員，民十六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兼教育部部長，寧漢分裂後辭職出國，民十九因黨潮開除黨籍，民二十復籍，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鐵道部部長。

編輯後記

◇……「川省赤禍及川軍勦赤之經過」的作者東明君，就是一位四川軍人，身臨其境，所以言之極爲眞切扼要。

◇……蘇雪林女士是長於文藝批評的，這篇「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很爲警闢。

◇……日本軍部的小冊子，曾引起世人之極大注意，茲特譯載其全文，以便讀者參考。

（編者）